

哪本虐文是你心中的 Top1?

《长辞》（已完结）

第一章

太子大婚大概是岁阳二十一年中最喜庆的事情了，好几天之前就开始清官道，到了这一天嫁妆一箱箱的从穆府搬到太子府，有人数了数已经有二十几箱，不禁感慨不愧是名门望族，果真是大手笔。

嫁妆虽说是多得有些逾矩，但谁人不知穆大小姐的金贵。

穆家的嫡长女，祖上三辈镇国将军。

父亲是定国公手握三十万兵权，母亲徐氏是司南郡王的嫡女，做女儿时和宫里的万贵妃是密友。

穆风然十二岁那年以一曲《杯中酒》名动京城，被皇帝特封为悦冷郡主，身份尊贵得几乎可与公主匹敌，这嫁妆就算多了些，也无人会说什么。

屋外吵吵嚷嚷，初春偏寒，下人们走来走去带了些冷意，穆风然翻了个身叫怀枝把门关上，怀枝笑意盈盈地进来，拿手指戳了戳她的脸。

「嘶…好凉」穆风然把头缩在被子里嘟囔一句。

怀枝轻声吩咐下人试一试水温，又转头和穆风然说道：「小姐，这都让你睡到寅时三刻了，可不能继续赖床，耽误了吉时就坏了。」

穆风然从被窝探了个头，眼巴巴地看着怀枝：「娘亲呢？」

「在外面张罗着呢。」

怀枝拿着浸过温水的手帕给穆风然擦了擦脸：「方才夫人把奴婢叫了过去，叮嘱了好几句，让奴婢一定要照顾好小姐，这话自赐婚圣旨下来就开始说，一个多月了，奴婢早就牢牢记在心里。」

「夫人严厉教导着，奴婢离开时余光瞧着，夫人抹了抹眼角。」

穆风然静静听着，眼中酸涩。

怀枝将手帕轻轻放在她的眼睛上轻轻揉了揉，温声道：「姑娘家总是要嫁人的，像小姐这般的世家女子都是指腹为婚，夫妻之间能不生隔阂相敬如宾已是幸事，但是小姐不一样。」

穆风然不一样。

她要嫁的是太子殷洵。

世人皆知，将军嫡女穆风然是皇后早已内定的太子妃，性情温良举止大方，是京中贵女的楷模。

世人都说，太子与穆小姐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与殷洵的初见，是她十二岁的时候。

皇后说太子被烟熏伤了眼睛，伺候的宫人没读过书，正巧她在，让她去给太子读几页书。

穆风然由静薇姑姑领着到了东宫，夏日午后颇有些热，蝉鸣阵阵，东宫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浓密的叶子给地上铺了一层阴凉之处。

殷洵眼睛覆着白布立于树下，衣摆随着风轻轻飘动。

明明看不见，却对着她的方向噙着笑问：「姑娘有何事？」

他的笑容和煦，嗓音清润。

陌陌公子，磋磋如玉。

穆风然登时红了脸，下意识拦住静薇姑姑的话。

她说：「我是皇后派来给太子念书的。」

带了些紧张。

那一个下午，穆风然读了整整半本历届皇帝记录，读到前朝贵妃死于戎录二十四年春时哽咽了一下，又不着痕迹的接回。

后来她回家找寻了数本戎录年间的书，终于在一个文人鄙夷的野史中得了只言片语，那个盛宠一时的贵妃生前极爱美，爱在

木棉树下起舞，最终也死在铺满木棉花的春天，死时穿了一件初见皇帝的红舞服。

许是少女怀春，穆风然是泪流满面的看完那一段。

—

穆风然跪于堂前，双亲坐在主座。

上一次这样还是她上个月的及笄礼。

「既已嫁人便是当家的主母，更要注意举止，要端庄贤良，娴静大方，三从四德片刻不能忘。」

穆风然垂眸听着母亲的训诫，微微俯身应是。

穆远鹏走上前将掩面扇递给她。

穆风然看着父亲，那双手常年风吹日晒早已粗糙。

拿过百斤长枪的手，现在却颤抖地拿着还没二两重的掩面扇。

接过红扇，眼前被鲜红遮住，穆风然睫毛颤了颤，终是没忍住，落下几滴泪。

新娘出府，锣鼓喧天，盖住了母亲的哭泣声。

穆风然由殷洵牵着上了轿子，她微微侧头，看见他的一点身影。

眼前的红让她回想起书上说，前朝贵妃穿着红色的舞服，死在落满木棉花的院子里。

她们终究是不同的，贵妃爱美，死时也得体得很。

可她不是，她面目全非。

她梦到过自己的死亡。

梦里的场景应该是在长秋宫，她好像是皇后，身边却没有宫人伺候。

整个长秋宫不知为何，寂静空旷。

她看见自己站在院中仰头看着天空，不知在想什么。

她站了许久，然后进屋拿了火把，随意的丢在墙角。

她这才注意到原来墙边早已堆满干草和布条，登时火光四起。

穆风然听过一个说法，说是人在死前能看见一生中最珍贵的画面，她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轻，慢慢的飘在空中，起了一阵风，她随着风被吹到东宫。

她看见尚还带了些青涩的殷洵立在木棉树下噙着笑看着不远处红了脸的自己。

少年时的惊鸿一瞥，她多心动啊。

殷洵的身影渐渐消失，她陷入一片混沌，听见耳边有人在吵嚷，听见母亲训斥弟弟念安的声音，听见父亲列兵，战士们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还听见了塞外凛冽刺骨的风声。

最后，她听见怀枝在叫她起床，她感觉脸上冰冰凉，一睁眼就是怀枝在掩面偷笑。

她登时落下泪来，倒是把怀枝吓得够呛，连声询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是不是梦魇了。

她没有回话只是一直在哭，哭得将母亲都惊动，急得她们赶忙去找了大夫。

后来穆风然发了三天的高烧，烧得她不知是到底是哪里在疼，她只是一直在哭。

那些痛苦像走马灯一样带着她从头走了一次，她头痛欲裂，到最后眼泪都哭干了。

徐氏没法，请来了高僧诵经，也不知是不是歪打正着，还真给她治好了。

但穆风然却因为这次，卧床养了半个月。

穆风然静养的半月恰逢大晋进入梅雨，她总爱让人打开窗子看看屋外落雨，怀枝怕她受寒，把她裹得严严实实。

她分不清那些记忆究竟是真是假，随着时间过去，一天天的逐渐淡忘了。

只是偶尔遇着某些物件听见某些话，又能突然想起些什么。

也偶尔在睡梦中，会梦到那些故事。

那些她现在还没经历过的事。

她渐渐分不清真假。

她只记得自己会嫁给太子，安平郡王殷泓会造反，皇后会死，她会成为新的皇后，但她越来越不快乐，到最后火烧长秋宫。

及笄礼的前几天，怀枝拿着红黑的襦裙给她试最后的腰身尺寸，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没由来的，突然说了句：「及笄那天，太子会来。」

怀枝在旁边笑道：「太子要上朝的，再者，也没有未婚夫妇婚前见面的说法。」

大家都认定殷洵不会来，但他来了。

和穆风然记忆里的一样，坐在上位看着她，她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觉得殷洵这样看着她让她很慌。

他好像是笑着的，也或许心情不错，能看见他会偶尔侧头和母亲交流几句。

后来母亲让她带殷洵在府里逛逛，一切的一切，都与她记忆中分毫不差。

她害怕极了。

嫁给殷洵她本该是开心的，可如今却因为那些记忆如此恐惧。

第二日就带着怀枝去法华寺上香，她跪在佛像面前想把一切都说出来，可她开不了口。

她怕极了，怕一切成真，怕自己痴心错付，怕她会命丧火场。

她泪流满面，望着笑得慈爱的佛祖，最终还是一言不发地离开。

她想知道那些记忆从何而来，是否属实，如何改变。

可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她无人可说，人们恐怕只会以为她疯魔了。

后来，她问母亲，不成亲行不行，或者再晚一点。

母亲只当她是舍不得穆家，但圣旨已下再无反悔的可能。

步辇停住，拉回穆风然的思绪。

穆风然被抬到太子府门口，由殷洵扶着下了轿，耳边鞭炮与鼓声齐鸣，震得她有些恍惚。

两人随着礼官的祝词，拜了天地。

青青今夜正芳新…

「青青今夜正芳新，红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

「千重罗扇不需遮，百美娇多见不奢。侍娘不用相要勤，终归不免属他家①。」

殷洵声音里带着笑，不急不缓的念着给新嫁娘的却扇诗。

穆风然在心里随着他无声的念着，一字一句，与她记忆中分毫不差。

是真的…

她的记忆是真的。

证实了这一点，穆风然突然想要离开这里，她死死咬着牙，颤抖着放下手，随即是宾客的欢呼。

殷洵站在她面前，面容清隽，眉宇之间还没有做皇帝之后的凌厉，嘴角上扬，满眼笑意地望着她，尽是宠溺。

殷洵走了几步，张开双臂将她轻轻拥入怀里。

她的身子抖得厉害，听他在耳边说：「我的夫人，你再不放扇为夫就快没诗了。」

他的声音温柔，仿佛她是他一生的至宝，仿佛他用了多么大的力气才娶到了她。

满心满眼的情意，穆风然能感受到，可她无法理解。

她自十二岁那年喜欢上殷洵，却从未表露，殷洵与她也仅是点头之交。

如今殷洵眼中的情意，她不理解。

礼成，她被盖上红盖头，由喜娘扶着进入里卧，殷洵留在外面与宾客喝酒。

坐到床上后穆风然才感觉到腰酸背痛，本以为会等到后半夜，但没过半个时辰外面的声音就渐渐小了，喜娘开门看了看说太子来了。

还有个不知是谁的声音在门外大喊：「太子殿下怎么就这么着急看新娘子…」

声音戛然而止，像是被人捂住了嘴，还有其他人的笑声。

穆风然感觉到有人走到自己身边，慢慢挑起了盖头。

在喜娘的祝词中喝下合卺酒，剪下两人的一缕长发放在盒中，寓意他们是结发的夫妻，又闹过一阵之后才退下。

屋内静静悄悄，只剩他们二人。

穆风然能闻到殷洵身上的酒味，她微微抬头，应该是喝酒的缘故，殷洵脸上有些淡淡的红晕，他的酒量向来不好，也从不贪杯。

「殿下有些醉了。」

殷洵拉起她的手，握了好一阵才说：「饿不饿？」

与她方才说的话没有半点关系。

穆风然讶异，摇了摇头，肚子却不争气的叫了。

殷洵叫来安德全送点吃的，又把穆风然拉到梳妆台前，将满头琳琅发饰摘下。

这一切都让穆风然觉得不安。

在她的记忆里并没有这些。

最后一个发簪取下，如墨的长发洒落，殷洵把头埋在穆风然脖颈，呼着热气喃喃：「能娶到你，是洵之幸。」

「殿下说什么？」穆风然轻轻侧头，她是真的没听清

安德全敲了敲房门，送了碗清淡的面进来，乖巧地道了句喜得了赏乐呵呵地退下。

殷洵吹了吹面，端在穆风然面前笑道：「知你们姑娘家喜纤细，晚上荤菜一口不吃，这面油水少，吃的清淡些不碍事。」

穆风然静了好一会才接过筷子，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

这个情景不该是现在。

在她的记忆里，此景该是她与殷洵成婚的第四年，她做皇后的第三年。

安平郡王谋反一事尘埃落定，她以为之后就可以风平浪静的生活，那日她贪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午后吃了顿饭，晚上说什么也不吃，殷洵叫小厨房煮了碗面坐在床边左缠右绕，生生让她吃下半碗。

没吃进去多少，穆风然放下筷子，和殷洵对视，带着探究与怀疑，她问：「殿下为何一直看我？」

殷洵见她放下筷子，顺手就递了擦手巾：「坊间传言，穆家嫡女容貌倾城，不假。」

穆风然一愣，没想到会是这句一时不知该回些什么，

安德全来收了碗筷，笑得暧昧，看得穆风然红了耳朵。

殷洵吹灭了蜡烛，仅留床边的两根，放下帷帐。

看出了穆风然的紧张，殷洵不禁笑出了声：「害怕？」

姑娘家对初夜多少都会怕，加之穆风然想到那个梦，心中就有些芥蒂。

她抓住殷洵的手，能摸出明显的关节，白玉般的手指在喜服的衬托下格外分明，垂眸道：「殿下的手真好看。」

又与他方才的话无关。

殷洵一怔，不免失笑，哪有人新婚之夜夸自己夫君手好看的，反握住她的手轻声安抚：「不用怕，我不会勉强你，任何事情都不会。」

穆风然有些错愕，又想说什么又不知该说什么。

「你既已嫁给了我，便是我殷洵一生的夫人，我自会敬你爱你。」

「那我的家族呢？」话刚说出口，穆风然就下意识闭了嘴。

她不该说的，母亲常在她耳边念叨，出嫁之后不可总是提起穆家，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殷洵摸了摸她的脑袋，语气坚定的像是承诺。

「有我在的一天，就会有穆家的容身之处。」

（①取自敦煌壁画记载）

第二章

成亲的第二日要早起进宫拜见帝后，怀枝早早的在门口候着，听见屋里有声响就小声询问是否可以进屋。

穆风然刚睁开眼就看见殷洵拿着刀站在床边，顿时清醒过来，坐起身往后靠，就见殷洵注意到自己，慢慢向她靠近，吓得连呼吸都停了。

两人这么对视了一会，殷洵倏地一声笑了出来，收了匕首，眼中笑意尽显：「整天都在想什么？」

穆风然长舒一口气，又觉得自己的害怕实在是好笑，谁会在新婚第二天杀死自己的妻子，转移话题问：「殿下不是要滴血伪

作见红吗？」

见他带着疑惑看自己，解释道：「我看书上这样说的。」

话音刚落，穆风然就看见一旁偷笑的怀枝端来一个瓷碗，在白丝绢上滴了几滴，是朱砂。

所以他大早上拿个刀站在床前就是为了吓她的？

幼稚。

似是看出了她的想法，殷洵道：「只是正巧。」

穆风然刚想起身眼角瞥见殷洵腰间匕首手把上的一抹蓝，心口猛地一阵尖锐的疼痛，疼得她跌在床上，脸色煞白。

「先别叫太医…」穆风然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死死攥着床单，头顶冒汗。

她知道怀枝在一旁说话，但听不真切。

眼前划过一张张画面，还没等她看清就消失不见。

她只觉得自己现在心口处仿佛被捅了一刀。

她看见有血顺着流出，流到那有暗蓝色宝石的匕首上。

她听见安德全在一旁宣旨：收走凤印，幽居长秋宫。

再后来，她听不见任何声音，眼前漆黑一片。

远远地她看见一个孩子向她跑来，身上泛着白光，只有三四岁的模样，头上扎了两个小揪挂着铃铛，铃铛声和笑声萦绕在耳边。

穆风然蹲下身想要抱住那个孩子，可她只是穿过了她的身体，跑向远处。

笑声越来越小，她也渐渐恢复清明。

身体没察觉到有异样，仿佛方才的一切只是幻觉，对上殷洵关切的目光，穆风然突然心生莫名的恨意，赶忙移开视线问：

「什么时辰了？」

怀枝答：「只…只一瞬。」

一瞬？

穆风然有些愣住，可她却觉得疼了许久。

去宫里请安的时辰耽误不得，穆风然来不及细想，吩咐怀枝快些替自己梳妆，又安慰殷洵自己无事，不找太医是怕人多嘴杂传出些不好的流言。

两人同乘马车进宫，到了宫门口转乘轿子，一路上都无人说话。

穆风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自高烧三天之后，她偶尔看见某个事物会想起一些片段，那些事多数都会成真，变数就出现在殷洵这里。

在她的记忆里，她爱慕殷洵，可殷洵一直都是温和疏离，成亲之后与她相敬如宾，是相处了很多年后慢慢产生了一些情意。

或许是情意不敌他的皇位，亦或是因为些别的什么事，致使她最后含恨而终。

她不知发生过什么事，自然也就没有关于那段的感情。

可方才满心的恨意是什么？

不仅是恨，还有控诉，不甘，委屈，和爱恋。

所有复杂的情愫交织在一起，仿佛要把她的心碾碎。

她无法解释这些情感，她自那年夏日遇到他，心中只有欢喜。

若那些记忆是真的，那这些不同又怎么解释，可若不是真的，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又与记忆中一样。

她想不出来，她惧怕这些事情会成真。

—

两人一同去给皇后请安，殷洵凳子还没坐热乎就被皇帝派人叫走。

殷洵前脚刚走，皇贵妃和万贵妃后脚就来了。

刚一进来万贵妃就把穆风然拉起来左转转右转转地看着，顺手就止了她的礼数，边看还边感叹时光匆匆，一转眼都长这么大

了。

穆风然觉得这样不合规矩，皇后不在意地摆了摆手示意她无事，她便也没说什么。

一旁的皇贵妃毫不留情地说道：「晚音你是失心疯了吗？一月前还见过呢。」

晚音是万贵妃的芳名。

穆风然一直不解，皇后身体康健也并无过错，为何会封皇贵妃，按理说皇贵妃分了皇后的权，皇帝还下令让万贵妃协理后宫，皇后与她们关系该着不好才是。

可从小到大，穆风然每次进宫，都能看见三人一同出现，关系颇好。

真是奇了，自古后宫权位大的人，斗得都不分上下，可偏这三人是例外。

万贵妃有个女儿，是宫里唯一的公主，名叫乐颐，刚满十岁。

穆风然倒是很喜欢这个公主，聪颖活泼心思纯净，她做了皇后之后乐颐总爱往她宫里跑，她失势后还怕她吃不饱，偷偷为她送了点心。

四人说说笑笑，转眼就到了用午膳的时间，皇后派人去询问皇帝是否要过来一起用膳，宫女还没走出长秋宫的大门，就在门口遇着了他们。

原本座次都是有讲究，殷洵不动声色地换了又换，终于换到穆风然身边，皇后笑而不语默许了他的动作。

「饿不饿？」殷洵悄悄问穆风然。

她摇摇头，是真的不饿，方才聊天时吃了些糕点。

殷洵又问：「乏了吗？」

穆风然再次摇头，带了些疑惑看着他，悄声回道：「殿下怎么了？」

殷洵拍了拍她的手笑道：「怕你紧张。」

穆风然看向殷洵的眼神里带了些奇怪，她甚至有点怀疑殷洵是不是精神有点不太正常。

二人的举动落在别人眼里成了夫妻间的耳语，万贵妃满意的看着两人，时不时喷一声，夸赞自己选的好儿媳。

皇后清了清嗓：「这是我儿媳。」

万贵妃白她一眼，继续看着穆风然笑，穆风然被她看得发毛，想起母亲曾说她与万贵妃未出阁的时候，万贵妃就是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

母亲原话说：我有时真的觉得万晚音是不是从树上摔下来时真的摔坏了脑子。

想到这，穆风然不禁莞尔。

「万晚音，你自己没有女儿吗？」皇贵妃拍了一下万贵妃，又往穆风然碗里加了些肉：「小风然多吃点，看你瘦的。」

一顿饭下来吃的倒是和乐，皇帝虽只偶尔说了几句话，但看起来心情颇好。

用过午膳就该回去了，皇后让静薇姑姑送两人出宫，快行至宫门口时就听见后面有人呼唤。

安德全走在轿子一侧回身看了看急忙转过头来说：「殿下，是乐颐公主。」

殷洵叫人停住，扶穆风然下了轿子。

远处一群人跑过来，最前面的是穿着粉色襦裙的乐颐，小小的一个边跑边招手，穆风然赶紧吩咐下人抬轿子去接。

没过一会乐颐跑到他们面前，弯着腰喘了好几口粗气，说一句喘一会：「嫂嫂怎么走的如此早，若不是我…」

乐颐停了一下，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继续道：「趁夫子不注意偷偷跑了出来。」

穆风然拿出手帕轻轻给她擦拭头上的汗，殷洵在一旁笑道：

「你一路跑来做什么，就为了看你嫂嫂一眼？」

乐颐冲他吐了吐舌头，从怀里掏出一个锦盒递给穆风然：「我看母后和母妃都送了嫂嫂新婚贺礼，我便也准备了一份，嫂嫂你可一定要喜欢。」

穆风然笑着接过，又捏了捏她的脸说：「只要是我們乐颐送的，我都喜欢。」

乐颐眼睛弯弯笑道：「嫂嫂我得先回去了，母妃要是知道我逃课铁定又要罚我了。」

穆风然还没来得及回话乐颐就提裙往回跑，赶忙说了声：「慢点跑！」

话音刚落，就看见乐颐绊了一跤，身子踉跄一下，又正了身继续跑。

「这孩子…」殷洵摇了摇头，重新扶着穆风然坐回轿子。

—

穆风然在闺中时，学的就是做人正妻规矩，也或许是有些记忆，处理起事情来比较顺手。

但即便是这样，整理完收到的贺礼也已经深夜，腰酸背痛地回房就看见殷洵坐在案桌前，见她来了整理了一下桌上的奏折，吩咐安德全拿去书房，同她说：「还有些奏折没批完，你先睡。」

穆风然卸了发簪，沐浴回来之后桌上就摆着一碗莲子羹。

怀枝说是太子让人准备的，怕她晚上会饿。

穆风然点点头，让怀枝在床前点了灯，自己拿了本书看，看着看着就有些困意，将最后一点莲子羹喝完问怀枝：「太子还在

书房？」

怀枝点点头，把空碗递给丫鬟，往外看了眼天：「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

—

殷洵处理完奏折轻手轻脚地进屋，让怀枝退下，又悄悄上床不惊动穆风然。

她睡得安详，面容恬静，殷洵看了许久。

渐渐的，眼眶有些湿润。

他有多久没这样看她了？

三年，五年，还是十年？

今日早上她眼中那的恨意让他仿佛坠入冰窟。

他太熟悉了。

她嫁给他之后的第三年，就是这样看着他的，毫不遮掩的恨意与厌恶，仿佛多看一眼就会脏了她的眼。

他有一瞬间以为是她回来了，他慌张得不敢说话。

他不知道如果真的是她，自己该如何面对她。

去宫里的一路上都在观察，没有异样。

或许是他看错了。

殷洵叹了口气，手指轻轻描摹着她的脸却不敢触碰她。

是多大的恨意和失望，才能让她烧了长秋宫。

他们曾经有个女儿，取名纯熙，夭折于四个月。

他还记得纯熙头七的那天，穆风然提着刀拿着皇后的凤印，一步一步走向朝霞宫。

她想要杀了陈梓瑜。

无人敢拦她。

她砍掉了陈梓瑜一只胳膊，亦无人敢拦。

他当时请了大臣私下商议国事，安德全不顾礼法进来同他讲了这事。

可自己已经被前朝的事累的筋疲力尽，说了句：「收回凤印，幽居长秋宫。」

故意忽略了安德全眼里的震惊，烦躁的让他下去。

处理完事务，他问安德全，她怎么样了。

安德全弓腰淡淡答道：「皇后娘娘回宫了。」

他觉得安德全的态度有些奇怪，但也没多想，又听他问：「凤印已收回，陛下打算如何处理？」

他本想交给陈梓瑜，因为她是贵妃，执掌凤印并无不可，可不知怎么就说了句：「放在那吧。」

话已出口，不好再改。

他多庆幸当时这个决定。

后来他去看过了穆风然，去过两次。

长秋宫大门紧闭，穆风然拒不见他，他也碍于面子，不肯再去。

就这么过去了半年多，那一年的深冬冷得很，一冬没下过雪的后半夜却落了雪。

下朝之后才有宫人和他说，长秋宫失火了。

他赶到的时候火还没扑灭，他暴躁的问众人皇后呢，宫人跪了一地，无人敢答。

整整半天，长秋宫就被烧得只剩下空架子。

他在废墟中看见几块骸骨，他发了疯的要杖毙长秋宫所有的人。

可安德全说，长秋宫没有人伺候，皇后身边唯一的宫女怀枝，半年前就死了。

他愣在原地。

他现在才知道陈梓瑜撤了长秋宫所有宫人。

「陛下恕罪，奴才今日违抗圣旨去见了皇后娘娘，多年交情，奴才不可不见。」

安德全跪在地上，声音淡淡。

殷洵觉得他冷漠，想要训斥他，可一低头却看见他匍匐在地，身子抖动。

他看见人群中有好些个宫女哭泣，他们都在伤心。

宫中尔虞我诈的事情太多，可却有人因为她的死哭泣。

她大抵是贤良淑德的，他如是想。

他陡然掉下泪来，问：「她说了什么？」

「娘娘说…」安德全哽咽一声重复道：「娘娘说，等您下朝，让奴才传一句话。」

「娘娘不想入皇陵，找个荒山丢了就好。」

殷洵听见这话暴怒的掀起安德全的衣领，咬牙切齿的问他：

「她说这话就是想赴死，你为何不看好她？你怎么不看好她？！」

安德全满脸泪水，大不敬地直视殷洵的眼睛，一字一句说道：
「陛下，娘娘倦了。」

仅六个字就让殷洵瞬间泄了气。

他都做了些什么？

他究竟纵容别人对她做了些什么，能让她心冷至此。

他下旨将皇后葬入皇陵，无人敢来劝说他。

亦如他上朝时，无人来告诉他，长秋宫起火了。

温热的泪水落在手上拉回了殷洵的思绪，他回过神时才发觉自己掉了泪。

他自两年前重生，回到了最开始的时候，虽不知为何但他感激上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或许人真的只有失去过一次才明白自己究竟有多爱，他在穆风然脸颊轻轻盖了一个吻。

小心翼翼，卑微虔诚。

第三章

前几日起得早睡得晚，穆风然醒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殷洵上朝还没回来，他近日有些忙碌。

吃过早饭之后就开始期待明日回门的事，突然想起来昨日乐颐给的锦盒，叫怀枝拿过来，打开一看是通体深红的一个镯子，一看就是精品。

怀枝凑上来瞧了瞧，给穆风然戴在手腕上，衬得纤细的手更加白皙，笑着道：「真好看。」

穆风然抬手，被阳光照着更是通透，突然感觉有一丝熟悉。

抓住脑海里划过的片段努力地回想，她又回到了昨日的皇宫，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瞧着屋内的自己和皇后她们聊天，没过一会乐颐就跑来，说自己下了学堂特意来看嫂嫂，皇贵妃拿着镯子亲手给她戴上，夸了句真好看。

「小姐在想什么？」

穆风然回了神，轻轻摇头：「不知怎的，这几天总能想起以前的事。」

怀枝给穆风然倒了杯茶：「小姐这是想家了。」

又听穆风然说道：「宫里头过几天会派来个张嬷嬷，你打小跟着我，日后要协助我一同处理府内事务，有她教你能上手快些。」

「奴婢去学这些，就好长时间不能近身伺候小姐了。」

「让明月顶上来，以后的事务只会越来越多，正好有这个机会，让她多练练。」

明月晚怀枝几年进府，与怀枝是穆风然奶母的女儿不同，明月的父亲重男轻女，家中已经有两个儿子，养不起最小的明月，在她五岁时她父亲打算买到青楼，多商量一下能卖个好价钱。

她母亲不肯，与丈夫大吵了一架带着明月离家出走，饥一顿饱一顿，两个儿子找来哭着求母亲回去，明月年幼不懂事被父亲用一串糖葫芦骗到青楼门口，但她记得母亲说过如果见着这样的房子赶紧跑。

明月逃跑时正巧遇上了穆风然的母亲徐氏，好在马车行的慢没撞到她，徐氏见她可怜，给了她父亲一吊钱，把明月买回家。

起初怕她这样的孩子性子顽劣，一直将她放在厨房帮忙烧火摘菜，就这么过了两年没闯过祸，徐氏就把她安排到了穆风然的房里。

与其说是伺候，倒不如是找个伴陪着穆风然，之后穆风然身后就总能看见怀枝和明月两人的身影。

—

午后无事，穆风然让人准备纸笔，她将现在所记得的一切写在纸上。

本以为自己记得很少，但慢慢想着写，倒也写出不少。

着重标记了一下安平郡王造反一事，大概是个秋天。

避暑，祁川避暑！

穆风然灵光一闪，夏日时皇帝会带皇后和皇贵妃前往祁川避暑，十一月归来路上遇到刺杀，皇帝被杀，皇后被俘，随后安平郡王自西南起兵，押着皇后控诉宫里的罪行。

朝中无主，殷洵就这么坐上了皇位，之后的两年异常艰辛。

想到这，穆风然手脚冰凉，她不知道自己这次的记忆是否准确，可如此大的事，宁信其有。

怀枝来说殷洵回来了，穆风然赶紧将写的纸放在抽屉里收好，又上面盖上提前准备好的几幅画。

晚饭殷洵说他这几天有些事要处理，明日回门不能陪她一同，他说得抱歉，穆风然却松了口气。

她想明日寻个机会和父亲提一提，但还没想好如何支开殷洵，如此一来倒是给她省了麻烦。

穆风然给殷洵夹了块羊肉问道：「这几日很忙吗？」

殷洵嗯了一声：「最近南国频频冒犯与大晋交界处。」

「是安平郡王的封地吗？」穆风然问。

殷洵点头，似是怕她担心，轻轻拍了拍她的手道：「没事，已经传信给皇兄了，他会处理好。」

穆风然动了动嘴，终是没说出让他提防殷泓的话。

—

穆风然前一晚特意早早就睡了，一大早就让怀枝快些给自己梳洗，怀枝笑道：「天还没亮呢，我让小厨房煮点粥，小姐吃完再走？」

「娘亲肯定做了一大桌菜等我回去呢」穆风然仰头看她，眼中满是欣喜。

怀枝楞了一下，瞬间红了眼眶，抹了把脸解释道：「奴婢…奴婢是替小姐开心。」

不知道为何，她总觉得小姐没以前那么开心，似乎心事重重，总是一个人发呆，静静坐着就是好几个时辰。

自两个月前小姐偶感风寒高烧三天之后醒来，时不时夜里会惊醒，抱着她说一些她听不懂的话，第二天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夫人让她别告诉小姐，又偷偷找来了巫师做法，可效果甚微。

她不知道小姐为何会突然这样，有时看着小姐，竟有几个瞬间会觉得仿佛换了一个人。

她还记得小姐高烧三天时有一次短暂的清醒，她想去叫大夫，但被死死的抓着，指尖抓的泛白也不松手，她只好轻轻拍着小姐安抚她说：「奴婢不会离开的，小姐别怕。」

小姐这才卸了力气，小姐说，她不想嫁给殷洵。

怀枝听的骇然，直呼太子名讳是重罪。

可接下来还有更让她心惊的话：「皇帝被杀，皇后被俘，殷洵登基，整整两年大晋都在战乱，怀枝，我们穆家为他倾尽所有，他却厌恶我至此，撤了我的凤印，杀了我的孩子，怀枝，我恨啊。」

满腔满眼的恨意，让怀枝看的后背发凉，可过了一会小姐就平复下来，沉沉睡去，安静恬静的面容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感觉头上被敲了一下，怀枝捂着头回过神，穆风然已经穿戴整齐笑着同她说：「在想什么这么入神，叫你好几声都听不见。」

怀枝没有应话，穆风然也没在意，提裙往外走去：「走吧，母亲在家里好等急了。」

—

穆风然到时，徐氏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见她下车，领着仆人行礼，穆风然急忙上前扶她，徐氏拍了拍她的手道：「然儿，你是太子妃，代表着皇家的颜面，礼数不可废。」

待母亲行完礼起身，穆风然立即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娘亲，你想不想我啊？」

「都嫁人了还没大没小的，像什么样子？」徐氏温柔的笑了笑，任她挽着进了院子。

穆风然在母亲房中坐了不多时，说了些体己话便有丫鬟来说将军和少爷回来了，让她们移步偏房用餐。

刚进门就感觉一丝凉意，穆风然不禁笑笑，习武之人耐寒不耐热，屋里怕是放了两大盆冰穆念安都嫌少呢。

果不其然看见穆念安坐在饭桌前快速的摇着扇子，穆风然向父亲福了福身，坐到穆念安身边轻柔的为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然儿在太子府一切可好？」穆远鹏温和的问道

「都好，太子待女儿不错，劳父亲挂心了。」穆风然低头回答，瞥见父亲的手蹙眉问道：「父亲的手怎么伤着了？」

穆远鹏扭了扭自己包了纱布的左手不在意地笑笑：「昨日在武场同你弟弟比试，一时轻敌，被他划伤了手，不碍事。」

见穆风然瞪了穆念安一眼，穆远鹏拍了拍穆念安的肩膀：「好小子，几个月的时间倒是长进不少，颇有为父当年的风范。」

「今日和爹过了三招，我保证，两月之后定能接爹爹五招。」穆念安不客气的说道，又惹得穆远鹏哈哈大笑。

穆远鹏是一介武夫，五大三粗，虽脾气不好但却是个妻管严，穆风然姐弟俩从不怕他。

饭桌上四个人说说笑笑，又好像回到了之前一样，因着心情好，胃口也好了，饭就多吃了些，徐氏笑着摇头：「你这孩子，若是顿顿都吃这么多，太子府都怕要叫你吃穷了。」

穆念安不赞同的反驳：「阿姐吃的哪里多，我可吃了三碗饭呢。」

穆念安十二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之白天总被带去武场操练，吃的自然多些。

「家里已经要养不起你了」徐氏嗔他一句打趣道：「以后你吃饭可是要交饭钱的。」

「阿姐，你看母亲，看来以后我只能去你那蹭饭吃了」穆念安又可怜兮兮地看向穆风然，「阿姐不会也不要我吧。」

「这倒不会」穆风然笑，「看在我们姐弟这么多年的情分的面子上，姐姐少收你点钱，可好？」

四个人说说闹闹，吃完饭后穆远鹏把穆风然带到书房。

到底还是做父亲的，一眼就能看出女儿眼里的欲言又止，直接问道：「有什么话想说？」

「陛下今年去祁川避暑时，父亲去吗？」

穆远鹏皱眉，不知女儿为何要问这个，答道：「陛下每年出行都是御林军跟随，为何问这个？」

「太子说近日西南不太平，女儿有些担心此次出行恐有变故。」

穆远鹏将茶杯放在桌上低声呵了句：「然儿，慎言。」

穆风然止了话语，过了片刻又是不死心：「南国一直安稳，这段时间却频频进犯，不能排除是蓄意而为。大晋与南国中间有五个城池，之后就是安平郡王的封地…」

穆远鹏看了她一会问：「你怀疑他？」

穆风然沉默，算是默认。

「这些话是太子让你同我说的？」穆远鹏问完还没等回答继续道：「安平郡王一事我会留意，但是然儿，不要过多涉及朝堂之事。」

穆风然本想追问，但见父亲不愿多说便没有多言。

第四章

殷洵处理完事情就赶去穆府，穆风然正在漫不经心的随母亲逛花园。

她一直在思量父亲说的话，难道殷洵也在怀疑安平郡王？

可她并不记得有此事。

如果殷洵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怀疑殷泓，按照他的性格定会早早提防，断不会出现后面的事情。

可如果殷洵没怀疑，父亲又为何会问她这些话是不是殷洵让她说的。

只能是殷洵向父亲提过这个想法，可怀疑自己皇兄有不轨之心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怎会对外人说起？

感觉手上被拍了拍，穆风然回了神，徐氏嗔道：「你这孩子怎么愁眉苦脸的？」

穆风然略带歉意的笑笑：「就是想起了以前，觉得还是做母亲的女儿最开心了。」

余光一瞥，愣了一下，穆风然茫然的看着身边站着的殷洵：「殿下怎么来了？何时来的？」

徐氏向殷洵行了礼，殷洵亦回了礼才说道：「刚到。」

徐氏看了看两人适时道：「时间还早，然儿带太子在府里转转。」

穆府的宅子是晋太祖赏赐，离皇宫很近，算得上是京中最好的一座府邸。

穆风然的曾祖母是个极喜欢花草的人，还在世时吩咐下人栽种了众多品种的花草，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现在的穆府每年都会举办赏花会，虽说现在大部分的花已过了花期，但绿叶拂拂倒有一番别的风味。

穆风然不是一个喜欢花草的人，别说是只看花枝了，就算是拿了花摆在她面前她也不一定能说出花名。

母亲倒是很喜欢，幼时总教她分辨，看她兴致缺缺慢慢的也就不强求她，但偶尔还是不死心。

终于有一次穆念安因为姐姐在研究花草不理他，一气之下将花园的花糟蹋了一半，母亲心疼不已，把他吊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篇才算彻底翻过。

想到这穆风然噗的笑出声，侧头对上殷洵的目光，知道他好奇，笑眯了眼道：「不要问，有些事情说出来就没那么好笑了。」

殷洵看了她一会，将她轻轻拥入怀，下巴抵着她的肩膀。

穆风然僵了一下，听他在耳边说：「你开心就行。」

她听见殷洵的心跳声很重，砰，砰，砰。

也可能是她自己的。

他的怀抱很温暖，有莫名的熟悉感。

穆风然被她抱得手足无措，呆呆的立在那：「殿下怎么了？」

「让我抱会。」

殷洵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很轻，好像还带了些小心翼翼。

不知为何，穆风然突然觉得鼻头有些发酸，落了一滴泪，滴在殷洵的衣服上，瞬间毫无踪迹，无人知晓。

穆风然以为是这几日朝堂上的事累着了，伸手回抱住殷洵，像幼时母亲哄自己一样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嘴里念叨着：「这几日边疆动乱，殿下身为储君确实累了些，若是撑不住了不要逞强，身体要紧，回府之后让小厨房熬些滋补的鸡汤。现在虽是夏日，但夜里依旧会凉，殿下记得门窗要关好…」

她絮絮叨叨的说着，殷洵静静听着，松开她转而拉着她的手在花园走：「怎么这么唠叨。」

穆风然抽了抽手，被握得更紧便不再挣扎反驳道：「我本来就爱说话。」

带了些委屈。

这话是真的，殷洵记得她刚嫁给他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回门这几天，她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他才知道原来世人口中文静淑雅的穆大小姐其实背地里却是个小话唠。

或许失而复得才更为珍贵，他不是累，只是方才看见她满是笑意的眼睛，不带一丝戒备和抵触，他突然很害怕。

怕这一切是梦，梦醒之后她又会一脸敌意的看他，怕她会离开自己，他抱得小心翼翼，视若珍宝。

—

正值九月酷暑难耐，皇帝带着后宫诸人前往祁川行宫避暑，皇子们自然无法同去，命令太子主管朝政。

太子府后院有棵百年杏树，午后在树下纳凉倒也不觉得热。

穆风然笑意盈盈地摇着蒲扇听身边人兴致勃勃的讲着别人家的腌臢事，忍不住打趣道：「阿若你才多大就开始张家长李家短，怕是以后做了老太太，子孙们无人能受得住你这啰嗦。」

「我也就只是在你面前说说」被叫做阿若的姑娘吃了口冰镇的葡萄白了一眼穆风然：「你听我继续说，那个五品小官家里的二姨娘可不是个省油的……」

罗清若是罗阁老的嫡女，虽说是嫡女，但上头有三个哥哥。

罗阁老星星盼月亮终于在四十三岁得来了第一个闺女，自是打小就捧在手心里娇惯着，将罗清若养成了个刁蛮任性的性子。

因着骄纵刁蛮身边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也不知是哪里修来的福分竟然和将军嫡女聊得来，做了好几年的朋友。

罗阁老不知道，穆风然心里却清楚。罗清若看起来咋呼，心里却细腻的很，心思很多。

阁老不比将军专情，家中除却夫人这个正室之外还有四房小妾，宅斗得厉害。她又是家中唯一的嫡小姐，从小到大没少受害，不是下毒就是掉湖，能活到现在全靠命大，阎王爷不想收。

两人在罗家祖母七十大寿上结识的，世家小姐坐一桌，穆风然地位尊贵坐在首座之侧，罗清若的身边。

两人都是七八岁的年纪，穆风然虚长一年，丫鬟上茶时瞧着罗清若杯中茶色与她的不同，一瞬便没了，心中起疑。思量片刻，穆风然装作不小心弄洒了茶杯烫到手，惊呼一声站起身时有带倒了罗清若的碗碟，趁着慌乱悄悄将罗清若的茶杯塞给怀枝，示意她不要声张。

这一番动静不小，两人的衣裙都脏了，便一同随着下人去罗清若的闺房换衣服。穆风然稍高一些，但好在身材纤细，衣服虽有些小但看不大出来。

穆风然略有歉意的笑了一下：「罗家妹妹真是对不住，方才被蚊虫吓着白白毁了妹妹的两套衣服，我回府之后就让娘亲赔给妹妹。」

几件衣服也不是贵重东西，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回到穆府后徐氏冷着脸坐在椅子上带着怒气道：「从小学到大的礼仪举止，怎么今天就弄成这样，在这么多人面前失了礼仪，你可真给我长脸了。」

穆风然委屈巴巴的让怀枝拿出那个茶杯，徐氏到底是经历的事情多，吩咐人找府医暗中查一下，府医说杯内辛辣，味道有些像附子。

穆风然想起罗清若今日总是掩面轻咳，她还让她注意休息，罗清若说已经吃过药了，又辣又苦不想再吃第二次。

府医说，与附子相克的半夏，味苦，辛辣。

穆风然又问，孩童风寒，会开半夏吗？

府医摇头，半夏药效猛烈，孩童体弱，不适宜服用。

这就成了。

徐氏叹了口气：「这也是人家的家事，你一个外府的掺和进来做什么？中了毒罗夫人自然会找大夫来瞧。」

穆风然点头称是，她也知徐氏心里明白，中了毒便解毒，但这期间出个小岔子是再容易不过，只是这事断不能与人说，只当是行件好事，救人一命。

徐氏也没责罚她，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过了几日见罗府没动静，应该是姨娘暂时收了手，穆风然下帖说家中桃子结了果，请罗清若来尝尝，只当是赔礼。

明明只有两个人，桌上却摆了三只茶杯，罗清若一眼就认出了自家的，怀枝端来两套衣服，穆风然拉着罗清若的手坐下，将桌上的茶杯交到她手中笑着道：「这是赔给妹妹的裙子，也不知妹妹喜欢什么，就按照我的喜好做了两件，可别嫌弃。」

还同她说日后无事，可以常来玩。

罗清若也是个玲珑心思的，想了不一会便明白了其中道理。

之后凡是有家族宴会，罗清若总会第一时间黏上穆风然，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朋友，两个孩子交好，两位夫人的交情也越来越好，徐氏还总在穆风然面前说阿若这孩子生性活泼又不怕生，没有坊间传言的骄纵蛮横，是个不错的孩子。

第五章

「我的太子妃娘娘，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

感觉到面前有风吹过，穆风然推开眼前的蒲扇笑着道：「听着呢，再过半年就是你的及笄礼了，该送些什么东西好。」

罗清若闻言便狡猾地笑了：「上次你及笄，我可是备了好大的礼，大婚更是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等我及笄你可要全都还给我，而且只能多不能少。」

穆风然指了指屋内：「我可就这么点家当，罗四小姐看着什么喜欢就拿去吧。」

「这紫釉砂的茶具不错，正好本小姐最近正在钻研茶道，春兰包起来咱带回去。」罗清若扭头看去，一本正经的说道：「边上那个可是江西瓷窑的花瓶？我去年折梅的时候苦于没有合适的，春兰记得拿回去。上次我来看见有个万马奔腾的屏风，我早就看中了，既然太子妃开口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穆风然看她说的有板有眼不禁失笑，附和道：「都记下罗四小姐要什么了吗？还不着人送去罗府。」

「多亏我回来的早，不然我家娘子性子软，伯之兄你这妹子可是要将我的太子府搬空了。」身后清润的声音响起，伴随着一阵问安声。

穆风然也准备起身却被按住，抬头对上殷洵满是笑意的眼：

「坐好，哪来的这么多礼数？」

殷洵新婚之夜就和穆风然说过，府里没有爱说闲话的人，夫妻之间不需要过多的礼数，日后见着他不必行礼。

穆风然觉得不妥，殷洵懒得与她争论，只叫她照做就行。

「兄长怎么来了？」罗清若缩到穆风然身后只露出一个小脑袋。

罗子初单手就将罗清若拎了出来笑骂道：「来接你这个准备拆太子府的小丫头回家。」

见罗清若吐吐舌头又拿折扇在她头上敲了一下：「罗府虽说赶不上太子府，但也从没苛待了你，每每逢了好玩意最先送到你屋里，怎么还惦记太子妃的东西？」

「大哥你下手也忒重了…」罗清若瘪瘪嘴不服气的反驳，头上又被打了一下才乖乖闭嘴。

罗子初草草行了个礼就拉着罗清若离开，只听罗清若回头大喊：「阿然，我明日还来看你，记得叫人多做点玫瑰酥！」

又听罗子初骂道：「不许去！自打太子妃成婚你一月里最少来十次，还…」

再往后就听不清了，就是这些也足够穆风然笑弯了腰。罗清若来了一个下午，穆风然的心情自是极好的，殷洵侧头看她问道：「你和伯之那四妹关系甚好。」

「阿若是个真性情，又是自小就认识关系自然好些，转眼间她也长成大姑娘了，可这泼猴性子却是一点没变。」

「你就大她一年，说话像个老太太」殷洵听她说了半天，得出这么一句。

穆风然被噎的说不出话瞪她一眼气鼓鼓的不想理他。

殷洵凑到她面前戳了戳她的脸，被一把拍掉，笑着道：「要不要作画？」

穆风然白他一眼，听他继续道：「我记得你闺房内挂了副临摹前朝画师的云景图甚是不错，母后也夸过你丹青甚好，还请穆小姐指点一二。」

穆风然本以为是画风景，可殷洵说的却是给她作画，找来下人搬了桌椅。

殷洵坐在画纸前，取墨，配色，点水，一抬眼，看愣了神。

穆风然背着阳光斜躺在下人搬来的软榻上，手里拿着团扇，有一搭没一搭的摇着，鹅黄的裙摆落在地上，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裙摆上，光影斑驳。

今日有客来访，化了精致的妆，穆风然将团扇遮在脸前打了个哈欠，微微起身眯着眼问道：「殿下何时能画好？」

声音清丽，语调柔和。

一滴墨顺着笔尖滴落，晕了宣纸。

身后的安德全轻咳一声才将殷洵的思绪拉回。

穆风然没等到回答又靠了回去，百无聊赖的看着天上的稀稀疏疏的云，一直躺到脖子僵硬终于忍不住问：「殿下我能动吗？」

殷洵点头，穆风然站起身敲了敲肩膀，上前看他画的像。

画纸上空空如也。

空气异常安静。

两人对视良久，穆风然斟酌了一下措辞问道：「殿下…怎么不下笔呢？」

「我觉得我画不出夫人的半分美貌。」

穆风然：？

穆风然看着殷洵无辜的眼睛差点气笑，点了点头将手中的团扇重重放到桌上，转身离开。

她现在真的确信当朝太子，脑子不正常！

回到屋内连喝三杯水都压不住火，明月在旁边捂着嘴笑，穆风然瞪她一眼：「不许笑！」

说完还不解气，继续道：「你说怎么会有他这样的人，我白白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个时辰！动也不敢动，生怕打乱了他的思绪，还说让我给他指点，指点什么，一张白纸吗？」

明月为穆风然又续上水，忍笑安抚道：「好好好，奴婢不笑，其实只半个时辰，没有那么久…」

见自家小姐又瞪自己，明月话锋一转：「对呀！太子确实不该一笔不画，但奴婢看着太子撤了好几张纸，看样子是真的不知

如何下笔，小姐你想啊，太子的丹青是太保大人都夸过的，他若想随便画画定是容易的，太子说画不出这话虽然离谱，但奴婢看着真的有几分真诚。」

「不许你为他说话」穆风然扯着手帕瘪瘪嘴。

—

穆风然离开之后，殷洵一直待在原地，安德全上前提醒他去哄哄太子妃，殷洵只是让他撤了桌椅，说自己要静静。

他有些烦躁，一落笔脑海里全是长秋宫被烧的画面，他控制不住自己，手不自觉的就画了出来。

这是 he 不想触碰的记忆，他恨不得所有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他不敢让穆风然看见这些，即便现在的她不会知道发生过什么。

他能感觉到她现在的喜欢，如同上一世刚开始的那样，他不想再次失去这份喜欢，他小心翼翼的护着，生怕出任何差错。

他走到卧房，就听见两人在房内的对话，透过屏风能看见穆风然低着头玩手帕，他能看出来她没有真的生气，穆风然脾气很好，之前一度让殷洵觉得她是没有脾气的。

突然想起了什么，殷洵转身离开，叫安德全去牵马。

殷洵翻身上马往罗府方向去，正好遇到要才出门的罗子初，二话不说就把他拉走，让他把今早说的那只小猫给自己。

罗子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我正打算去抱给阿若，你早上不是还说不要吗？」

「现在要。」

殷洵一路跟着他，到了地方之后一把抢过又急匆匆的回去，上马时还不忘道一声谢。

殷洵单手拎着小猫的后脖颈，就这么拎回了太子府。

穆风然在书房看书，看见殷洵也没理他但视线往下一滑立马放下书快步走过去。从他怀中抱出小猫，欣喜道：「殿下是从何处寻得的猫儿，这蓝色的眼睛真是漂亮的紧。」

「别人给我的」殷洵摸了摸鼻子，他才不会说是从罗子初那抢来的，无意间瞥见穆风然不小心粘上墨汁的袖口，停顿一下，又移开视线当做没看见，继续道：「看着这猫乖巧，应该是不能伤着你，我不在时让它来陪你做个伴。」

穆风然看他一眼，反问道：「殿下在时它不能在吗？」

殷洵一愣，想都没想就说：「当然不是…」

又对上她笑意盈盈的眼睛才反应过来自己是被呛了一句，真是睚眦必报。

殷洵不与她计较，伸手摸了摸小猫问：「消气了吗？」

「本来也没生气」穆风然冲小猫吹了吹气，小猫奶奶地叫了一声：「但是殿下欠我一张画像，以后要记得还。」

殷洵记得上一世罗子初也弄来了两只猫问他要不要一只，他嫌麻烦就拒绝了，不过几日就看见罗清若抱了一只过来给穆风然看，听安德全禀告说，太子妃抱了一整天，知道罗小姐走时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手。

原来她真的这么喜欢。

「我明日要去趟法华寺，给父皇和母后求个平安符。」

殷洵点点头：「我和你一起去。」

穆风然睨他一眼：「求符要清晨去才有诚意的，等你回来都是午后了，我带着明月去就行，你若担心就叫几个侍卫跟着我。」

—

太子妃出行本是大仪仗，但穆风然不想太过张扬，只让人备了个小马车带着明月和两个侍卫。

从山脚就下了车开始徒步上山，法华寺建在半山腰，穆风然走到时已经是气喘吁吁，还没踏入寺门就听见里面传来琴声。

穆风然驻足听了一会，问一旁的小和尚：「这琴声是何人所奏？」

「是住持的好友，这几日暂住小寺，偶尔就会都会弹上几曲。」

穆风然点点头没做过多的理会，随着小和尚走入主寺，先是替皇帝和皇后求了平安符，又给父亲和念安求了两个，准备让明月回去找人送到穆府。

「小姐求个签吧」明月在一旁道：「我看别人家的娘子成了亲之后都会来寺里再求个签，求多子多福，夫妻和睦。」

穆风然听了她的话，跪在蒲团上求签，掉落出来的却是个空签。

连着三次都是这样。

小和尚变了脸色，拿了签文去找住持，不久后带回来一句话：「身在迷雾心渐蒙，未曾波澜见日晴；若解心中固执事，只得敝说诉良人。」

小和尚传话说这签文解不得。

穆风然没明白，亲自拿了签去问住持。

刚到后院就看见一个靛蓝衣裳的男子坐在石桌前，桌上摆了张古琴，穆风然看了一眼，觉得那人有些眼熟。

那人也在看她，似是认出了她，走上前俯首行礼：「草民拜见太子妃。」

声音冷冽却干净，像山间清泉潺潺。

穆风然略一颌首让他起来问道：「方才是你在抚琴？」

「草民愚拙，太子妃见笑了」那人淡淡笑了，恭敬有礼。

穆风然夸赞了一句，听那人问道：「太子妃也是来解签的？」

穆风然点头：「住持说解不得，但耐不住实在好奇。」

说话的间隙小和尚走了过来，说住持依然不肯解签，只带了句话：「人间世事无常，转换只在分毫之间，太子妃何必执着于过往。」

穆风然隐隐觉得这位不露面的住持或许知道些什么，但也不好勉强，只能谢过后便要离开。

「太子妃」靛蓝衣裳的男子突然叫住她，见她回头目光柔和了些：「太子妃贵人面相，定能万事遂意。」

穆风然有些疑惑，只是点点头便带着明月离开。

屋内的住持看着穆风然的背影摇了摇头，又看了看手中三支空的签文叹了口气：「真是孽缘啊。」

穆风然离开时，身后又响起琴音，走到寺庙门口，多了钟声。

她脚下一软，被明月眼疾手快地扶住，穆风然靠着明月，在原地站了许久，死死皱着眉头，头痛欲裂。

钟声越来越大，一下一下如同锥子一般砸在她的心上，她看见怀枝血淋淋的躺在自己怀里，她哭得撕心裂肺，身旁的宫人面无表情。

她听见远处传来自己咬牙切齿的声音，一遍遍说着要报仇，要他们不得好死。

第六章

当晚穆风然就做了个梦，开头还是那个小孩跑过来，只是这次就在穆风然以为她还要路过自己时，她却突然抓住了她的手。

由她领着，穆风然往前走去，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而是一个军营。

她看见自己穿着轻便的常服立在城墙上，小孩不知何时变成了个着军装的士兵，晨光乍晓，她看见殷洵坐在一匹黑马上，战马身上负了伤走的不快。

殷洵腰间挂着剑，染血的战甲映着晨光反射冰冷的光，她仿佛能看见那场厮杀，能看见战场上的刀光血影。

殷洵停了马，站在马背上，解下剑拔了剑鞘，高举过头顶，大声喊道：「大晋胜了！」

身边的士兵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们高呼「陛下万岁。」

她也同他们一起喊着，不知是不是听见了她的声音，殷洵转过头与她对视。

就这一眼足以让她戛然而止，掉下泪来。

他看起来很疲惫，瘦得棱角分明，脸上还沾着不知道是谁的血，战甲被染得发黑。

她在城墙上等他，看着他一步步走来，快走近时她俯身行礼却被拉入怀里。

她有片刻的惊慌，战甲贴着脸让她感觉有些凉，但也只是一瞬，她就伸手回抱住他，听他在耳边说：「阿然，我们赢了。」

「臣妾知道陛下一定会做到的。」

穆风然看着相拥的两人，突然感觉到了什么，回头看去，又看见一个殷洵立在那。

他满眼悲戚的看着她，穆风然能感觉到他的难过，他好像在说些什么，但她听不清，只能听见耳边越来越大的钟声，眼前的一切慢慢被白光掩盖。

—

穆风然睁开眼才发觉方才只是在做梦，想起身喝水，不想惊动殷洵，轻轻把他搭在自己腰上的手移开。

他最近一直早出晚归，南陲动乱，皇帝又不在京城，殷洵身为太子代理朝政自然忙些。

穆风然又不记得自己晕倒。

他几乎是瞬间就醒了，对上她的眼睛静了一会，又软了下来，哑着声音问：「怎么了？」

「有些口渴」穆风然如实答道。

殷洵起身点亮床前的火烛下床倒茶，递给穆风然。

穆风然也下了床，将窗户撑开，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喃喃：「卯时了。」

「睡不着了？」殷洵也下了床立在床前。

穆风然点头，就见殷洵思考了一阵走出房间，屋外传来慌乱的请安声，许是明月那丫头又偷懒了。

没过一会殷洵就出现在窗外，拿了把长剑。

与梦中的场景不同，这里没有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只有院内花朵的清香，殷洵着一锦白衣袍舞着长剑，穆风然能听见剑划破空气的声音，带着清晨微凉的风。

她一直是喜欢殷洵的，这份喜欢从那年午后开始。

人们总说，年少时遇到的人不要太惊艳，不然眼睛里就容不下其他人。

殷洵于穆风然而言，就是这样的人。

自十二岁那场相遇后，她总看似不经意的对殷洵的事格外上心。

这份喜欢，心心念念了三年。

殷洵收了剑走回屋内，穆风然拿着手帕走上去想为他擦汗被他躲开。

殷洵接过手帕后退几步：「清晨露重，别过了寒气给你。」

他的眉骨沾着水，说这话时笑意盈盈，毫不掩饰眼里的温柔。

穆风然的心漏跳了半拍。

她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或许真的诚如阿若所说，她做的这些有假有真的预知梦也许是件好事。

也许是上天垂怜让她莫走弯路。

她其实不用怕的，那些记忆，那些梦境说到底还是没发生的事情，她还来得及，还可以改变，也许上天就是这个意思。

若梦中场景是真的，他们历经许多苦难却依然相拥，她想不到会是什么原因逼的她火烧长秋宫。

穆风然，你或许可以赌一把，你或许可以不必恐惧，你或许可以相信自己也相信殷洵。

尝试一下吧，与其整日对那些没由来的不知真假的事情提心吊胆，处处小心，倒不如迎难而上。

穆风然，赌一把吧。

赌你喜欢殷洵，殷洵也同样真心喜欢着你。

几乎是一瞬间就想通了的，压在心中这么久的石头移开，心情自然好了许多。

怀枝惊讶于她的变化，虽不知其因，但打心眼里替她高兴。

—

「大理寺卿陈大人的夫人今儿个下了请帖，十日后是嫡二小姐的及笄礼，太子妃可要去？」怀枝给穆风然揉着肩膀问道。

「陈家大小姐是安平郡王的王妃，是我的嫂嫂，该是去看。」穆风然闭着眼轻声道。

「说来也巧，这个嫡二小姐和庶三小姐是同一天生辰，自古嫡庶有别，这庶三小姐的及笄礼怕是办不成了。」明月笑嘻嘻的为穆风然端了杯粥说道

「那个庶三小姐，是不是叫陈梓瑜？」怀枝在一旁问：「就是之前从阁楼掉落，正巧被殿下救下的那个女子？」

「就是她，太子的马刚走到她就从楼上摔了下来，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明月拧着眉没好气道。

满京城的人都知晓这件事，太子和其他世家公子路过主街的一个茶馆，突然一个手帕掉落一声惊呼就看见一粉衣女子从楼上掉落，殷洵飞身下马接住那姑娘。

只看那姑娘吓得花容失色，站都站不稳倒在太子怀里，太子见那姑娘着实受了惊吓，便将她送了回去才知这人是大理寺卿家的庶小姐。

好一桩英雄救美的妙谈，安德全回府之后第一时间禀告了穆风然。

殷洵本以为她会生气，将前因后果完完整整解释了一遍。

事虽说的清楚，但话里话外全在给自己辩解，穆风然其实不在意这些，她虽不想让殷洵纳妾，但普通百姓家的丈夫纳妾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更何况殷洵身为太子，将来还会继承皇位。

她早已做好准备，可殷洵却像是看穿了她的想法一样，弯下腰双臂搭着她的肩膀，直视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字字坚定的说：「我不会娶别人，你是我唯一的夫人。」

穆风然怔了一下，殷洵继续道：「若我未信守承诺，必将陷入万劫不复，受锥心之痛。」

她急忙捂住殷洵的嘴，蹙眉怒道：「往后种种皆有变数，你又如何保证？即便你确实无心，若受人胁迫，亦或是身不由己，如此毒誓…」

话还没说完就被殷洵俯身的吻打断，他吻的很轻只是轻轻碰了碰就将她抱住：「阿然，相信我。」

穆风然看着他，感受着心脏在身体里砰砰的跳，鬼使神差的，她踮起脚凑了上去，环着殷洵的脖子，整个人的重心都靠在他身上。

殷洵没料到她会这样，愣了一会才将她搂住，她的腰细得出奇，一只手就能环过来。

他把穆风然圈在怀里，轻柔的吻从嘴角慢慢落到脖颈，见她没有拒绝便更大胆了些，殷洵握住穆风然腰间的裙带拉开，只听

「喵呜」的一声，他瞬间松开放在裙带上的手。

穆风然侧头看着蹲在床上望着他俩的小猫，空气静了一瞬，噗的一声笑倒在殷洵身上，尽量不让他看见自己涨红的脸。

殷洵叹了口气，将手中的裙带给穆风然系好，小猫喵喵叫着跳到两人脚边蹭着他的裤腿。

穆风然将它抱起来顺毛，唤怀枝进来送点吃的。

她很是喜欢这只猫儿，连吃晚饭都抱在怀里，殷洵趁她不注意弹了它一下，惹得小猫委屈的喵喵叫，穆风然睨他一眼：「挺大个人还和猫计较？」

殷洵开始后悔把它带给穆风然。

—

这几日如殷洵所说忙碌得很，穆风然几乎没看见过他，只有一次，她刚准备入睡殷洵恰巧从外面回来，问她大理寺卿嫡次女的及笄礼她去不去，得了她的回答后便派了一部分护卫给她，不曾多说什么。

吩咐怀枝备好礼后，就带着下人去往陈府。

太子妃亲临陈二小姐的及笄礼，是给足了陈家的面子，听闻太子妃要来，京中贵女几乎来了个遍，

「九月三日，皇帝去祁川避暑，十月二十日回来，十一月二十七日下达退位诏书，次年二月初南下前往旧都。」坐在马车

内，穆风然细细算着日子：「距离皇帝回来还有一个月。」

据她的记忆，皇帝遇刺身亡，皇贵妃替皇帝挡刀也死于非命，皇后被俘。

刺客声称自己是前朝遗孤，可笑的是前朝早已覆灭二百余年，殷洵气的下令斩杀所有刺客，一时间血流成河。

之后不出三个月，安平郡王殷泓就打着除暴君的名义南下起兵，竟无人拦得住他，一路打到殷都。

还是要劝说父亲相信自己，带人暗中保护，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若想避免这场灾祸，还是要找到殷泓意图造反的证据。

谈何容易。

「小姐，到了。」穆风然想的入神，听见怀枝的声音才回过神来：「前面好像是罗府的马车。」

穆风然下了马车，就看见罗清若笑咪咪的冲她打招呼，好像是身后丫鬟提醒，她才反应过来要行个礼，穆风然不禁失笑，对她说了句免礼。

由陈府小厮带着入了后院，本来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也因为下人的一句：「太子妃娘娘驾到」而雅雀无声，片刻过后便是问安声，穆风然坐到上座后方让众人起身。

「娘娘能来小女的及笄礼，真是让臣妇受宠若惊。」说话的是陈府的正夫人海氏。

穆风然淡淡的笑了笑，扶起海氏：「夫人这是说的哪里话，嫡小姐是郡王妃的妹妹也就是本宫的妹妹。」

太子妃都说了这样的话，下座的夫人们自是应和，不多久，及笄礼就开始了

可等了良久，却不曾见陈梓玥到来，众人议论纷纷。

终于，礼乐奏响，一身黑红襦裙的窈窕女子漫步走来，穆风然瞥见海氏的脸色变得不好，怀枝在身后小声提醒道：「那是陈家的三小姐。」

陈梓瑜。

第七章

穆风然眯了眯眼才看清那人的面容，生的乖巧，我见犹怜。

许是因为前几日的事情，穆风然对她有些看不顺眼。

「陈梓瑜！」及笄礼过半，一声尖利的女声打破了原本奇怪的气氛，众人皆往声音的来源望去。

只见来人也是一身黑红襦裙，气势汹汹的朝着中间的陈梓瑜走来，待得所有人未反应过来之际，只听「啪」的一声，顿时鸦雀无声。

早就听说陈二小姐性格骄纵，脾气火爆，今日果真是长了见识。

穆风然从小到大也见过不少宅内暗斗，但及笄礼上当众掌掴庶妹确实是第一次见。

「玥儿！你这是做什么！」海氏气急败坏的说道。

「是她，若不是她昨日给我送了让人昏睡的汤，我怎会耽误这么多时辰？！」陈梓玥指着陈梓瑜的鼻子骂道。

只见后者泪眼汪汪的小声反驳道：「姐姐怎么能这样说呢，妹妹是看姐姐晚了时间，怕陈府被人笑话，这才不得不先代替姐姐进行及笄礼。」

「你胡说！你个庶出丫头有什么资格代替我？」

陈府也算半个皇室中人，这次及笄几乎来了全城的权贵，若闹得太难看皇室的面子也挂不住。

穆风然见陈梓玥又想动手微微提高了声音说道：「二小姐如此动怒，怕不是觉得本宫的礼备的少了？」

穆风然由着怀枝扶起来，走到陈梓玥面前，打开手中的盒子，里面是一对玉红的手钏，本就透亮的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更加耀眼。

穆风然拉起陈梓玥的手将手钏替她戴上，夸赞道：「殿下将这手钏拿给本宫时，本宫就觉得应该找个肤色白皙的，看看，你戴着果真是极好看的，喜欢吗？」

「臣…臣女多谢太子妃。」陈梓玥没料想太子妃会出面打圆场，说话都有些结巴。

「本公记得三小姐今日也及笄」穆风然拉着陈梓玥的手淡淡看了一眼陈梓瑜，端的是太子妃的架势。

怀枝适时的打来另一个锦盒，是一个豆绿的发簪：「这是金玉阁新上的饰品，上几个月正是花期那些发簪琳琅满目好看的紧，可本宫瞧着也不过个把月就凋零，不如绿叶本分些，度过春夏秋，熬过冬天，来年还能发芽，三小姐说是吗？」

穆风然话里话外提点着，斜眸瞧了眼陈梓瑜。

「民女谨遵太子妃教诲。」

陈梓瑜俯身跪拜，被穆风然拦了下来。

「及笄之日便免了这些礼数」穆风然扶起陈梓瑜，转头对海氏说道：「既然二小姐来了，这礼不妨重走一会。」

太子妃开了口，这礼便重新举行。

穆风然扶着海氏走回上座，小声说道：「说出来也不怕夫人笑话，本宫自小就是个嘴馋的，听闻夫人为二小姐的及笄礼特意派人买来了品臻坊的樱桃饼，就想等着开宴多吃几块呢。」

世家的消息向来灵通，穆风然能知道今日也是陈梓瑜及笄，其他夫人自然也是知晓的。

但陈府对外只说是二小姐的及笄礼，陈梓瑜算来算去漏算到陈梓玥提前醒来会真的敢当众让陈府丢人。

深宅内院那些个明争暗斗正房夫人们谁心里不清楚，今天闹了这一出，世家贵妇们都明白陈家的庶小姐是个为抢风头给姐姐下药的人，如此心机只怕无人再会相信她面上善良单纯的模样。

穆风然看着跟在陈梓玥身后的陈梓瑜心中莫名的舒爽，她也不知自己为何会对她有如此敌意。

及笄礼结束后，海氏吩咐陈梓玥陪着穆风然在府中各处走走，待一个时辰之后开宴。

「玥儿妹妹可曾许了婚配？」穆风然的话刚问出口就见跟在一旁的陈梓玥唰的红了脸庞：「瞧我，怎么能这样直白的和你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说这话」

「回太子妃，母亲许了宋家二公子，婚期定在了下月初七」陈梓玥抿了抿嘴才支支吾吾的回到，话语间不似刚刚的张狂，倒有些小女儿家的娇羞。

宋家？穆风然轻微皱了皱眉，倒是没听说过宋家。

「海夫人看中的人，定是人品相貌俱佳的」穆风然微微一笑，装作惋惜的叹道：「可惜郡王妃远在湘南，不知能不能赶回来，看嫡亲妹妹出嫁。」

「姐姐写信说是可以回来的，还说会带着小世子一起来。」一听到姐姐，陈梓玥眉眼都带了笑，像是真的很开心。

穆风然眉头一跳，无召擅离封地可是重罪，她不记得十月有人成亲，想必这个亲结不成了。

这么说来，应该和郡王妃回京一事有关。

可郡王妃回京是大事，需提前准备，她总该有所耳闻，为何一点风声也没有？

「前面竹亭风景甚好，本宫想去坐坐」穆风然指了指不远处的亭子。

丫鬟趴在陈梓玥耳边说了什么，就见她皱了皱眉略有为难的看了一眼穆风然：「妹妹若是有事去忙便好。」

—

还没走到竹亭就听见里面传来一声抱怨：「这样的宴会好生无趣，真不知道母亲非要我来干什么。」

穆风然笑弯了腰，敢在大庭广众毫不避讳说出这样直白的话，除了罗阁老家唯一的嫡小姐还能有谁？

止住下人们的通报，穆风然悄悄走近，就看见一身桃红衣裙的罗清若背对着自己，百无聊赖的趴在石桌上。

见春兰看见了自己，穆风然赶紧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小心翼翼的走到罗清若身后，刚想吓她一下，原本趴地好好地罗清若突然猛地一起身，脑袋就撞到了穆风然的下巴。

两人同时疼的「哎哟」一声，穆风然捂着下巴没好气的瞅了一眼同样捂着脑袋的罗清若：「你怎么突然起身？」

「那太子妃怎么偷偷摸摸在臣女身后！」罗清若不甘示弱的瞪回去。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又同时笑出了声。

见春兰和怀枝憋笑憋得辛苦，穆风然咳了一声，故作威严的说：「今日之事，你们谁都不许说出去。」

「是是是，谁敢拿太子妃娘娘做笑谈啊。」罗清若笑着拉着穆风然坐下，给穆风然倒了杯茶：「太子妃这么大的手笔，闽南千金难得的手钏您也拿出来送人，眼都不眨一下。」

穆风然悠悠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继续听着罗清若说道：「可怜我啊，同娘娘认识七八年，别说是手钏了，闽南进贡的东西可瞧都没瞧过几眼呢，今日能有幸一见，真是饱了眼福，也算没白来。」

她说这话时还委委屈屈的悄悄看了穆风然一眼。

「瞧你酸溜溜的语气，不知道的还以为早上喝了一坛醋来的」穆风然笑着摇头：「你的及笄礼我早就备好了，保证把我半个身家都搭进去。」

罗清若一听这话立刻笑了，一把抱住穆风然说道：「我就知道我们阿然对我最好了。」

这样说笑着时间过得很快，看样子快开宴，穆风然正打算去正厅看看，就看见一个小厮打扮的人走了过来，对着穆风然拱手道：「娘娘，借一步说话。」

「你怎么来了？」跟着小厮走到不远处，穆风然皱眉问道。

「太子派属下即刻护送娘娘回府。」

这人是殷洵身边的护卫，名叫楚风，因着要避穆风然的名讳，改名为楚柯。

「发生了什么事？」

殷洵不可能无缘无故派人接她离开，前几日还特意问了是否会去陈府，他定是要做什么事，穆风然心中微微有些不安。

「殿下只说将娘娘带回府，并未说过缘由。」

「可否带上罗四小姐？」穆风然不再追问，如果真的要发生什么事，阿若在这里也会有危险。

「是。」见楚柯答应，穆风然微微松了口气，能让她带人离开，想必这事罗家并未参与。

穆风然也不多做解释，回去拉着罗清若就跟着楚柯走，罗清若虽是满心的疑惑，到底也不傻，安静的跟着她走。

到了一个墙边，楚柯吹了一声口哨，便有两个护卫打扮的人出现。

「娘娘，失礼了。」

还不等穆风然反应就揽着她的腰飞身越过墙，落地后立即松开手。

墙外有一驾马车，普普通通的并不起眼，穆风然拉着罗清若坐了进去，马车外面看着普通，里面却大得很是什么都有，小桌上还有几本游记。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罗清若轻声问道

「我也不知」穆风然摇摇头。

「不过太子殿下倒是有心，还不忘在车内放些点心，正好我也饿了。」

游记，点心。

「停车！」穆风然高喊一声

「娘娘有何吩咐？」马车未停，只是慢了下来，楚柯的声音从车外传来。

「先将罗小姐送回罗府。」

「罗府在城南，与太子府是两个方向，罗小姐先在太子府暂住一晚，明日一早属下就将罗小姐送回罗府。」见穆风然没再做声马车又加快了速度。

「必定是出事了，我不敢确保是否同我想的一样，日后自会和你解释」穆风然凑近罗清若压低声音说：「车外应该只有楚柯一人，一会路过穆府你拖住他，我想回去看看。」

罗清若不赞同待得摇头：「太子派楚柯来定是为了护你周全，你若走了恐怕会有危险。」

「我有隐卫，他们也是一直保护我的，你去了太子府后你大哥定会来接你」穆风然拍拍罗清若的手安抚道。

又过了一小会，两人对视一眼，穆风然突然掀开车帘从一侧跳下马车。

好在楚柯怕马车颠簸骑得并不是很快，穆风然来不及疼起身就跑。

回头看了一眼紧紧抱住楚柯胳膊的罗清若，听见她急匆匆的说：「你暗中接走阿然必然不想惊动别人，你要是甩开我，我就叫了。」

穆风然感到害怕，她今早就觉得有些不安，怀枝说可能是因为没睡得好，她也没多想，但是现在想来早就不对劲了。

她十天都没怎么见过殷洵，只那一次还是因为陈府及笄礼的事，太子府的守卫也比前几天多了一些，她之前也会好多天也见不到殷洵，只当是陛下不在京中他这个太子格外忙些。

关乎陈府的事穆风然不敢懈怠，若梦境成真她那些仅存的记忆是真的，大晋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她不敢赌。

终于快跑到了穆府，眼前却突然出现一个黑影，吓得穆风然差点惊呼出声。

只见楚柯拦在她面前，头上微微有些薄汗：「娘娘，殿下派属下接您回府，您莫要为难属下。」

「本宫不曾想过为难你，只是想去看看家人是否安好。」穆风然喘了几口气平复了一下呼吸才说道：「你来把我接走，说明此事必是和陈府有关，我父亲在调查大理寺，陈府背后有安平郡王，你让本宫如何安心？」

「穆将军武功高强旁人近不得身，将军府守卫众多，娘娘不必担心。」

「是不是安平郡王造反了？」

「娘娘…」

「马车隔层有衣物和钱财，桌上有游记和点心，这肯定不是你们临时要接我回去的准备，楚柯，若我和你离开，当真是回太子府吗？」

穆府门口只有两个石狮一如往常立在那，门口没有一个家丁，周围安静的出奇，处处透着古怪。

「穆家出事了，是不是？」穆风然竭力控制自己不去往最坏的方向想，梦里那些家破人亡让她喘不过气：「楚柯，那里面有我的父母和胞弟，你让我如何安心同你离开？」

「娘娘，您既已嫁入了皇家，便注定先为太子妃，后为穆家女」

楚柯垂眸，面无表情。

第八章

穆府内灯火通明，却安静的异常，只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穆风然不禁放缓了呼吸。

楚柯说，太子在四日前出京去了祁川，没有惊动任何人。

在出京之前，将京中一半的守卫加派在穆府周围，今日若是他能成功带走穆风然，便带着她前往豫州，那是外祖父司南郡王的封地。

而做这些的原因是皇帝病危。

昭帝早在离宫前就发觉自己身体有恙，想着去祁川休养生息，将大局交到殷洵手中，却在一个月前病发，皇后封锁消息，叫人回来告知太子。

本该是保密的消息，却不知为何传到了殷泓的耳朵里，恰好穆将军近日在查郡王妃的母家，殷洵担心殷泓会有所行动，才做出最坏的打算。

楚柯说：「娘娘，您既已嫁入了皇家，便注定先为太子妃，后为穆家女。」

他的下一句是：「可太子将属下派给您时就说过，一切以您为先。」

穆风然躲在一颗树后，她从没想过回自己家还会有这样偷偷摸摸的时候。

穆府的守卫众多，一盏茶的时间就有两拨巡查的路过，看服饰应该是宫中禁军。穆风然认出了领头的刘邑，可他现在该是在祁川保护陛下。

楚柯没回来穆风然也不敢轻举妄动，过了一刻钟他悄无声息的回来，脸色有些沉重。

穆风然焦急的问他看没看见穆将军，楚柯摇摇头，说道：「属下将穆府找了个遍，确实没看见将军，倒是在一个房间看见了安平郡王妃。」

「什么？」穆风然皱眉问道：「小世子呢？」

「在穆夫人房里。」

殷洵四天以前去了祁川，原本应该在祁川的禁军统领刘邑却无故出现在穆府，穆府如此多的守卫父亲却不在，郡王妃和小世子也不知何时来了穆府，殷洵派人把她从陈府接出来还让楚柯带她去豫州。

可殷泓造反应该是两月之后的事情，不应该现在，难道说她的梦境出错了？

殷泓造反的梦，她反反复复做了许多次应该不会出错，她几乎能确定这就是会真实发生的。

接她离开陈府，说明陈府有危险。

太子府加重守卫，太子府也不安全

穆府！

真正危险的地方是穆府！

郡王妃和小世子都在这，若是殷泓在意，必会有所忌惮，偷偷来救人，他若来了，郡王私自离开封地是重罪，封地无主殷洵想查他的错处易如反掌。

若是他不在意，陈府夫妻爱女如命，也不会轻举妄动，殷泓去往祁川想必是父亲查出了什么。

虽不知父亲是如何确信殷泓有反心，但如果能借穆家之手铲除一个富甲之地的郡王，于太子而言利大于弊。

成了，太子平反有功，世人敬重；不成，穆将军诬陷郡王，不敬王妃，罪不及太子。

想到这穆风然手脚冰凉。

不是这样的…

殷洵不是这样的人，他说过，有他在的一天，就会有穆家的容身之所。

她要相信他。

穆风然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往坏处想，身子不受控制往后退了一步，踩到树枝发出声响。

「什么人在那？」

穆风然示意楚柯藏起来，自己慢慢走出去，那人看见她有些惊讶：「太子妃怎么在这？」

穆风然淡淡看了一眼刘邑，任由禁军在她身后找了一圈才开口：「刘大统领这是在找什么？」

「娘娘自己来的？」

「您这话就有意思了，太子让本宫询问郡王妃一些事情，难不成本宫要带着数十人大张旗鼓的来穆府？」穆风然看了看身后，黑漆漆的一片，也不知道楚柯离开了没有：「是太子的属下带本宫进来的，将本宫送到后，就回去复命了，刘大统领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娘娘恕罪，臣职责所在。」刘邑不卑不亢的抱拳，侧了身子让出路：「请。」

刘邑亲自将她送到母亲的院子后才离开，门口站着四个禁军把守。

徐氏见到穆风然时有些惊讶：「你怎么一个人来这了，现在府里不安全，快些离开。」

「母亲知道些什么，为何要瞒着我？」穆风然将门关上，带着怒气问道：「我发觉不对劲立马过来了，刚来你就要我走，我就算走了心里也不踏实。」

「你这孩子好好地怎么和娘生起气来？」徐氏拉着穆风然的手坐到椅子上：「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你爹前两天带了郡王妃和小世子，让我好生照料着，说自己有事要离京一段时间，当天下午这些禁军就都来了。」

「郡王妃呢？」

「王妃终日坐着不理人，也不怎么说话，只有带孩子去看她时才有些反应。」

穆风然看了看床上熟睡的小世子：「我去看看她。」

—

一岁的孩子已经有些重量，穆风然抱在怀里觉得有些沉。

丫鬟轻轻将房门打开又退了出去，穆风然一进门就看见坐在窗边不知在看什么的陈梓瑾。

她对陈梓瑾的印象停留在好几年前，京中贵女经常会在各家举办的宴会上相遇，两人年纪有差距，见了面也只是互相打个招呼。

穆风然只记得当时总是陈梓珩在旁边吵吵闹闹，而陈梓瑾一直微笑着安静的坐在一边，给陈梓珩倒个茶夹个菜，偶尔回应两声。

她那时有一瞬间还有点羡慕陈梓玥有个姐姐，母亲不会过于严厉，犯了错还有人给求情，有心事可以和姐姐说，姑娘家的心事总是姑娘懂得更多些。

后来听说她嫁给殷泓，穆风然还觉得殷泓是个郡王，虽说她的父亲只是个三品，但好在陈梓瑾是嫡系，也算是可以配得上的。

可她的结局却是殷泓被杀后自尽身亡。

穆风然将孩子小心翼翼的放在床上，替他盖好被子转身就看见陈梓瑾盯着自己。

穆风然拿了个凳子与她对面对坐着：「听闻在闽南时王妃喜爱喝茶，经常会与茶农一同采茶，本宫也爱喝茶，就想来请教。」

「书上说，晨起采茶晾晒，午后炒茶两次，隔夜回潮，翌日终炒，茶叶才算完成，其中工序繁杂，稍有不慎炒出的茶叶便不是上等，功亏一篑。」穆风然缓缓说着，手里也没闲着，温杯迎宾点茶一气呵成：「行至一半发现错处，若能及时止损，损失的也只是先前的那些时光，可若执迷不悟，最终也只能弃茶重来，劳心劳力，还会连累一同制茶的人，或许他们不会再有机会重来一次。」

言止，茶也冲泡好，推到陈梓瑾的面前，穆风然微微掀开杯盖，茶香四溢：「这是闽南初夏上贡的龙井，王妃请用茶。」

见她没动，穆风然自顾自的端起另一杯品尝，赞许的点点头：
「果真是上品。」

孩子的哭声同时吸引两人的注意，陈梓瑾刚想冲过去就被怀枝拦住。

穆风然悠悠起身去抱起小世子，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只哄了两声小世子便不再哭闹，陈梓瑾终于开口：「把孩子给我。」

「王妃放心，本宫会照顾好世子」穆风然笑了笑暗示道：「先前没接到指令说嫂嫂回京，一时招待不周还请见谅，穆府自是比不上郡王府，不过王妃若是需要什么就和本宫说，王妃先在这安心住下，父皇母后也许久没见过世子甚是想念。」

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穆风然便不再久留，行至门口回身说道：「本宫前几日去拜佛，得了个签却不明所以，日后若有时间还望王妃指点一二。」

夜寂静的吓人，穆风然将世子送回房后独自在后院走着。

花期已过，花园内仅剩葱绿的叶子，身后不远处跟着几个侍卫，穆风然仰头看了看被云遮住一半的月亮。

她想不明白。

父亲明明没有相信自己，为何会去调查大理寺卿，皇帝何时病重，殷洵为何会去祁川。

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同她的记忆不相符，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殷泓还会不会造反，皇帝会不会被刺杀，她以为自己会

怕，可出乎意料的，她现在竟冷静的很。

她相信殷洵，如楚柯所言，他不会让穆家涉险。

她愿意相信殷洵。

—

盛夏闷热，穆风然日日抱着小世子去和陈梓瑾聊天，每次也只去半个时辰，不会多留。

就这么过了半个月，穆风然出门前发觉门口的守卫多了几人，暗暗环顾一圈，将小世子放回房内，不动声色的前往陈梓瑾的住处。

她今日在院里看书，穆风然轻车熟路的搬了个椅子在她旁边坐着，两人都没说话，倒是陈梓瑾先开了口：「孩子呢？」

「太沉了不想抱」穆风然探着头看她手里的书，皱眉道，「这婆娘说话也忒恶毒，要是我非得上去撕烂她的嘴。」

话本上是一个恶毒婆破欺负柔弱儿媳的事，陈梓瑾合了书冷眼看着她：「你想说什么？」

「今日守卫多了些啊」穆风然看她一眼，随意翻着书页。

「我突然想起令妹及笄那天出了点小乌龙，早就对二小姐的直爽有所耳闻，但当众掌掴庶妹可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宋家二公子品行端良，是个挺好的公子…」

「你究竟想说什么？」陈梓瑾打断她，有些不耐烦：「你若想从我这套出什么消息就别白费功夫。」

「在这里这些天我本以为你可以想通，看来是我高看了你」穆风然淡淡道，眼中带着丝丝不屑，「自古起异心的人就没有过好下场，几百口人命无故受累，到现在你还觉得我是想利用你？你觉得你的消息值多少人的命？你果真觉得仅凭你入京就能转移视线？如今整个京城早已天罗地网，殷泓一旦踏入只有死路一条，我是在救你，救你们陈家几百口人命。」

「眼睁睁看着你的家人死去，你觉得你受得了吗？」穆风然直视陈梓瑾，从她眼神中看出了恐惧，「你想过后果吗？」

穆风然抽走她手中的书放在桌上：「不过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失去唯一能救你与陈家的机会。」

第九章

夜晚更加闷热，穆风然立在院中能清楚的听见不远处的厮杀声，仿佛连空气都弥漫着丝丝的血腥味。

突然眼前一花，被楚柯抱着退到屋门口，原来站着的地方插着一支羽箭。

侍卫们听见声音立即冲上前将门口围住，厮杀声越来越近，穆风然跑回屋内将母亲拉到里屋，吩咐道：「吴妈，你带着母亲先走，楚柯会保护你们」

「那你怎么办？」

知道母亲担心她，穆风然拍了拍她的手安抚道，「郡王妃和小世子都在，殷泓不敢轻举妄动，母亲放心。」

来不及说安慰的话，穆风然拧开里屋花瓶下的开关，推着三人进入密道。

等再出来时院里已经倒了许多人，厮杀却没有结束，穆风然大喊一声：「殷泓，你不想要儿子了吗？」

「停！」一个冷硬的声音喊了停，院中士兵停下动作，霎时一片寂静。

穆风然抱着小世子，将匕首举在他面前，紧紧盯着人群中间身着战袍的男子，侍卫护着她往前走，穆风然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静：「殷泓，放弃吧，你无路可退，大错未铸成之前趁早收手。」

只见对面的人像是听了什么笑话一般大笑几声：「无路可退？我从来都没有退路。」

有个人被丢了出来，穆风然定睛一看大惊失色：「念安！」

他怎么会在这？

那父亲呢？

念安跟着父亲为何会被抓？

难道父亲出事了？

「放了他，不然我杀了你儿子。」穆风然声音颤抖，拿匕首的手也有些抖。

殷泓的声音阴冷的让人害怕，好像笃定了穆风然不会刺下去：
「太子妃搞错了，本王这次来不是为了放了谁，是能杀一个就杀一个。」

「我让你放了我弟弟！」穆风然大吼一声，随即传来的是婴儿的啼哭声，丝丝血珠从他的脖子上溢出。

「默儿！」陈梓瑾突然冲出房门，被侍卫死死拉住：「穆风然你骗我！你说过不会伤害我的孩子，你言而无信！」

「杀了郡王妃！」穆风然握紧匕首，见那侍卫有些犹豫骂道，
「愣着干嘛，动手啊！」

「你敢？」殷泓抽出剑指着地上的穆念安。

穆风然冷笑，直视殷泓说道：「一命换两命，本宫不亏。」

「你找死」殷泓像是被激怒的狮子，拿剑的手捏得发白：
「将士们听令，不必顾忌，院内的人，杀无赦。」

话音刚落，穆风然的心就凉到谷底，她一直以为又陈梓瑾和小世子在，殷泓总会有些顾忌，可他竟然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

穆风然回头看了陈梓瑾一眼，她也是满脸的难以置信，她突然觉得这个画面有些熟悉，来不及多想，趁着混乱，穆风然扶起倒在地上的穆念安，看清脸时却愣了一下，眼前的人只是同念安长相相似的人。

眼前白光一闪，穆风然第一个反应是赶紧转身，将孩子护在怀里，小世子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开始哭闹起来，想象中的刺痛却没有到来，穆风然睁开眼就看见陈梓瑾握着剑，鲜血从手中流出

殷泓一惊：「梓瑾！」

「王爷收手吧，这一世受尽苦难，下辈子便会苦尽甘来，王爷若伤了太子妃，便真的回不了头了。」

陈梓瑾松了手，挡在穆风然面前恳求道：「世间本就无对错可言，走到现在已成败局。」

「梓瑾，乖，让开」殷泓拉了拉陈梓瑾，语气温柔。

「王爷，再不收手就真的回不去了」陈梓瑾扯住殷泓的袖子，带着哭腔指着穆风然：「我们还有默儿，我们回湘南，我们回去，好不好？」

「回不去了！」殷泓耐心耗尽：「从我决定进京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回不去了，湘南有什么好？王爷有什么好？这世上最好的就是皇帝，我做不成皇帝，我也要把他们杀光！梓瑾，为何连你也要劝我？」

言罢，一把推开陈梓瑾，举剑就向穆风然刺过去。

穆风然身后就是墙，她躲不过去，许是被逼到绝路心里已然没了害怕，她就这么看着殷泓的剑刺向自己，又眼睁睁看见陈梓瑾被推到自己面前，中了那一剑。

鲜血瞬间流出，是妖冶的红。

天色微亮，露出鱼肚白。

穆风然看着一身玄袍走向她的殷洵，突然感觉这一夜真的太过漫长，漫长到她都不敢确定自己能否看见第二天的阳光。

陈梓瑾倒在她的脚下，楚柯的剑指着殷泓的脖子。

一夜的厮杀，尘埃落定。

许多年后，穆风然忘了很多事，但仍然记得这一夜。

殷洵踏碎晨光而来，身上泛着朝霞的光晕，将她拥入怀中，问她可安好。

她能听出他的关切，能听见风声，能听见小世子沙哑的哭泣，能闻到血腥味。

她能感受到自己的身子在发抖，她很冷。

可夏日炎炎，本不该冷。

—

一夜之间，太子下令封锁京城，大街上十步一个士兵。

没给百姓们反应的时间，皇帝仪仗就进了宫。

无人敢问发生了什么事。

若不是士兵们态度和善，百姓几乎不敢出门走路。

殷洵整日沉着脸，下人们更是唯唯诺诺，干活也一点声音不出，生怕殃及到自己。

穆风然百无聊赖的躺在贵妃椅上看着书，暖阳斜斜照在自己身上，倒是有几分困意，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秋意渐浓，美人在卧。

殷洵进来便看见这样一副情景，想起方才明月来说太子妃在书房等他，心中的郁闷消散了大半。

「殿下，是否要将太子妃叫醒？」一旁侍奉的下人恭敬的问道

「让她睡会。」殷洵摆摆手让其退下

本是穆风然在等他，现在倒成了他等着她。

殷洵摆了纸笔，等着穆风然睡醒。

等到一幅画都作完，她却没有任何睡醒的意思

「到底是有多困？」殷洵放下笔，蹲在穆风然身前，无奈的笑道，突然玩心大起，拿了笔在她脸上画了几道小猫胡子。

穆风然皱眉动了动，他立刻收手，观察了一会又继续画了几笔，满意的欣赏自己的画作。

殷洵返回桌前继续作画，小猫在纸上踩了两个黑爪印，被殷洵推到一边，报复似的又把印章推到地上。

在被赶走之前自己跳了下去在抽屉前磨爪子，殷洵弯腰捡起印章，顺手摸了摸它的脑袋。

穆风然总爱在书房作画，殷洵打开抽屉想看看她都画了些什么，这一看却变了脸色。

昭帝崩，安平郡王造反，殷洵登基，大晋乱两年，火烧长秋宫。

娟秀的小楷写着所有事情的时间，与上一世分毫不差。

是她…

她回来了…

殷洵看了看睡的正香的穆风然，面容恬静。

不会的…

他对他的恨意如此之大，如果是她，他定会察觉。

想来还有些可笑。

他那么清楚上一世的穆风然对他的恨意。

他竟是靠这个，确认眼前的人不是她。

殷洵不敢再想，他不知道如果她真的回来了，他该如何面对。

将纸折好放回原处，关上抽屉，离开书房。

—

等到屋内掌灯，穆风然才迷迷糊糊的坐起来，感觉身上有什么东西滑落，还未看清就被捡了起来。

「娘娘终于醒了，已经酉时，晚上又要睡不着了。」明月将毯子叠好，在一旁唠叨着。

「怎么不叫醒我？」穆风然讶了一瞬

「是殿下不让我们打扰娘娘的。」

明月为穆风然整理了一下衣裙，担忧的说道：「娘娘近日总是嗜睡，饭也吃的少，看着都瘦了一圈，可要找个太医来看看？」

「春困秋乏，没什么大碍，我又不是瓷做的」穆风然看了看周围不见殷洵的身影，「殿下呢？」

「殿下下午待了一会便走了，留了话说不用等他吃饭。」

穆风然点头：「把饭菜撤了吧。」

「夜色正好，娘娘要不要院子里头坐坐？」

片刻就有丫鬟摆好点心茶水，明月拿了披风为穆风然披上。

「大家怎么都怪怪的？」穆风然疑惑地看了看身边伺候的丫鬟。

她总觉得大家在憋着笑。

「娘娘看错了吧」明月忍着笑岔开话题道：「娘娘是否要弹奏？」

穆风然依然觉得奇怪，左看看右看看也没发现哪里不对劲。

怀枝拿了个铜镜放在穆风然面前无奈笑道：「好哇，你们仗着太子妃脾气好就这样欺负呢？」

铜镜里的人脸上被画成花猫，穆风然连忙捂住脸笑骂：「大胆，这是谁画的？！」

「奴婢们可不敢」明月打了水将手帕沾湿一点一点为她擦掉脸上的墨汁：「是太子看您睡着了画的，这么久不回来，怕是不敢见您呢。」

穆风然咽不下这口气，愣是等到后半夜殷洵都没回来，还是没撑住睡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时殷洵正躺在自己身边睡着，穆风然小心翼翼的下床，赤着脚拿来毛笔，刚准备在他脸上画乌龟就对上殷洵的眼睛，吓得她尖叫一声，手中的笔掉在床上染黑了好大一片。

穆风然捡起笔快速的在他脸上画了一道，画完又有些心虚道，「不许动怒，这是还你的。」

殷洵看了她一会，把她扯到怀里拿胳膊圈住，哑着声音：「睚眦必报。」

穆风然靠着 he 玩着他的衣带：「殿下听起来很累。」

「这几日确有些累。」殷洵闭上眼轻轻叹了口气。

「我昨日做了个梦，梦里你离开了，我想挽留，但说不出话。」

「我为何会离开？」穆风然问。

「是我做错了事」殷洵摸了摸穆风然的脑袋，「阿然，别离开我…」

他的声音落寞，还带着乞求，穆风然听的心疼，学着他的动作摸了摸他的脑袋。

「殿下，那是个梦」她安慰道。

殷洵嗯了一声，过了许久又说：「阿然，我是真心喜欢你。」

「阿然，别离开我…」

穆风然心软的一塌糊涂，在他怀里蹭了蹭。

「两年前去求过佛祖。」

「求了什么？」

「求佛祖让我嫁给你，求了好多次，佛祖答应了。」

穆风然望着他的眼睛亮亮的，在他嘴角轻轻啄了一口：「我与殿下行过大典，入了皇家玉碟，自是会一直陪着殿下生同衾，死同穴。」

第十章

安平郡王一事被皇帝压了下来，朝中大部分官员都不知晓，陈煜告病在家，陈府大门紧闭，内部已被禁军团团围住。

殷洵随穆风然一同来到穆府给徐氏过生辰，念安见到殷洵硬是要拉着他比武，没两下就被殷洵打趴在地。

「我能和父亲过三招却进不了姐夫的身，姐夫难道比父亲还要厉害？」念安一个鲤鱼打挺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问道。

「将军的武艺我可比不过，那都是战场厮杀的硬招」殷洵把长枪扔给他，在他接住时又往回一拽，穆念安突然受力被拽的向前倒去：「岳父大人出手是杀招，怕伤着你故而会收了力，我没上过战场又没放水，你自然打不过我。」

「念安！」穆风然惊呼一声，徐氏倒是气定神闲的拍了拍她的手。

只见殷洵伸手扶住穆念安，叹了口气，似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模样：「还差得远。」

说完就离开，大步走到穆风然面前，弯下腰看她。

穆风然也看着他，皱眉：「殿下做什么？」

「给我擦汗」

穆风然：「.」

拿出手帕敷衍的擦了擦他额头上根本不存在的汗，擦完就听殷洵笑咪咪的说：「有劳夫人了。」

.....

穆风然懒得理他，不知道今天又犯的什么病。

念安因为被打一顿饭吃的闷闷不乐，穆风然想安慰他却被殷洵悄悄拦住，大家有说有笑都没管他。

殷洵夹了块鱼肉放在穆风然碗中：「前些天皇贵妃给了我些瑶芳，想必岳母会喜欢。」

「无事献殷勤」穆风然觑他一眼，又把碗里的鱼肉夹走嫌弃的扔到他碗里。

「然儿」徐氏看她一眼，穆风然瘪瘪嘴又瞪了一眼殷洵。

殷洵吃下那块鱼肉慢悠悠道：「挑食。」

穆远鹏对殷洵很是满意，也时常在徐氏面前夸他是一个翩翩公子，虽是皇家贵胄却没一丝自傲之气，温文尔雅又饱读诗书胸怀大志。

吃完饭后殷洵单独把穆念安叫了出去，两人不知说了什么，穆念安蹦蹦跳跳的回来，丝毫没有方才吃饭的气馁。

穆风然陪着母亲说了些体己话，快到傍晚时才离开。

「你同念安说了什么？」

「答应送他一匹马。」

穆风然笑了笑，低眉故作道谢：「殿下破费了。」

马车坐了很久也没到太子府，穆风然掀开车帘，已经到了城门口，转头问殷洵：「我们这是去哪？」

「整日在京城待着闷得慌，出宫转转。」

「快日落了，要不明日再去？」穆风然问。

殷洵看了看外面：「太阳还没下山。」

马车行得很快却不颠簸，出城后没过一会就到了。

殷洵扶着穆风然下车，一阵凉风吹过，穆风然轻吸一口气，殷洵拿出披风给她穿上：「就知道你会冷。」

「殿下知道的可真多。」

穆风然最近总爱他拌嘴，看他一脸无奈地让着自己的样子，穆风然真的喜欢极了。

周围是一片空旷的草地，能听见蝉鸣。

两人牵着马并肩走着，穆风然觉得现在的环境很适合接吻，正在考虑怎么去做时，殷洵突然说道：「教你骑马？」

穆风然愣了一下，殷洵翻身上马向她伸出手：「将军府走出来的姑娘怎么能连马都不会骑。」

「母亲说，女子要端庄贤淑，不许父亲教我骑射」穆风然拉住他的手，下一刻就被一股力量拽上马背。

殷洵环着她的腰，让她牵好绳子顺势握住她的手：「别怕，轻动缰绳。」

「我没怕…」穆风然小声反驳。

她真的没怕，这是她第一次坐在马背上，却觉得异常的熟悉。

她贴着殷洵，扭头说道：「殿下，我们快一点吧。」

「坐稳了」殷洵轻笑一声，替穆风然系紧松开的披风带子：

「驾。」

随着天边最后一点余霞消失，夜幕降临，穆风然闭着眼感受风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

她突然觉得很自由，像是被束缚的鸟儿第一次重回天空的那种自由。

她想到了很多事情，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像时间卷轴一样在她脑海里一幕幕的放映，可都是转瞬即逝，她没记得住。

她有种强烈的感觉，这些东西很重要，但却不知为何心生抗拒的不想记起。

她像是在抵抗这些记忆，她惧怕，又不肯想起来。

马渐渐慢了下来，穆风然睁开眼就看见楚柯站在一边。

殷洵下马，手中依然握着缰绳，楚柯面色凝重的说了什么，穆风然突然有些心慌。

—

殷洵将穆风然送回太子府后火速进宫，一路上没同她说什么，穆风然猜测多半是宫里出了什么事。

一直等到半夜，等来了宫里的大太监。

黄总管的到来印证了穆风然的想法。

若不是天大的事，怎么会让皇帝的贴身太监亲自来，黄总管刚想行礼就被穆风然制止住。

「太子妃娘娘，陛下驾崩了。」

黄总管声音颤抖着几乎说不出话来：「太子请您进宫陪陪皇后娘娘。」

穆风然赶到大正宫的时候，宫里静悄悄的，她看见殷洵一身素服跪在龙床边，听见响声，转头温柔的说了句：「你来了」

眼眶有些发红，明显是哭过了。

穆风然都快认不出龙床上的皇帝，面色苍白，眼眶深深凹进去，真的是一个饱经病痛折磨的病人模样。

「父皇…」穆风然轻轻唤了一声，无人应答。

她是在五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皇帝，祖父生前当过半年的帝师，六十大寿时皇帝亲临，母亲带着她拜见皇帝。

她歪歪扭扭的行礼，用稚嫩的声音说了和其他人一样的敬语，却忍不住好奇偷看，一抬头就对上皇帝含笑的眼睛。

彼时她也不怕，竟也对着皇帝笑了，他将她抱过去，坐在他的腿上，大笑说：「若朕有个女儿，也当如此可爱。」

她还伸手摸了摸皇帝的胡须，咯咯笑着。

她成婚第二日进宫叩拜帝后，皇后告诫她要尽到太子妃的职责，守礼度，说了一大通的礼仪宫规。

一番训诫。

末了，皇帝温和的笑着：「朕也是看着悦冷长大，心里早已当做女儿，若是太子待你不好，尽管和父皇说，父皇定不饶他。」

那时的神采飞扬与现在床上躺着的，饱经风霜的老者截然不同。

穆风然无法将两人联想在一起。

门外百官渐渐聚齐，跪拜在大殿门口，丧钟一下一下敲着，敲得穆风然头疼，她强忍着痛意跟着殷洵走到门口时皇后的凤驾才姗姗来迟。

皇后大概是已经洗漱休息，又急忙赶过来，只穿了一身素衣，并未簪过发髻，一反常态的，殷洵竟把皇后拦住，穆风然诧异的看向殷洵，只听他声音沙哑：「母后恕罪，父皇驾崩之前让儿臣转达给你一句话，他说约定好了的，生而合，死而不见。」

穆风然看见皇后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就没有了，好似是支撑不住往后退了一步，被静薇姑姑扶住：「让我进去。」

见殷洵不动，皇后厉声说到：「让本宫进去！」

殷洵垂眸，依然不动分毫：「母后恕罪。」

两人僵持不下，皇后向屋内看了许久，蓦然笑出了声：「他不见我，他当真是守约。」

皇后踉踉跄跄的离开，穆风然赶紧跟上扶住她，身后响起黄总管尖锐而又沙哑的声音：「皇帝，驾崩了。」

随之而起的，是众人的哭泣声。

—

国丧办了一个月。

十一月，殷洵登基

原本因着皇帝驾崩，登基大典不宜太过盛大，但太后下懿旨，登基大典照往常规模进行。

穆风然早早的起床梳洗，看着自己身上的皇后朝服，觉得头上琳琅的饰品压的头疼欲裂。

她几乎不能忍受地蹲在地上，一幕幕曾经的事情如画卷一般在她脑海里展开，它们争先恐后的挤进她的脑子里，好像生怕她漏掉哪一件。

她将发冠摘下扔到地上也没能减轻丝毫头疼。

明月赶紧上前扶住她想要叫太医被穆风然拦住。

「皇帝登基大典怎可叫太医？」穆风然厉声喝道。

明月楞了一下觉得今日的小姐同往常不同，但也没敢说什么，只好扶着她在椅子上坐会。

过了许久才觉得头疼好了些，穆风然看着镜子里面色苍白的自己，吩咐道：「补点胭脂。」

这么一闹耽误了些时辰，众臣心中疑惑又不敢出声议论。

殷洵立在台阶上，衣袖下的手握成拳，手心出了曾薄汗。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一日的天气很好，穆风然在百官的注视下一步一步的走向大殿门口的殷洵。

身上繁琐的华服压的她不得不挺直腰板。

这白玉的台阶，她每走一步心就往下沉一点。

殷泓造反，殷洵登基。

皇帝被杀，皇后被掳。

天子一怒，流血千里。

她跪在大正宫门外，自请前往西北运粮，请求殷洵收回凤印。

殷洵说，阿然，后宫无主如同朝堂无君，他等她回来。

她回来了，得到的却是父亲以谋反罪赐死，念安当街诛杀。

她哀求过，她反驳过，辩解过，可无人在意。

穆风然一步一步走着，看着上方渐渐清晰的殷洵，心中的恨意越来越大。

她想起来了，全都想起来了。

那些哪是什么预知梦，那是血淋淋的事实啊，那是她一日一月硬生生挺过来的每一年。

那是她上一世，完完全全经历过的事情啊！

穆风然恨得手指发抖，她想摔了这凤冠，她想在文武百官面前痛斥殷洵的罪过，她想拿匕首狠狠扎进殷洵的身体里，她想质问殷洵为何！

为何要如此待她？

可她什么都做不了。

她只能一步一步，走到殷洵身边，坐到他旁边的凤位上。

这一日的阳光好的出奇，上一世也是同一天，殷洵登基。

这一世的北凉南国没有打过来，可殷泓还是反了。

先帝不曾被刺杀，却还是在同一天驾崩。

兜兜转转，这些事都还会发生。

那是不是意味着，建安三年的十二月七日，她依然会死。

踏上最后一层台阶，穆风然垂眸避开殷泓的视线与他并肩而立。

眼前是百官朝拜，耳边是礼官敬词。

穆风然沉默的看着，听着，突然有些难过。

她又走上这条路了，深宫之中，勾心斗角，她又要再经历一次。

第十一章

—

登基大典结束后连着好几天殷洵都在处理朝堂上的事。

穆风然第二天一早去长乐宫看望太后，静薇姑姑说太后还没醒，让她午后再来，穆风然在门口行了个礼便离开。

长秋宫静静悄悄，宫人有条不紊的打扫着，穆风然屏退下人独自躺在床上，她需要时间好好消化这些事。

上一世不曾听闻先帝病重，殷洵又为何会派人带她离京，难道还能他也重生了？

穆风然摇了摇头，这不可能。

这么想着穆风然就不知不觉睡了过去，怀枝进屋看了一眼又轻手轻脚的出去，算着时间打算过几个时辰再去把她叫起来。

大概是因为一下子做了长秋宫的大宫女，怀枝和明月行事更加沉稳。

虽然不必整理太多，只需要把屋内和库房里的东西清点一下，四周收拾干净就可，还有一些太后原来的东西，清点出来还要

送去长乐宫归还太后，但还是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

正午刚过，怀枝便去将穆风然叫醒，让她起来吃点东西，后宫之事穆风然现在处理起来得心应手。

依着礼数，太子娶妻该有一个侧妃和三个良娣做媵妾，上一世殷洵只有三个良娣，没有侧妃，后来又多了个陈梓瑜…

穆风然微微眯了眼放下筷子，怀枝叫人撤下饭菜说道：「娘娘吃得很少。」

「想到了些脏东西，吃不下」穆风然淡淡道。

怀枝看了她一眼，没有做声。

现在后宫只有她一人，殷洵不知为何这一世没有纳妾，这反倒成了麻烦。

她不想独自面对殷洵。

午后长乐宫来了人请穆风然过去，穆风然到时屋内还有万太妃和皇太妃。

穆风然进去时三人正在说笑，见她来了，万太妃宠溺地拉着她坐下，照样没让她行礼。

皇太妃的儿子殷澈上一世也帮了殷洵很大的忙，尘埃落定后被封为南安王，整个富饶的闽南赐予他做封地。

「茹娅可还记得岁阳九年你给晚儿的香里下毒一事？那一次哀家可是真的生了气，差点都要不顾先帝的面子将你贬为庶人了。」

万太妃原名万晚儿，茹娅是皇贵太妃的闺名。

穆风然在一旁听的心惊不已，太后没让走却也不敢先说告退。

「那还不是因为姐姐您当时昏了头，宫中怕您怕得要死，才能叫她得了这个机会不是？」万太妃毫不在意的说到，三人又笑作一团。

一个下午，穆风然都在听三个人说着曾经经历的腥风血雨勾心斗角，语气轻松的好似真的只是在唠家常，偶尔还拉上穆风然为她们仨评评理。

穆风然听的如坐针毡。

初冬天黑的早，屋里早早掌了灯，万太妃看了看四周笑道：

「瞧瞧我们三个，说着话就忘了时间，皇帝刚登基前朝后宫要做的事多了去，咱们还把皇后扣在这一下午听我们说这些腌臢事。」

皇太妃闻言起了身：「乐颐也该下学堂，我先回去看看，这孩子闹得紧一时不注意就能翻了天。」

见两人要走，穆风然也起身告退，太后笑着点头：「万太妃对宫中之事十分熟悉，皇后以后有什么不懂得，大可以去请教请教。」

穆风然心中疑惑，不自觉看向太后，见其温和的笑着好像真的只是随便嘱咐了一句，便也点头应是。

走到门口时，万太妃突然停下，转身对静薇姑姑说：「瞧我这记性，姐姐答应给我的那蚕丝的金边团扇还忘了拿，明日我再来讨吧。」

穆风然刚想派怀枝回去取，皇贵太妃抢先一步说：「天都黑了，快些回去吧」

说完，就拉着万太妃上了步辇，穆风然俯身行礼。

「皇后小丫头，夜里天寒，早些回吧。」

穆风然还未起身就听见万太妃掀开步辇的帘子对她说道，皇贵太妃也在一旁附和。

穆风然笑着摆摆手，目送她们离开。

—

穆风然乘着步辇回宫，不一会便到了长秋宫，走到院中就看见殷洵身边的小黄门，心里一沉，脚下似有千斤重迈不开腿。

「娘娘您可是回来了，陛下在屋里已经等了许久。」

明月看见穆风然立马跑了过来，脸上是止不住的欣喜。

踏入屋内，就看见殷洵面色不好的坐在椅子上，穆风然停在门口，缓声说道：「臣妾参见陛下。」

「朕等了你两个时辰。」

穆风然看着地面，不慌不忙的回答：「请陛下责罚。」

殷洵走到门口看着跪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穆风然有点无奈：「你怎么突然怕我？」

「陛下皇威…」

「你先抬头」

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穆风然抬起头就看见殷洵放在自己面前的手，一时不知做什么反应。

「陛下！」还没反应过来，突然被抱了起来，穆风然惊呼一声不可思议地看着一脸笑意的殷洵。

「你今天怎么了？」殷洵将穆风然轻轻放下，勾勾她的鼻子无奈的叹气道：「是我不好，这几日朝堂事太多冷落了你了。」

殷洵把她放在椅子上，桌上早就摆好了饭菜。

午饭吃得少，在太后寝宫又不敢放肆，生生饿了一下午，穆风然看见桌上精致的菜品感觉自己眼睛都放光了。

但殷洵还在这，又不能好好吃一顿饭，正思量着找个时间偷偷和怀枝说备点小点心悄悄给她吃，碗中放了块鱼肉，穆风然转头看殷洵，后者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是吃着自己的饭，穆风然只好将鱼肉悄悄扒拉到碗边，没有做声。

也没注意到殷洵看着她的动作后眸色沉了沉。

刚吃完，又被放了一个青菜。

就这样，穆风然吃完一块，殷洵就放一块，不知不觉，桌上的菜竟少了一小半。

怀枝和明月在一旁干着急，晚上吃得多容易积食，娘娘怎么不自己喊停，又不敢说什么。

穆风然的心思根本没放在吃饭上，照殷洵这个样子真不像上一世的他，或许他只是碰巧有所发现，又或者他同自己一样会做上一世的梦？

想的差不多，穆风然也渐渐回过神，发现四周安静的异常，立马放下手中空空的碗，再看了看桌上的菜…她吃了这么多？

「怎么今天心不在焉的？」

穆风然看了一眼殷洵，垂眸道：「陛下初登基事情繁多，后宫之事由臣妾管理，不想给陛下添麻烦，故而思虑众多，陛下恕罪。」

「替朕分忧？」

「是。」

穆风然话音刚落，就看见殷洵拂袖离开，这是生气了。

等了一会起身让明月将饭菜撤下去。

刚走到内卧就看见殷洵脱掉外衣斜斜靠在床上看书，看见她来没好气地说：「你晚上吃得多，去旁边站会消食。」

她这是被罚站了？

穆风然挑眉，乖乖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

两人又沉默许久，穆风然试探的问道：「陛下打算如何处置安平郡王和陈家？」

「皇后认为，我该如何？」

殷洵放下书，看着穆风然，似是的确实想知道她的想法。

「此等大事由陛下定夺，臣妾岂敢置喙。」

「方才还说替我分忧。」

莫名其妙被呛了一句，穆风然滞了一滞只好说道：「自古，谋逆策反勾结外国是重罪，按律法，所有参与者，当株连九族。」

穆风然停了停，见殷洵没有什么反应，继续说道：「但先帝驾崩，新年将至，无论哪一样，都不宜再开杀戒。」

「殷泓的九族包括你我」殷洵提醒道。

穆风然：「……」

「殷泓比朕年长七岁，一直是朕敬重的兄长，自小文韬武略，朕样样不如他」殷洵放下书，坐起身，声音有些低沉：「我曾想过，若父皇将皇位传给他，我也不会会有怨言。」

穆风然没说话，且不说大晋向来看中嫡庶，无论安平郡王如何才华出众，到底是庶出，只要皇后和太子还在，皇位就永远轮不到他。

况且殷洵这样的人又怎么会甘心把皇位拱手让人，穆风然勾了勾嘴角垂下的眸子里全是讽刺。

若是殷泓不觊觎皇位，肯甘心做安平郡王，守大晋一方安宁，与王妃琴瑟和鸣，将来子孙绕膝，也不失为一桩美谈。

「陈梓瑾说想见你。」

穆风然没看殷洵，眼中闪过一丝警惕，斟酌道：「臣妾与郡王妃以前便相识，在穆府的那几天有过交谈。」

殷洵笑了笑，望着穆风然：「去看看吧。」

第十二章

穆风然带着明月来到大理寺，行至一半侧头问旁边的狱卒：

「陈梓瑜在哪？」

「回娘娘，在旁边的小牢房。」

穆风然顺着那人所指，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陈梓瑜蜷缩在角落，面色苍白：「她这是怎么了？」

「看样子是得了病，但…她毕竟是罪臣之女，还未找人医治」
狱卒毕恭毕敬道。

穆风然摸了摸手指上的护甲：「陛下还未定下罪名，你又为何说他是罪臣之女？」

狱卒惶恐刚想道歉，穆风然继续道：「带回宫里。」

「娘娘…」明月刚想说话，被穆风然一个眼神止住。

—

陈梓瑾的牢房干净整洁，穆风然拿了个毯子席地而坐。

关押他们一行人的牢房是单人单间，明月在一旁泡好茶便退了出去，陈梓瑾说的第一句话就在问小世子可好。

她的刀伤没好，脸色苍白，半靠在床边仿佛下一刻就会咽气。

「虽不及先前锦衣玉食，但也比在牢里好。」

穆风然淡淡看她一眼，用手支着头把玩着手中的茶杯：「你找我什么事？」

「默儿无辜受父母所累，我想请你将他送走，送到普通人家，莫要让他知晓自己的身世。」陈梓瑾没报多大希望，却依然愿意试一试。

「我为何要帮你？」穆风然低眸笑了声嘲讽道：「你若真心为小世子想过，当初在穆府我给了你那么长的时间你又为何只字

不提？事到如今想起求我又有何用？不出意外，安平郡王会被削爵赐死，陈家夷三族，落得这幅田地，王妃觉得值吗？」

「值与不值向来不能评判。」

陈梓瑾早已料到这个结果，她观察着穆风然，她现在的模样与在将军府时完全不同，那时的她温和，说话都带着三分劝诫，而如今不说话时眼尾向下，眼睛里满是冷意。

仿佛变了一个人。

「当初我不说是因为我了解王爷，了解他的执念有多深，我知道若是因为我的出卖让他走不到最后一步，他会恨我。而如今，作为一个母亲，我希望默儿平安快乐的长大。」

「你可知道因为你所谓的爱，连累的是陈家上百口人命。」穆风然觉得可笑，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你这不是爱，你是自私，他们凭什么要为你的爱去葬送生命？一句怕他恨你，所以你能让你的父母帮你做这大逆不道的事，你能断送你妹妹的大好青春，你问过他们吗？他们可愿意为你口中的爱付出这样的代价？」

门外的宫人目不斜视丝毫未动。

陈梓瑾看着穆风然，不解她为何如此激动：「娘娘心中有怨恨。」

一句话让穆风然冷静下来，如一盆冷水浇下，是她冲动了。

穆风然静了一会，两人都沉默不语。

她喝下桌上的茶，起身离开：「你的请求我会告知陛下。」

陈梓瑾看着她，艰难地起身行了个稽首大礼：「谢皇后娘娘。」

—

回宫路上马车突然停住，马夫说今天是民间纳福，百姓堵了路，这就派人去让他们避开。

穆风然掀开车帘看了看，制止马夫：「无妨，让他们先走。」

马夫道：「娘娘这样不好，哪有皇后给百姓让路的道理。」

「自古没有就不能做吗？」穆风然反问。

「娘娘，要不我们掉个头回趟将军府看看老爷和夫人吧，夫人定是十分想念娘娘」明月说道。

「不去了，回宫。」

穆风然摇摇头，陈梓瑾想要见她殷洵恐怕已经起疑，她今日出宫身边必有人监视，若此时贸然回府，只会白给殷洵寻着错处发落。

她不希望穆家再重蹈上一世的覆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父亲解甲归田，离京养老，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只要父亲不在朝为官，殷洵就不用害怕穆家功高盖主。

只是穆风然想不通，父亲为何会调查陈府，殷洵又是如何知晓殷泓有造反之意。

入宫后要换乘步辇，穆风然同明月说想自己走走。

天上飘着零零星星的雪花，落在地上瞬间不见踪影。

等穆风然回到长秋宫时手脚已经冻得麻木。

明月早早地让宫女赶回去通知其他人准备热水，屋内也升起地炉。

「这么冷的天娘娘偏是要走回来，一点也不爱惜身子，若是在从前被夫人知道又该骂您一顿，您现在是皇后，若是有什么好歹，可让我们怎么办呢？」怀枝将穆风然身上已经凉透了的衣服脱下，推着她进了浴桶：「明月这丫头也任由您胡闹，待会我可要好好教训她。」

「别骂她，与她无关，是我自己要走回来」穆风然看着水上的雾气，声音闷闷的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我只是有些事觉得走一走才能想明白。」

「娘娘，奴婢没有责怪您」怀枝蹲下身拉起穆风然的手柔声道：「您身子不好，总是头疼晕倒，更应该注意着点，若是生了病难受的不还是娘娘自己？」

穆风然没做声，怀枝看出她有心事宽慰道：「娘娘自小就是个喜欢把事闷在心里的人，从前您怕夫人担心不肯说，可如今您

有陛下，娘娘与陛下是结发的夫妻，娘娘的烦心事也可同陛下商讨一二。」

「别说了」穆风然冷了脸。

「娘娘…」怀枝刚想说话门外有宫女来说陛下叫穆风然过去

—

穆风然乘着步辇前往乾明宫，殷洵看见穆风然时皱了眉，有些不悦道：「头发怎么还是湿的？」

穆风然福了福身：「来不及擦。」

随后问道：「陛下找臣妾何事？」

太监拿着一卷奏折过来，展开放在穆风然面前，上面赫然印着一排猫爪。

殷洵拿着沐巾给穆风然擦头发，在旁边不嫌事大的说道：「这是户部尚书请求拨粮的折子，依皇后所见如何是好呢？」

「喏，还有这」殷洵指了指自己，胸前的龙纹上印着一团黑色。

「猫呢？」穆风然问。

「回娘娘，跑了。」安德全回道。

「请陛下恕罪，臣妾回去会严加管教，至于这份奏折…」

「冠冕堂皇」殷洵懒得再听，拿笔在奏折上写了几笔就让太监放回去。

「说说吧，陈梓瑾和你说了什么？」殷洵从盒子中取出一个簪子在穆风然头上比量了一下，摇摇头又换了一个。

「她求臣妾救救世子」穆风然实话实说道。

「你怎么想？」

「陛下初登基，不宜大开杀戒，但郡王造反是重罪，臣妾认为可以留下世子，以昭陛下仁德之心。」

「皇后可知道斩草要除根」殷洵将盒子放回桌上：「世子不杀，恐留下祸患。」

「是」穆风然不再反驳。

她了解殷洵，陈梓瑾提这个要求时她便知道殷洵不会同意。

此次出宫她们的对话恐怕早已被人告诉殷洵，如今来问她不过是在试探。

「我听怀枝说你总头疼，找太医看过了吗？」

穆风然看了看怀枝，淡道：「不碍事的。」

穆风然看殷洵脸色有些不对才发觉自己方才回的太过生硬，立马补救道：「臣…我有点怕。」

穆风然声音软了下来：「陛下，我只做了几个月的太子妃，就成了皇后，要母仪天下，宫里的事我要管，几千双眼睛盯着我，我不敢出错。」

殷洵将她拉进怀里轻轻拍着，语气温柔：「有我呢，不懂的去问问母后，做错了也没关系，我没说错，你就没有错，阿然，别怕。」

他的怀抱很温暖，让穆风然想起殷泓要杀她的那个晚上。

泛着寒光的剑朝她捅来，她看见殷洵冲过来，毫不犹豫地把陈梓瑾推到自己面前，让她替自己受了那一剑。

眼中的冰冷不亚于上一世对她。

明明是夏日，她却在发抖。

那是她第一次直面血腥，她怕得发抖。

第十三章

—

穆风然带着整理的世家女子的画像来到长乐宫，又派人去请了皇太妃与万太妃，打算组织一次选秀。

殷洵做太子时没有侧妃与良娣，如今宫里只有皇后一人，百官自会以此上朝，与其等他们弹劾倒不如她现在自己主动提出。

「乐颐参见嫂嫂。」乐颐行完礼就蹦蹦跳跳的扑向穆风然，坐在她身边看画像。

「乐颐喜欢哪个？」穆风然笑着问。

乐颐撅撅嘴摇头：「都没有嫂嫂好看。」

「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和你母妃一个德行」太后笑了笑。

「澈儿也快回来了」皇太妃说道：「他也老大不小了，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

穆风然回忆了一下，没印象殷澈上一世娶了哪家的姑娘，或许是在她离世之后才娶得妻。

太后翻了翻画像，问道：「选妃一事同皇帝说过吗？」

「还未呢，想着先拿来给母后过目。」

太后点点头：「拿去给皇帝看看吧，择良日选秀。」

说曹操曹操到，太监通报皇上驾到。

乐颐第一个起身藏在门口，在殷洵踏入房门的那一刻突然冒出来吓他，殷洵看了她一眼在她额头点了点：「顽皮。」

「母后」殷洵行了礼，视线落在桌上的画像似乎明白了什么。

「方才说到选秀一事，皇帝意下如何？」太后问道。

殷洵看了一眼穆风然：「儿臣初登基，现在在准备科举一事，选秀还不急。」

「儿臣还有事，先带皇后离开。」殷洵说完不等穆风然行礼就拉着她离开。

两人走后，乐颐看看母亲又看看太后，小声问道：「皇兄好像生气了。」

不是好像，是真的生气。

殷洵拉着穆风然走出长乐宫，一路上一言不发，穆风然挣脱好多次未果，回到长秋宫后终于开口说道：「陛下，你放开臣妾。」

殷洵停住脚步，让跟着的宫人都下去。

转身直视穆风然，脸上没有笑意：「为何给我选妃？」

穆风然被问得一头雾水，什么时候皇帝选妃还需要理由了？

「陛下是皇帝，后宫怎可只有臣妾一人？」

「怎么不行？」殷洵反问：「我说过我只会娶你，你忘了吗？」

穆风然愣了一下，想起那日殷洵看着她对她承诺，他说的斩钉截铁，可她那时并未想起所有的事感动得一塌糊涂。

可那只不过是一句戏言，又怎可当真？

「陛下，您是皇帝，您应该为大晋开枝散叶，您应该迎娶大臣之女去平衡朝堂，您应该多一些皇子公主以安民心，难道这些您都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殷洵没好气的回答：「我只知道我承诺过你不再娶别人，那我就应该只守着你一个人。」

「自古就没有后宫只有皇后一人的皇帝…」穆风然有些气急。

「怎么没有？孝德皇帝就只有淑敏皇后一人，我为何不可？」殷洵的声音带着怒气：「阿然，你为何要给我选妃？你告诉我，为什么？」

「那陛下为何不选妃？」穆风然问。

「因为我喜欢你，我发过誓会娶你一个人」殷洵抬高声音，见她没说话，又软了下来：「阿然，我不想娶别人，我只喜欢你。」

「陛下认为您的喜欢能维持多久呢？一年？两年？还是十年八年？总会有腻的时候。」穆风然觉得可笑，与他争论起来：

「您不纳妃，文武百官骂的人只会是我，淑敏皇后确实受皇帝独宠，可她二十有五就死了。陛下觉得臣妾会什么时候死？二十？还是连二十都不到？」

「你怎么会活不过二十…」

「可我就是没有！」

话音刚落，两人俱静。

「阿然…」殷洵张了张嘴，却不知该说什么。

她真的回来了。

他无法继续骗自己。

穆风然看着殷洵，想要证明心中的猜想：「陛下，我做过个梦，梦见我死在四年后冬天，那天很冷还有点飘雪，我坐在长秋宫看着外面星星点点的雪花，身边空无一人，觉得寂寞极了。」

「我把整个长秋宫都烧了，我坐在那，拿着陛下给我的匕首，扎进了心口，那是我双十生辰的前一个月。」

「那只是个梦。」殷洵重复道：「阿然，那只是个梦。」

「那陛下为何会知道殷泓造反？我将陈梓瑜带回宫里，陛下为何问也不问？陛下是在等着我做什么？还是说陛下知道我要做什么。」

殷洵没有说话，慢慢红了眼眶，看着她的眼睛里满是悲伤。

看着殷洵这个反应，她终于能确定自己心中的猜想。

穆风然望着殷洵，眼泪一滴一滴落下。

「你我都知道，那不是梦。」

她原本一直想不明白为何这一世的事情与上一世大不相同，她后来想通了，若是殷洵也重生，一切就都合理了。

父亲会调查大理寺卿，殷泓还未造反就被抓，陈梓瑜被救下后没有成为良娣。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殷洵也重生了，他也有上一世的记忆，他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原以为是上天给她的一次机会，让她改变穆家的命运。

到头来不过是上天捉弄人的把戏罢了。

「看我像一个跳梁小丑在你面前演戏，是不是比皮影戏还有趣？看我这一个多月，在你面前装作温良淑德的模样，陛下觉得好玩极了吧？」穆风然越说越激动，嘲讽地笑出了声：「我就像一个笑话，一个彻彻底底的笑话！陛下啊，我认输，比起伪装，比起心机，穆风然技不如人，我认输。」

「那你要我怎么办？」殷洵声音沙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杀了你全家的人？让你在我面前再死一次？是吗？」

殷洵抓着穆风然的肩膀，眼睛通红：「阿然，你要我怎么做？你教教我啊。」

「别碰我…」穆风然挣扎

「我用了三年重修好了长秋宫，我好想你，阿然，我们把那些事忘了好不好？」殷洵紧紧抱住她，像是松手就会消失：「现在这一切都没发生，我们就当做没发生，好不好，阿然，我真的好想你…」

「你别碰我！」穆风然用尽全力将他推开，她几乎声嘶力竭，从殷洵腰间抽出匕首狠狠扎进他的肩膀。

穆风然将手边的东西全都砸烂，躲在角落里，身子抖得厉害。

门外的安德全终于忍不住冲进来，就看见殷洵肩膀插着匕首，赶紧派人去叫太医。

「站住！」殷洵叫回小太监：「今日之事不许同传播，若朕在宫里听见有任何人谈及此事，别怪朕砍了你们的脑袋。」

小太监匍匐在地，殷洵吩咐安德全：「叫个太医到乾明宫，别叫人看见。」

等他们都出去后，殷洵走到穆风然面前，刚想伸手摸摸她的头，就见穆风然哆嗦一下，手停在空中，又慢慢放下。

殷洵蹲下身柔声道：「没事的，阿然，别怕。」

「殷洵，你放了我，我会劝父亲辞官，我们举家搬离京城，永不踏入殷都半步，不会威胁你的皇权，从此你做你的千古一帝，你我从此陌路，好不好？」

穆风然眼里不加掩饰的恨意生生刺痛殷洵，他扯出笑：「别说胡话，阿然，你是我的皇后，永远都是。」

「你是我的皇后，生同衾，死同穴。」

穆风然拿起手边的茶杯狠狠砸在地上：「滚！」

殷洵拿了个披风披在身上，遮住肩膀的伤，安德全想上前扶着却被他制止。

殷洵面上泰然自若的离开长秋宫，路过怀枝时停住脚步：「照顾好皇后。」

怀枝低头应是。

殷洵离开后怀枝立刻冲进屋，找到在角落的穆风然，长秋宫乱作一团，明月慌了神，宫人们像无头苍蝇乱转。

怀枝让明月去照顾穆风然，自己镇定的住持大局。

周围闹哄哄，穆风然却听不见任何声音，身子抖得厉害。

不知过了多久，听见明月带着哭腔哀求她松开手，这才感觉到手心疼的厉害，张开手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将碎的瓷片握在手里，鲜血染红了整个手掌。

「他回来了…」穆风然低声说着，恨意凛然。

上天真会捉弄人，就在她以为殷泓败了，穆家保住的时候，他回来了。

那个杀伐无情，狠心决然的殷洵回来了。

那她该怎么办？

穆家又该怎么办？

「娘娘您在说什么啊，谁回来了，您别吓奴婢。」

明月在一旁哭成了泪人声音断断续续：「您和陛下怎么了？」

她还想着，这一世殷洵待她很好，虽不得其解，但她确实不曾做过伤害她的事。

她还想着，若这一世的殷洵与上一世不同，她可以和他相敬如宾的过这一辈，总之都已经入了宫，别无他法。

可他回来了。

真真是可笑，命运竟从不善待她。

「这一次我不会再奢求什么了…」穆风然喃喃自语。

「再也不会了…」

若是…

若是能早一些想起来，她不会嫁给他，千方百计的避开他。

若是能早一些，她不会选择认识他。

第十四章

殷洵到乾明宫后就紧闭宫门，太医已经在殿内候着，见着披风下的匕首，惊的跪在地上求陛下息怒。

殷洵靠在床边，满头的汗没好气的说：「你再啰嗦几句，朕就要提前去见先帝爷了。」

郑御连忙起身，先拿了针将周边脉络封上。

一番折腾后，将敷了药的纱布缠在殷洵身上，又急忙去写方子，至于为何受伤，他是半点不敢问。

能在宫里伤着陛下还不被砍头的，恐怕只有皇后一人。

但他想不明白，皇后素来温良，又为何会做出如此之事，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郑御将方子写好后，交给太监去熬药，自己则回到殷洵身边：「陛下，伤口虽深但未伤及经脉，切勿沾水，要定时换药，莫有大幅度的动作，需忌腥忌辣，少饮酒。」

殷洵耐着性子等他说完：「今日之事朕不想听见任何人谈论，明白吗？」

「微臣明白」郑御弯腰行礼：「微臣告退。」

说完，马不停蹄的离开。

殷洵转了转手上的指板玉：「听见多少？」

安德全如实答：「奴才站的远，只依稀听见争吵，听不清具体。」

殷洵没说话，安德全继续道：「怀枝姑娘大致与奴才一样，其他人多少都能猜到些，应该瞒不住太后。」

「这几日若太后发难立刻禀告。」

「是。」

「皇后那边…」殷洵欲言又止

「奴才会派人盯着，断不会让娘娘出事。」安德全接过话

—

经过这么一闹，穆风然早早的就睡了过去，这觉睡的不安稳，做了一夜的噩梦。

第二天一早还没吃完早饭，长乐宫来说太后有请。

穆风然离开后明月立即叫人去找陛下。

不出所料，穆风然刚一进入长乐宫内院便被罚跪于院中，四下皆无宫人，给她留了颜面。

穆风然才刚跪一刻钟殷洵就来了，径直走到屋内。

「儿臣给母后请安。」

太后看了他一眼：「来给皇后求情的？」

「阿然初为皇后，母后如此罚她，有失她在宫里的威信。」

「她要威信，你就不用了？」太后有些动怒：「身为皇后，理应做好表率，公然与皇帝争吵，其罪一；身为妻子，理应恭顺，却忤逆丈夫，其罪二，皇帝，哀家为何不能罚她？」

殷洵淡淡道：「皇后与儿臣并未争吵，不知是何人传错了消息挑拨母后与皇后的关系。」

「皇帝！」太后重重拍了桌子。

殷洵略一颌首：「儿臣告退。」

殷洵走到穆风然面前将她扶起，穆风然站好后冷漠的看他一眼：「陛下何必假惺惺。」

殷洵没有搭话，没过多久静薇姑姑便出来，太后罚穆风然禁足一个月。

殷洵淡淡笑着同静薇说：「皇后无罪，为何禁足？」

太后的声音从屋内传出，带了些微微的怒气：「我们好意想让皇帝树立威信，人家却不领情，静薇，回来吧。」

静薇福了福身离开。

殷洵刚想说什么，视线落在穆风然绑着布条的手，抓起她的的胳膊皱眉道：「怎么回事？」

穆风然厌恶的甩开他的手快步离开，殷洵三两步就跟上与她并排走着：「我救了你，为何不谢我？」

「谢你什么？」穆风然冷笑一声：「谢你废我后位？还是谢你杀我全家？」

「阿然，很多事情不是你看到的样子就是事实」

穆风然猛地停住脚步，目光冰冷的直视殷洵：「陛下的意思是，凤印不是你让安德全收回的，我父亲也不是您下令杀的，我弟弟也没有在被当街诛杀，这些都是别人做的，是别人，拿着皇帝的圣旨，去对付整个将军府？」

「这其中存在许多误会才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当年的艰难你我都经历过，你执掌中宫，身后又是穆将军的几十万大军，阿然，我确实不该忌惮将军，但当时的处境，我也是失了理智。」殷洵看着她，想伸手抱她又不敢：「阿然，别这么看我，我会伤心。」

穆风然像是听到什么旷世奇闻，几乎要笑出声来：「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叫我阿然，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殷洵压下心中的不快，将穆风然紧紧抱在怀里，任凭她挣扎：「阿然，将军一家现在可都还活着呢。」

一句话让穆风然停住挣扎，她咬牙切齿，不带任何掩饰的恨意的说道：「殷洵，你若敢动他们一下，我会杀了你，我真的会杀了你。」

「怎么会呢…」殷洵闭上眼，宠溺般的摸着她的头发，眼角滑出一滴清泪：「我要你待在皇宫，阿然，无论你怎么恨我，都要待在我身边，做我的皇后。」

「只要你待在我身边，我就永远不会动穆家。」

—
殷洵准许穆风然回家省亲，她几乎一刻都等不得，一大早就带着怀枝回家。

皇后出行，全城避让，穆远鹏早早地就带着妻儿在府外等候，穆风然一下车耳边便是问安声。

几人进了屋，穆风然比量了一下笑道：「念安都快有姐姐高了。」

「我还以为阿姐进了宫就很难再见着阿姐了呢，阿姐多和姐夫说说，让你多回来几次。」念安笑眯眯道。

「念安，不可胡说」穆远鹏训斥一句，转而和穆风然说道：「你现在身为皇后，是天下人的表率，怎可随意出宫？」

「娘…」穆风然扯了扯赵母的袖子委屈道：「你看父亲又说我。」

穆风然此次省亲自是有原因，她与殷洵约定，她待在宫中好好的做皇后，殷洵就不会动穆家。

她了解殷洵，他现在对她是愧疚，一时半会穆家不会有事，但这一世与先前大不相同，她不敢保证这个约定能坚持多久。

殷泓许多年前就开始借着南国使者来进贡的时机暗暗勾结南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要隐藏自己，把风头都给殷洵，这样所

有人的目光都在殷洵身上，无人会在意已经失势的大皇子。

自三年前先帝整治朝纲，下落了许多大官关押在大理寺，殷泓借着成婚前往封地的名义将这些人掉包带出京城，不仅仅是大理寺卿，朝中恐怕还有别的人也参与进这件事。

殷泓造反一事一直没有定罪，无论殷洵是想利用此事揪出更多人还是试探其他人，穆家也绝不能搅进这趟浑水中。

「陛下曾询问女儿关于安平郡王如何处置一事，父亲可知陛下何意？」穆风然继续说道：「父亲现在位高权重，穆家是三代忠侯，朝堂之上百官唯父亲马首是瞻，如此地位，女儿不敢在陛下面前多言。」

「你想说什么？」

「父亲是先帝的伴读，情义不比他人」穆风然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父亲，位极人臣最怕在位者忌憚，父亲久经沙场旧疾缠身，不如趁此机会解甲归田，求个赋闲爵位，带着穆家离开殷都，省的落人话柄。」

穆远鹏有些动怒，但碍于穆风然如今的身份不好发作，沉声道：「我穆家三代忠侯，守了大晋的三代江山，为人臣子，该是想着如何报效朝廷，而你呢，我辛辛苦苦教了你十五年，到头来是教出一个怕人言语，畏手畏脚的女儿么？」

「这大晋的江山是他们殷家的，不是我们穆家的，为何需要我们替他们守着？我们能得到什么？一朝战死，家破人亡，侯位追封，厚葬了么？」穆风然反驳道：「父亲自己也说，穆家三

代忠臣，兢兢业业三代，这份恩情早就该结束。即使父亲从未有过逾矩的想法，就怕有人有心引导，三人成虎。」

「胡闹！」穆远鹏摔碎茶杯训斥道：「你是皇后，不想着如何辅佐皇帝，却在这编排官员，揣测圣意？」

「无论父亲如何反对，女儿都会求陛下放您归乡。我没有父亲的家国大义，女儿只知道，一家人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徐氏听见屋内的争吵连忙推门进来，将穆风然拉到身后：「这是怎么了？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父亲的性子，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又转身对穆远鹏说道：「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你的脾气能不能收敛一些？」

「我同她说不下去，吃完这顿饭回你的皇宫，以后无事莫要回来。」

穆远鹏一甩袖子夺门而出。

徐氏担忧望着穆风然说道：「然儿，你爹说的都是气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过几日就是选妃，都是世家大户的女儿，若你父亲离了京，你在京城就没了依靠，将来怕是会受了委屈。」

穆风然吸了吸鼻子，压下心里的酸涩，抱住徐氏靠着她的肩膀，低声道：「母亲…我好想你们。」

徐氏轻轻拍着她的背，眼眶微红。

一顿饭吃的气氛沉默，念安看了看几人也没敢说话。

临走时，穆风然朝穆远鹏拜了一拜：「女儿今日之言，还望父亲多做考虑。」

穆风然离开穆家，行至中街突然想起什么，对怀枝说道：「阿若的及笄礼是不是在下个月？」

怀枝点头，算了算时间：「还有十二天。」

穆风然嘱咐：「及笄那天，让明月代我送份礼过去，礼要厚。」

「要不奴婢去吧，明月这丫头毛毛躁躁，怕误了事。」

「你是我的大宫女，不可直接出面」穆风然斟酌一下摇摇头：「无妨，就让明月去，做好了有赏，搞砸了回来受罚。」

第十五章

皇帝选妃定在新年前夕，入选的秀女可以在家中过完新年再入宫。

选秀在大正宫举行，皇帝没有出过面，只有太后与皇后住持，两位太妃偶尔会来。

皇帝初次选妃，场面盛大，各世家挤破了头也要送女儿入宫。

穆风然翻了翻名册，倒是看见几个眼熟的，心中思量着是否要将她们再选入宫中。

「这个穿紫衣的是谁家的姑娘？」穆风然循着太后的声音望去，只见中间的那位姑娘往前走了一步，屈膝行礼声音清丽。

「回太后，臣女是户部尚书之女，谢如芳。」

举止大气，盈盈有度。

穆风然对她颇有好感，许是因父亲是户部侍郎，一手算盘打得极好，后来她倦怠后宫琐事时，就将开支一事交给她打理。

「皇后意下如何？」

穆风然恭敬道：「谢大人是儒雅大家，教出的女儿定会不错。」

穆风然本想将前世那些作天作地的小妖精再召进宫，了解性格方便管理，但还未到她们这边有些就就被涮了下去。

选了三天也不过选了区区十五人。

位份最高的，就是户部尚书之女谢如芳和刑部尚书之女盛轻音，赐常在。

再之后便是两个宝林，其余的都是些九品。

穆风然对位份与宫殿分配一事得心应手，写好时犹豫了一下，故意改错几个后拿去给太后看。

太后改了几笔，让怀枝派人去分配，将穆风然留下单独说话。

「哀家罚你的跪，心中可有怨愤？」

穆风然摇头：「母后让臣妾跪于内院，无人看见，已是给了臣妾面子。」

「你是个好孩子，哀家也是看着你长这么大」太后叹了口气悠悠道：「哀家不知你与皇帝发生了何事，但帝后同心，方能国家安稳。」

「新年之后，哀家会带着皇太妃搬去祁川静养，整个后宫便都由你做主，乐颐还小，离不开母亲，你若有疑问可去想万太妃请教。」

穆风然讶异的抬头：「母后身体无恙为何要搬去祁川？」

「宫里是个吃人的地方，哀家待了一辈子，腻了。」

太后摆摆手：「不用劝哀家了，孩子，听哀家一句劝，自古盛宠转瞬即逝，皇帝如今心中有你，你在这宫里就是有利的。你贵为皇后，需宽容大度，也需张弛有礼。」

穆风然低眸道：「臣妾谨遵母后教诲。」

—

明月带着贺礼去参加罗清若的及笄礼，回来时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穆风然抱着汤婆子坐在堂前听着，时不时被逗得笑出声。

明月边说边换上新的香炉：「罗家现在是赵姨娘掌权，及笄礼上没少给罗小姐使绊子，但罗小姐也不是个会吃亏的，娘娘你是没看见赵姨娘那个脸色，青的像桌上的茶。」

穆风然噗嗤笑出声，乐道：「茶色青可不好喝了。」

罗清若自从那年险些被下毒后，每次都让穆风然搜集些民间野书，说是学到了不少东西，看来真的有所成效。

「奴婢跟着夫人前去的，撑足了场子，娘娘也莫要担忧」明月将窗户打开透气：「罗小姐古灵精怪的，才不会受了欺负。」

穆风然点点头，但女子及笄便要谈婚论嫁，她上一世无心阿若的事，只知道她嫁了个大户人家的纨绔子弟，也不知过得好是不好。

可嫁娶这种事穆风然也无法插手。

「娘娘，乐颐公主来了。」怀枝从门外进来说道。

「嫂嫂——」人还没见着，声音就先传了过来：「嫂嫂，我来看你啦。」

乐颐躲在门后探出来个小脑袋，穆风然张开怀抱笑道：「快进来。」

乐颐笑咪咪的扑到穆风然怀中，从袖子里掏出来一个小巧的木马：「这是夫子给我的，说要把项圈从马头上拿出来，我试了好几次都做不到。」

穆风然接过来看了看，认真的摆弄起来，乐颐看了看她的手腕问道：「嫂嫂怎么没戴乐颐送的手钏？」

「父皇驾崩，国丧未过，不宜穿戴喜庆。」

乐颐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跑去梳妆台前将头上桃红的发簪取下。

「外面落雪了」乐颐指着窗外激动道：「嫂嫂我们出去玩吧。」

两人走到最高处的角楼俯望整座皇宫，雪花慢慢的落下，寒风阵阵却不刺骨。

穆风然看着眼前的大雪，突然想起来和殷洵的初见。

静薇姑姑领着她去了东宫，殷洵一个人立在树下，眼睛上蒙了白布。

她当时就在想，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人，连风都好像为他静止了。

明明看不见她，却对着她站的地方笑着问她有什么事。

那时候就觉得，希望她将来要嫁的人也一定要一个如他一般温柔。

彼时她嫁给她，她真心待他，他亦以夫妻之礼对她。

他们本该相敬如宾一辈子的，是她贪了心。

妄图贪的他的一整颗心，妄图他摒弃后宫，只与她恩爱一生。

起了不该有的贪念，往后种种，皆成妒忌。

是她做错了。

「嫂嫂在想什么？」乐颐小脸被冻得通红，伸出手接雪。

「在想以前做错了的事情」穆风然为她系紧了脖领。

「做错了以后不再错就好了，左右也无人敢责怪嫂嫂。」

乐颐哈着气笑眯眯道：「我幼时不小心打碎了皇兄的琉璃盏，怕被责罚就偷偷拿去丢掉，也不许宫人们告状，以后再去二哥那里玩，就小心着，不曾打碎过什么了。」

「你可知你打碎的那个琉璃盏，是我准备送你的生辰礼物？」身后殷洵的声音突然响起，吓得乐颐立即回头，看见殷洵笑着倚在一边的柱子上。

「皇兄这个爱偷听的毛病真是改不了！」乐颐忿忿抱怨，转头看见穆风然忍笑的表情，顿时明了：「嫂嫂一早就知道二哥在这对不对，连嫂嫂也站在二哥那边欺负我！」

「我也不曾想，你自己将坏事抖落了出来」穆风然笑着摸了摸乐颐的小脑袋。

「本以为有了嫂嫂，就有了靠山，以后就不怕二哥再欺负我了，没成想嫂嫂也是个小狐狸，乐颐要去告诉母妃！」

乐颐刚想跑就被殷洵拦住，额头被敲了一下疼的她捂住脑袋，殷洵无奈道：「天天告状。」

「皇兄最近忙什么呢」乐颐顺势抱住他的胳膊撒娇道：「乐颐好久没看见皇兄了。」

「在看科举头三甲的文章」殷洵拍掉落在她身上的雪花：「天寒，回去吧。」

穆风然本来跟在两人身后，但乐颐的手往后抓了抓，穆风然牵了上去就变成了三人并排走：「我听夫子说，今年的主考官是赵青朔。」

「你认识他？」

「当然啦，出身寒门却能文能武，年纪轻轻就已经身居要职」乐颐满脸的崇拜：「夫子很喜欢他，经常夸他。」

穆风然在脑海中飞快的回忆这号人，想了很久才对上号。

她在北凉和大晋的边界见过他，他是那里的军师，两人说过几次话，当时只觉此人心怀天下，是个难得的奇才，但后来回宫后听说他因病亡故，想着他现在还有几年就要死了，穆风然心下一阵惋惜。

当时在法华寺遇到的好像也是他，他自称草民，如今却身居要职，想必是殷洵有意提拔。

这才几个月就能做科举的主考官，看来是顶了不少压力。

三人并排走着，乐颐似是有说不完的话，叽叽喳喳个不听，穆风然噙着笑看她，却未曾看殷洵一眼。

—

两场雪过后，皇宫白雪皑皑，也入了新年。

今年没有嫔妃倒是省了不少事。

国宴过后便是家宴，穆风然给太后敬酒，说了些体己话，乐颐这才知道过完年太后与皇太后都会离宫，自己坐在那哭鼻子。

殷澈也在新年的前一天赶了回来，拉殷洵和穆风然一起瞒着她们，舞姬舞过一曲之后，就见他带着面具上来，行云流水的一套舞剑哄得太后很是满意。

皇太妃没想到殷澈会这个时候过来，激动地热泪盈眶。

殷洵拿着酒杯同穆风然放在桌上的杯子碰了碰：「新年欢喜，万事皆遂。」

穆风然笑了笑，拿起酒杯慢慢倾斜，杯中的酒洒了满桌，带着醉意：「陛下恕罪，臣妾实在说不出那些违心的祝词。」

殷洵摸了摸杯壁，仰头喝下手中的酒，又放回桌上，语气落寞：「无妨。」

第十六章

怀枝扶着穆风然回长秋宫的路上喋喋不休的说着：「娘娘怎么喝这么多酒？好在是家宴，现在还没有宫妃，往后万不可如此。」

又让明月赶紧派人回去将暖炉升好：「这天这么冷，又喝了酒，着了凉夜里可怎么办？」

「唠叨」穆风然笑出声，走了一路倒是清醒不少，回到长秋宫后怀枝去收拾内卧。

「你将披风穿上，再去把柜子里的那套衣服拿出来」穆风然换了身新的衣裳，抱着汤婆子对着明月吩咐道。

是贵妃的礼服。

明月问道：「娘娘要这衣服做什么？」

「见一个故人」穆风然又拿了个汤婆子塞在明月手中，转身离开。

明月朝一旁的小宫女使了个眼色，让她快点去告诉怀枝，自己则赶紧跟上。

夜里下了雪，穆风然走到一半突然想起什么，有些懊恼：「忘叫步辇了。」

明月在身后说：「娘娘，您有些醉了，我们明日在去吧。」

穆风然脚步未停，笑着重复道：「我有些醉了。」

明月跟着穆风然走了很久终于停了下来，她抬头看了看：「镜花阁？」

陈家庶小姐被从牢里接进宫后好像就被安排到这边。

「你在这等着，谁来了都不许进。」

屋内有宫女伺候，见着穆风然来了纷纷跪下行礼，都被赶了出去。

光线有些暗，穆风然拿着烛火点亮所有的蜡烛，陈梓瑜艰难的从床上坐起，面色惨白，警惕的看着穆风然：「你来做什么？」

「依礼数，你该向我请安。」

穆风然慢慢走向她，站在床边居高临下的看着她：「但本宫大度，看在你重病不起的份上免了这一次礼。」

穆风然拿起床边的药碗闻了闻，拧着眉放了回去，指了指桌上的衣服问道：「这是贵妃的装束，你可喜欢？」

「你什么意思？」陈梓瑜抓紧了被子，一动不动盯着穆风然，自她被带到宫里，就没人来看望过，如今她深夜过来，不会是好事。

「想必你现在的处境也打探不到外面的事，本宫心好，特意来通知你一声」

穆风然俯下身，靠在陈梓瑜耳边，身上还沾着酒气，轻声说道：「大理寺卿陈平之，秋后问斩，陈家上下贬为奴籍，流放三千里。」

陈梓瑜的手几不可微的抖了抖，似乎有些害怕穆风然接下里的话。

「你当初求陛下放过你娘，陛下答应了，派人将她放在了京城外的庄子好生养着，但是你娘身子不好又担心你，本宫怕她忧思过度伤了身子，就派人告知了你娘。」

「穆风然！」陈梓瑜怒吼，刚一扬起手却被穆风然抓住手腕，心中愤怒不已：「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父亲的计划，你言而无信！」

「话可不能这样说，答应你的是陛下，与我何干？」穆风然看着被自己握着的手腕，骨瘦如柴，啧了一声惋惜道：「喝了这么久的药也不见好，难道是这药有问题？」

陈梓瑜甩开穆风然，掀了被子想要下床，但体力不支摔了下去：「来人，我要见陛下，来人啊！」

穆风然冷眼看着趴在地上的陈梓瑜，她一身白色的中衣，发髻散乱，同当时的自己很像。

屋外无人应她，一如上一世无人理她一般。

穆风然慢慢踩上陈梓瑜的手，蹲下了身：「你害死怀枝的时候，可曾想过会有这一天？」

脚上稍稍用力，陈梓瑾的脸因疼痛变得扭曲。

「还有我的纯熙，午夜梦回我都能看见她满身是血哭着叫我给她报仇」穆风然声音有些颤抖：「她多小啊，就被刀刺穿了身体，你说，她当时疼不疼？」

她怀胎八月生下的纯熙，未足月的小孩那么一点点，哭的声音都和蚊子叫似的，她和怀枝寸步不离的好生照顾了四个月，就被一刀杀了。

她的心都碎了，都要疼死了。

她的孩子啊，连哭都来不及，就那样死了。

她怎么能不恨？

怎么能不怨？

「你疯了吗？你哪来着的孩子？」陈梓瑜看着眼前的人，雍容华贵但眼里是她不理解的恨意，好似她们之间有着血海深仇。

穆风然伸手掐上陈梓瑜的脖颈，慢慢用力，眼里是迸发的恨意：「我早就疯了，我是被你们逼疯的！」

陈梓瑜被她掐的喘不过气。

一句皇上驾到让穆风然猛然清醒，她松了手站起身，看着趴在地上咳嗽不已的陈梓瑜。

陈梓瑜爬到殷洵脚步扯住他的衣摆恳求道：「陛下，陛下我求求你，你放过我阿娘，她身子不好，我求你放过她，陛下…」

「你娘已经死了」穆风然好意提醒道。

陈梓瑜的手顿住，穆风然继续说：「本宫把你带入宫那天你娘就死了，还是我出钱把她找了个荒地埋了。」

陈梓瑜趴在地上没有声息，又突然暴起：「穆风然，我要让你为我阿娘陪葬！」

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陈梓瑜向她扑过去，穆风然被猛地扯到了身后，殷洵狠狠地将陈梓瑜一脚踹开，身子挡在自己面前。

「放肆！区区一个贱妾，死了就死了，还妄想让朕的皇后陪葬？」

穆风然被好好的护在身后，探出头看着半米之外趴在地上陈梓瑜，她应该是疼的厉害，面色比之前更加苍白。

穆风然微微侧头，只能看见殷洵的侧脸，眼睛微微眯起，他好像是真的生气了，连声音都冷峻了几分，似是有千年的寒冰，冷冽的让人心生怯意。

「受伤了吗？」感觉到她的视线，殷洵转过身，眼里的的确确是关切之意，穆风然有些疑惑又觉得有些可笑。

其实没关系的，即使陈梓瑜真的伤了她，也不过是疼些，她连死都不怕了，又怎会在意这点疼。

只是殷洵那一瞬间的反应，紧紧将她护在身后，是她活了两辈子也没有过的事情。

她觉得可笑极了，上一世她苦苦盼着得不到他的丝毫爱怜，如今却在上演深情的戏码。

可笑极了。

「陛下，她疯了，她说她有个孩子…」

「住口！」陈梓瑜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殷洵打断，他拿着剑横在她脖子前，剑尖划过她的脖颈，滑落一滴血珠。

殷洵冷冷的看着她声音仿佛万年寒冰：「妄议皇后，该当死罪。」

穆风然倏地笑出了声问道：「陛下为何不听了？」

「阿然…」殷洵拿剑的手抖了一下，转头看她：「别说…」

「我和她说我们有个孩子，是个公主，名叫纯熙」穆风然笑看着他，眼泪从眼角滑落：「陛下记得她的样子吗？记得她是怎么死的吗？陛下记得她死时有多大吗？」

「穆风然！」殷洵低吼出声，眼眶发红，声音带着乞求：「我求你，别说了。」

「原来陛下也会难过吗？」穆风然瞧着他的模样原本在嘴边的话却迟迟说不出口，嘲讽的笑了笑，又深吸几口气平复了心情，慢慢转身离开。

出来后就看见站在门口张望的明月，见着她出来，赶紧跑了过去担忧的说道：「娘娘您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穆风然想笑却扯不出笑意，又朝后面看了一眼问：「陛下何时来的？」

「娘娘进去不久陛下就来了，因着娘娘不让任何人进去，就一直在门口等着，方才听见里面有声响，就跑进去了。」

「他一直在这？」见明月点了点头，穆风然皱眉，不知殷洵是何意，既然来了必定是想知道她同陈梓瑜说了什么，但又不进去，难道还指望她同他说？

「叫人抬步辇来。」

没过多久，里面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声，随后殷洵就出来了，不由分说的握住她的手离开。

穆风然挣扎不开，冷声说道：「陛下这是做什么？」

「陪我走会」殷洵的声音似乎有些疲惫，穆风然讽刺的话又顿时说不出口。

她竟然在心疼。

穆风然，多可笑啊。

你竟然还在心疼殷洵。

「陛下为何会来？」

「安德全说你去了朝夕殿，陈氏有些疯魔，怕她伤了你。」

「为何不进去？」

「皇后有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后来怎么又进去了？」

「听见里面有声响，怕她对你不利。」

穆风然停下脚步，看着殷洵。

他的眼眸很黑，像一潭静默的湖水，里面是满满的温柔，就好像他的声音，温柔的让人难过。

穆风然突然很痛恨自己，明明对殷洵的恨意如此大，却依然爱他。

她刚想说什么，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倒了下去。

她能感受到殷洵抱住她，周围没有任何声音，只能听见他的心跳声。

一下，两下，三下...

上一世她跪在大正宫门外，请求北上送粮草时，他也这样抱着她，也是这样的心跳声。

虽然穆风然不想承认，但她有时候真的在想，这一世的殷洵太过温柔，对她呵护备至甚至小心翼翼，他信她，无论她说什么

他都信，这是装不出来的。

也许，也许这才是殷洵真正的样子。

也许，上一世的事情，真的是有误会。

可传杖毙怀枝的太监，是他的御前太监。

废后的诏书，亦是他一笔一笔写的。

诛杀穆家的旨意，是他亲口下的。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世他的温柔是真，上一世的残忍也不假。

大概只是因为，她还没有触及到他的底线吧，所以他可以纵着她，宠着她。

他本来也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上一世对陈梓瑜，不也是百般纵容的吗？

上一世的皇帝做够了，如今想弥补对她的亏欠，来抵消心里的愧疚。

殷洵没变啊，一直都是那个自私博爱的帝王。

穆风然，这一次，你可千万别重蹈覆辙。

第十七章

穆风然突然晕倒，太医诊断是喝了酒后又吹了冷风，情绪也不稳，故而急火攻心。

郑御开了方子递给宫女，善意提醒道：「陛下，老臣给娘娘把过几次脉，娘娘积郁于心，长此以往于身子不利。」

「朕知道了，下去吧。」

殷洵坐在床边看着穆风然，究竟是多难过，连睡着了都是蹙着眉。

他伸手揉了揉穆风然眉心，这么看了许久，将她的手握在手里。

她那晚让他杀了她时，他慌张的不敢说话。

他派长秋宫的人夜夜守在穆风然身边，就怕她哪天突然想不开。

他太怕再失去一次了。

他太怕了，他慌不择路，于是拿穆家的命威胁她，要她好好地待在宫里，只要她在这，做什么都没事。

话刚出口就后悔，果然看见了穆风然眼里迸发的恨意。

他被这恨意灼伤，他几乎不敢看她的眼睛。

他想弥补，却总是笨拙的不知道说什么。

「阿然，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你我？」殷洵握着他的手，泪水划过脸庞落在她的手心，他的声音沙哑，像个无助的孩子：「阿然，你教教我。」

漫漫余生几十年，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让她原谅。

他等得起。

—

宫妃入宫后在各自的房间整理好先是来拜见穆风然，刚到长秋宫门口就有人吵了起来，明月将听到的说给穆风然听，等宫妃们进来请安坐好后，穆风然直接问道：「方才是谁在外面吵闹？」

宫妃们面面相觑，也无人敢先开口，怀枝在一旁说道：「主子们初入宫不了解我家娘娘的性情，娘娘若这样问了，哪位主子做的便早早地认了，无非就是训斥几句，若藏着掖着不说，随便问个宫女就明了了到头来还得落得个处罚，得不偿失。」

话音刚落就末位坐着的人就跪了下来：「回娘娘，是臣妾与…与何宝林。」

穆风然使了个眼神，明月立即明白前去将那人扶起来：「于小主请坐。」

何宝林是广陵知府的嫡女，被点名后立刻反驳道：「是你先出言嘲讽的我，我的品级比你高训斥你几句有何不可？」

穆风然笑意盈盈的看着两人拌嘴，上一世也是这两人争吵，陈梓瑜还帮着打圆场说了几句好话，三言两语的就让两人消停。

穆风然这次倒想看看她们究竟能吵多久。

皇后没说话其他人自然也不敢出声阻拦，两个人察觉到屋内安静慢慢噤了声，何宝林道：「娘娘恕罪，臣妾不知分寸，在您面前失了礼。」

吴顺常也跟着请罪。

穆风然喝了口茶才悠悠道：「入宫之后都是姐妹，若一点小事就像今日争吵不休，何来安宁？本宫念在你们初入宫，每人禁足三日抄一份宫规，下不为例。」

又说了几句话，穆风然便带着她们去和太后请安，屋内还有万太妃，穆风然请完安后坐到一边。

穆风然与两人寒暄了几句就听太后问道：「哀家听说今日有人在你长秋宫门外吵闹？」

穆风然知道太后想要帮她立威信，柔声道：「都是新来的妹妹难免性子不和拌几句嘴，臣妾已经教训过了。」

「怎么罚的？」

穆风然如实道：「禁足三日，抄写宫规。」

万太妃笑着对太后说道：「这倒是让我想起了曾经的安贵人，也是在姐姐你那吵闹，掌掴二十降级一品，这样一对比，姐姐

你当时可太过严厉。」

太后睨她一眼，又和穆风然说道：「你既已罚了她们哀家便不说什么，你是皇后，对他们赏罚皆是赏。」

转而严肃的对下面坐着的宫妃们说道：「但是你们记住，仅禁足三日是皇后仁慈，日后再犯别怪宫规无情，都听见了吗？」

「臣妾谨遵太后教导。」

太后嗯了一声继续道：「哀家过几日便会离京，万太妃在宫里就相当于哀家在宫里，你们照样要敬着她。」

「是。」

「没什么事回宫吧。」

宫妃们刚起身想要告退，门外太监就传话道：「皇上驾到。」

一阵骚动。

殷洵还是太子时京中贵女偶尔还敢同他说几句话，如今成了皇帝，龙颜不可亵渎，她们早就将殷洵的画像收到箱底藏起来。

穆风然观察着每个人的反应，有些心思浅的将心里的想法都展现在脸上。

「皇后不用请安。」殷洵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倒是给穆风然说的楞了一下。

太后和万太妃对视一眼，太后道：「皇帝怎么来了？」

「儿臣听说母后皇后晨起咳嗽，去长秋宫没见着人，便来母后这找找」殷洵边说边走到穆风然身边坐下。

一派胡言，她根本没咳嗽过。

太后看他一眼调侃道：「还怕皇后跑了不成？」

「怕啊」殷洵笑着回，拉起穆风然的手关切道：「怎么样，还难受吗？」

穆风然摇摇头：「臣妾没事了，谢陛下关心。」

「陛下，这些是新进宫的妃子。」穆风然提醒道。

殷洵看了一眼，点点头：「你们既已入后宫凡事都要听从皇后，不得忤逆不得不敬。皇后喜静，没什么事别总去长秋宫叨扰。」

说完也不给人家回答的机会接着说：「退下吧。」

态度之敷衍显而易见，穆风然有些奇怪的看了一眼殷洵，又收回目光。

—

五日后太后离宫，殷洵和穆风然带着宫妃将太后送到宫城门口。

「回去吧，不用舍不得，今年夏日避暑就见着了。」

太后摆了摆手和皇太妃坐上马车。

殷洵派了两千守卫护送，太后怪他阵仗大，殷洵依旧坚持。

穆风然知道他是怕又出现上一世的事情。

后宫之人不宜在前朝露面，太后一走宫妃们便赶紧离开，乐颐眼眶红红的被牵着走，穆风然这才发现殷澈脸上挂了彩，好奇的问道：「脸上这是怎么了？」

此话一出，殷澈瞬间黑了脸，身边的侍从忍着笑道：「回娘娘，我家主子前些日子…」

「要你多嘴！」殷澈瞪了他一眼，那人立马噤声：「我自己摔的。」

「给朕演示一下怎么摔出两道红印？」殷洵勾了勾嘴角：「欺君可是大罪。」

「皇兄怎么扯到欺君上了？」殷澈叹了口气，语气不忿：

「我…我这是被人打的。」

「何人如此大胆敢打你？」乐颐听见这话也不哭了，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问道。

「叫什么来着？」殷澈问身边的侍从。

「回王爷，是罗阁老家的嫡小姐，芳名清若。」

穆风然愣了一下，噗嗤笑出声。

她倒是真的相信阿若能做出这种事，见殷澈看着自己解释道：「罗小姐与本宫是闺中密友。」

「什么？」殷澈提高音量，满脸的难以置信：「交友不慎！交友不慎！皇嫂娴静温柔，怎么会和那个疯婆子是朋友？」

殷洵教训道：「阿澈，怎可如此说人家姑娘？」

「皇兄，你是不知道，我隐瞒入京一事住在客栈，就因为喝了酒不小心砸了一个人的摊，这个罗清若追了我两条街逼着我给摊主道歉！」殷澈说的手舞足蹈：「我是一个王爷！我给百姓道歉？那我面子往哪搁？皇室的面子往哪搁？再者，我又没说不赔钱，我只是喝醉了，元辰会给他钱的，她还让罗府的家丁一起追我，把我包围起来，要不是罗阁老认出我来，我都要被她送到衙门去！」

「然后呢？」穆风然听的津津有味。

「她知道我的身份后，她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都和她解释了，我只是喝醉了我会赔钱，她不依不饶，简直不可理喻！」殷澈说的绘声绘色，看他们还在笑更加生气：「笑什么？我很严肃！」

穆风然乐得差点直不起腰，怀枝上前扶着她也憋着笑：「阿若这丫头平时的确愤世嫉俗了点，但也有分寸，或许是她那日正巧心情不好，被你赶上了。」

「她心情不好？我心情还不好呢！」殷澈越想越气，停了脚步：「不行，我要去找她！我要让她给我道歉！」

「臣弟告退！」

说完带着元辰气冲冲的往宫外走，乐颐看着他的背影问道：「五哥气性好大。」

穆风然点了点头，以前就知道南安王脾气暴躁，但上一世接触的少，经过两年战争也磨练了许多，如今看来果真不假，虽脾气差但也不会做出格的事，说到底就是个没长大的小孩子。

第十八章

—

穆风然这几日在宫里待得好好地，突然被殷洵叫到乾明宫，无事可干她就在旁边坐着看书。

两人都不说话，难得的静谧。

安德全偶尔来续个茶，就看见帝后二人离得远远的。

穆风然也不知道殷洵抽的什么风，突然下旨让她每天都要到乾明宫与他同处两个时辰。

「陛下，娘娘，午膳做好了，请移驾。」

穆风然坐在殷洵身边实在是难以下咽。

象征性的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坐在那，殷洵也没管，自顾自吃着。

太监来报，大司马求见。

穆风然看了殷洵一眼自觉道：「我先走了。」

「两个时辰未到，在这待着」殷洵头也没抬：「让他进来。」

「后宫不得干政。」

「应该与你父亲有关」殷洵放下筷子，让宫女把饭菜撤了。

大司马丛晟进来看见穆风然皱了下眉，跪地行礼：「臣参加陛下，皇后娘娘。」

「起来吧」殷洵擦了擦手，随意指着旁边的座位：「朕来猜猜，大司马是想说今日早朝穆将军请兵出征西北一事？」

丛晟看了看穆风然，有些犹豫。

殷洵摆摆手：「无妨，说就行。」

「依臣之见，去年西北地区收成惨淡，如今快到春播，不宜此时开战。先帝登基时与北凉签过二十年不战休养生息的协议，如今二十年未到，大晋崇尚诚信，陛下难道要做那不守信用之人？」

穆风然心中感慨这丛晟倒是真敢说，丛晟自诩耿直，上劝得了皇帝下骂得过百官，上一世就有听说她上朝时当众指责殷洵被

打了二十大板卧病在床。

也不知是真敢谏言还是在那装腔作势。

穆风然观察了一下殷洵的表情，他眉眼微垂嘴角噙着笑，看起来心情舒适。

但她知道，他在生气。

殷洵淡淡道：「穆将军一会也会来，你不妨等他来了与他辩上一辩。」

没过一会，穆远鹏就来了，看见穆风然在也是皱了皱眉。

穆风然到底还是怕穆远鹏，他没来时穆风然靠在椅子上看书，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着他们的对话，现在悄悄的坐直身子，垂眸发呆。

「穆爱卿来的正好，大司马方才和朕说不能批准爱卿带兵西征一事，爱卿有何看法？」

穆远鹏甩了甩袖子，双手背后：「微臣认为，丛大人所言极是。」

穆风然眉心跳了跳坐的更直，这是要问罪的前兆。

「微臣若不出兵西征，丛大人可以捞的多少好处？」

丛晟怒瞪他：「穆大人，你可别血口喷人。」

「丛爱卿何必动怒」殷洵喝了口茶，笑道：「接着说。」

「把他带上来。」

两个侍卫拖上来一个衣着破烂的男子，受了很重的伤，以防他咬碎牙齿后面的毒药自尽，将下巴强行脱臼嘴巴合不上。

穆风然觉得有点恶心，侧过脸不想再看。

穆远鹏指着地上的人问道：「丛大人可认识这个人？西北梁国公府里为何会有丛大人的亲信？」

丛晟怒道：「一派胡言，我不认识他。」

「半年前陛下让微臣派人带兵悄悄前往西北，微臣的部下郑赫亲眼看见古月国的人进出梁国公府。如今西北边境已被我们埋伏，前几日微臣仿着丛大人的笔迹暗示梁国公京城已经打算派兵，郑赫今日来信说古月出兵了。」

「我可是拿来了的许多丛夫人与梁国公夫人来往的信件，大人看看里面是否都是家书？」

半年前，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殷泓身上，怪不得殷洵一直不下令处决，原来是想拖延时间，穆风然垂眸笑了笑，果然是好计谋。

殷洵敛了笑，鹰一样的眼睛盯着丛晟，转了转指间的指板玉，沉声道：「丛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丛晟见事情败露，跪在地上：「陛下，是梁国公威胁老臣，老臣的女儿在他手上，老臣不得不听他的啊，您看在我自先帝在位时就兢兢业业的份上，求陛下恕罪。」

殷洵问道：「卖国的大罪，也能恕了？」

殷洵下旨将他押入宗人府，控制丛府，具体定罪明日早朝再议。

屋内剩下他们三人，穆远鹏忍了又忍，说道：「陛下，后宫不得干政。」

殷洵看看穆风然又看看穆远鹏：「皇后并未说话，怎么算干政？」

「陛下…」

穆远鹏还想说什么，殷洵摆了摆手：「朕想将念安派去西北做个把总，回来后升部千总，将军意下如何？」

「念安才十三岁，就给他一个六品，德不配位，微臣觉得不可。」

殷洵笑了笑：「将军十七就成了副将，儿子自然也不能差了。」

穆风然知道殷洵是在做给他看，顺势说道：「陛下都开口了，父亲不必推辞，明日就让弟弟启程前往西北。」

穆远鹏只好领命离开。

殷洵往后一靠，语气有些慵懒：「时辰到了，你走吧。」

穆风然问他：「你想让念安有军功傍身？」

「知道还问？」

「何时能让父亲辞官？」

「隐患未除，西北战事打完，南国那边也需要将军去一趟。」

穆风然冷笑，嘲讽的话立马说出了口：「怎么，大晋没人了吗？」

殷洵看着她，没有笑意：「朝廷正二品的兵部尚书，我的大司马都在串通敌国，阿然，你说我能相信谁？」

「陛下真的信我父亲吗？」穆风然反问：「如果没有之前那些记忆，陛下也会信吗？」

「可我现在有」殷洵与她对视，似是被激怒：「阿然，别拿以前的事嘲讽我，我做错了，我想弥补，连这个机会也不给我？」

「陛下为何不给丛晟机会？」

「朕给了！」殷洵提高音量：「朕暗示过他，可他听了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朕这次放过他，难免不会有下一次。」

穆风然面无表情的看着他，淡淡道：「臣妾也是这样想的。」

说完，起身离开。

殷洵上前拽住穆风然的手，将她推到墙边逼着她仰头看自己：
「我与他不一样。」

穆风然不甘示弱：「之前是父亲，如今是丛晟，有什么不一样的？陛下敏感多疑的性子，从来都改不了」

「闭嘴…」

「臣妾说错…」

穆风然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殷洵的吻打断，她愣了一瞬，拼命挣扎却被殷洵抱得更紧。

等殷洵放开她时，穆风然扬起手想要给他一个巴掌，却迟迟落不下去。

穆风然将他推开：「臣妾告退。」

怀枝在门外候着，只见自家娘娘冷着一张脸快步走出来，赶紧跟上。

刚走出乾明宫就碰上一身靛蓝官服的赵青朔：「微臣参见皇后娘娘。」

穆风然理都没理，径直从他面前走过，又停下叫住他，问道：
「本宫听说你是豫州人？」

「回娘娘，微臣豫州汝南郡人氏。」

「本宫的外祖父也是汝南郡人」穆风然点点头，思索了一会：

「本宫听说你主考科举？如今是顺天府尹？」

「承蒙陛下厚爱。」

「郑大人若有机会回到豫州，劳烦大人帮本宫去司南郡公府问一声安。」

「是。」

穆风然没再说什么带着怀枝离开，赵青朔死在两年后，听说是中毒而死，只怕又是殷洵做的。

穆风然与殷洵闹得不欢而散，接下来几日殷洵都没让她去乾明宫，倒落了个清净。

宫妃每日照常给穆风然请安，还算是安分守己，没闹出什么幺蛾子。

怀枝说有人给长秋宫的宫女塞了些好处，问她们陛下的喜好，询问是否要管教。

穆风然摇摇头，让她们如实相告就行。

她现在巴不得殷洵的注意力少放在她这一些。

她想了个初步的计划，等念安在西北和南国战役中立了军功，加封将军时，她就让念安求个爵位，将来殷洵再想杀他便不是那么容易。

父亲不会听从她的话解甲归田，只能让母亲出马，母亲心软，她多求几次必定就会帮她，等他们二人搬回外祖父的封地，山高水远的远离纷争。

至于她自己…

罢了，一步步来。

—

钦天监测出紫微星高照，是一片繁荣盛世之景，殷洵例行每年的祭天仪式。

穆风然也要参加，她提前三天斋戒，又在前一天沐浴焚香，跟着殷洵立在高台之上拿着香拜了又拜。

殷洵看她一眼：「态度要诚。」

穆风然反问：「陛下信这个？」

「都只是些说好话的」殷洵冷哼一声，将手中的香插到香炉中：「不过我需要他们。」

上次不欢而散，殷洵消停了几天之后又跟没事人一样让他去乾明宫待着。

殷洵不说，她便也不提，就当那事没发生过。

穆风然想通了，殷洵如今对她是愧疚，她须得好好利用这份愧疚，不可频繁的惹他生气，于自己不利。

「天象与佛，你信哪个？」殷洵问道

「我信自己。」穆风然再次跟着礼官的流程拜了拜：「陛下呢？」

她从前信佛，如今不想再信了。

殷洵笑了笑，答：「我也信自己。」

「陛下有空去看看后宫的人，有几个陛下也认识，我不想落得个妒妇的名声。」

殷洵扶着穆风然下台阶，一副帝后和睦的景象。

殷洵没有说话，穆风然也察觉到了他的不悦。

回宫之后，殷洵出入后宫的次数明显增多，每个人都各晋了一级，最得宠的当属盛轻音，从常在直接晋封嫔位，搬入彩霞宫主殿。

众人的焦点也慢慢落到了她的身上，盛轻音也知分寸，没有恃宠而骄，对穆风然毕恭毕敬，对其他人也没有一丝傲气。

穆风然上一世与她打过交道，不得不承认她的手段比陈梓瑜高明不少，只是不知道她后来的结局是什么样。

上一世两人不是敌人，希望这次也不会是。

第十九章

西北大捷，古月国派使臣送上投降书和千件贡品，安德全带人抬着一个个箱子来到长秋宫：「陛下让奴才送来，娘娘挑一挑可有喜欢的？」

穆风然兴致缺缺，让怀枝和明月去选，自己则继续晒着书。

穆风然喜欢看书，藏书阁的书籍种类繁多，她几乎隔几天就去找一本，每次还要亲自去，觉得别人拿回来的不合心意。

偶尔看见打扫藏书阁的宫人们晒书，还会过去帮着一起，同宫人说说笑笑，一下午就过去了。

她还爱去万太妃那里，和乐颐打闹经常把她气的要找皇兄告状。

很偶尔的，会在御花园遇到其他宫妃，与她们说几句话，但也只是很快就离开，不会让人觉得拘束。

同殷洵貌合神离的相处。

有几个恍惚，穆风然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上一世。

日子一天天过着，不知从何时开始，谢如芳时常会来长秋宫找她，两个人平时也不熟，总说不上三句就冷场了起来。

穆风然觉得可能是殷洵的意思，但她不懒得多问。

刚入夏时，殷洵下令让穆远鹏五日后启程去往南陲边境。

古月国投降后，南国不敢轻举妄动。

穆风然知道殷洵在清除朝中腐败的势力。

先帝在位时虽然繁荣，但内部盘根错节，皇权处处受制于人。

穆风然也相信殷洵能做到，只需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她思量着，觉得到了时候。

上一世殷洵还是太子的时候带兵打过胜仗，虽然是必胜的战役但在天下人心里，太子是大捷归来的勇士。

可现在殷洵没带过兵，亦没有带领臣民度过那两年艰苦岁月的丰功伟绩，他的皇位全靠先帝禅位。

换句话说，他没有能坐得稳皇位的功绩。

殷洵不会允许这种事存在。

「娘娘，夫人来了。」端了盘水果进来放在桌上。

穆风然起身去迎徐氏，挽着她的胳膊进了里屋，徐氏拉着她仔细看着，有些忧愁道：「我听怀枝说你这几日头疼，太医怎么说？」

「都是些老毛病了，许是最近总下雨，母亲不笔过于担心。」穆风然安抚道，又问：「外祖母的病好些了吗？」

徐氏摇摇头，叹了口气：「你外祖母年岁大了，生了病就不容易好。」

「要不接来京城医治？」

「不可舟车劳顿。」

穆风然思索一下，又问道：「不如母亲去照顾外祖母，我去求陛下派两个太医跟着母亲一同前去，念安也许多年没回过豫州了。」

「这…」

看出徐氏有些犹豫，穆风然握住她的手：「不是让母亲现在就去，我先让陛下派两个太医去看看，若是治好了就把二老接到京城住一段时间，若是病情棘手，母亲也该去尽孝不是？」

穆风然从抽屉中拿出一个信封，交到徐氏手中：「这是我写给外祖父的信，母亲出宫后帮我找个人送过去吧。」

两人又说了会话，徐氏将要离开时，穆风然忍不住问道：「父亲还生我的气吗？」

「傻孩子，父女俩哪有隔夜的仇？」

「母亲也帮我劝劝父亲吧，朝廷总需要新鲜血液的，父亲若占一直着将军的位置，让小辈如何晋升？我那日也是冲动了，不该同父亲争吵。解甲归田并不是不再上战场，父亲总要给小辈一些展示的机会，若是朝廷有需要，无人会拦着他回来。」

「母亲，你也看见陛下做的…」穆风然隐晦的提了一句便不再多说。

徐氏是个聪明人，自然能听得懂。

徐氏离开后，穆风然坐在椅子上发呆，连殷洵何时进来的都不知道。

她在思考下一步的计划，她要做的万无一失才有成功的可能。

是猫咪的叫声扯回穆风然的思绪，她回过神时就看见殷洵移开的目光，伸手抱起地上的猫儿摸了摸。

「过几日我会御驾亲征。」殷洵吃了一口桌上的水果：「阿然，别动歪心思。」

她最近安静的反常，仿佛他们之间的事从没发生过，这让他觉得不安。

他宁愿穆风然在后宫闹翻了天也好过如今一声不吭。

穆风然淡淡看他一眼：「陛下觉得我会做什么？」

「好好待在宫里，等我回来。」

—

殷洵走的那日，穆风然将他送到宫城门口，两人立在城楼上，殷洵侧头看着穆风然，她的眼睛里有远处的高山松林，有脚下属于他们的辽疆扩土，她噙着笑看着眼前的一切，却从里面看不到他。

殷洵静静望着，突然萌生了一种自己都不能理解的想法。

或许穆风然不爱他了。

这个想法刚出来，就立刻被他否定。

若她不爱，那恨意从何而来？

殷洵离开前亲吻了穆风然的额头，他第一次认真看她的眸子，那里面有厌恶，憎恨，忍耐，不悦。

他从里面看不到爱意。

他问：「阿然，你还爱我吗？」

穆风然没有回答，属下催促他离开。

他说：「不用急着给我答案，你慢慢想。」

穆风然看出了他的小心翼翼，看出了他的逃避。

她知道殷洵想要的答案。

可她说不出口。

她还爱殷洵吗？

她也这么问过自己。

殷洵纵容陈梓瑜，将她禁足长秋宫。

殷洵疑心深重，将她父亲押入天牢。

她的弟弟，她的母亲，都因为殷洵而死。

她恨殷洵，恨他的野心与皇权，恨他的敏感而多疑。

可是，她爱殷洵吗？

上一世的殷洵，伴着四月的清风，拥着午后煦暖的阳光，让她如飞蛾扑火一般追逐他，会抱着她求她一定要平安回来，他亲手将凤印交给她，告诉她希望她能陪着他坐在这孤独永寂的位置，和她说：皇后，陪着朕一起走下去吧。

这一世的殷洵，她年少时心心念念的那个如微风般温和的少年，那个会为哄她开心要来猫咪，和她说娶到她是洵之幸，踏碎晨光拥她入怀，在她还未想起来时就小心翼翼的向她讨来生同衾死同穴的承诺。

她爱吗？

穆风然，你爱殷洵吗？

她爱。

可她不想承认。

她一次次用言语刺伤他，以此来一边一遍的提醒自己，将那些伤口一次又一次的撕开。

她痛恨殷洵，却又同时爱着他。

所以她痛恨这样的自己。

她想逃避。

免了宫妃的请安，她将自己关在屋里，想了一天一夜，还是想不明白。

她突然想起那道签文，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她要出宫，她要去问问佛祖。

不顾其他人的阻拦，穆风然一个人去了法华寺。

她站在佛祖面前，面上无波无澜，内心却翻江倒海，一片狼藉。

她无声的质问佛祖为何要这样对她？

她控诉上天的不公。

她怒斥老天的不开眼。

她唯独没有乞求。

没有乞求任何一丝怜惜。

世人都说佛祖仁慈，可世间苦难之人千千万，为何他只是坐在那，连眼睛都没睁开。

一个老和尚从金佛身后走出，半阖着眼：「施主不信佛，为何来拜佛？」

「你可知我是谁？」

「施主说的身份乃尘世虚名，贫僧眼中每个来拜佛的人，皆为世间苦命人。」

「你为何说我不信佛？」

老和尚不答反问：「施主的签文解了吗？」

身在迷雾心渐蒙，未曾波澜见日晴；若解心中固执事，只得敞说诉良人。

见穆风然不答，老和尚继续道：「施主心中有怨愤今生才会带
有不该有的记忆，既然彼此已经知晓，还需得尽快斩断孽
缘。」

穆风然手指微抖，满脸的不可思议：「你说什么记忆？」

「命数天定，世间叨扰，施主这一世本不该重蹈覆辙，及时抽
身方是良策。」

穆风然急忙问道：「我该如何抽身？我想不明白，所以才来问
佛。」

「阿弥陀佛，施主不是想不明白，施主是不肯放过。」

老和尚悠悠转身，边走边道：「施主若想通，便再来上一柱
香。」

「世间纷扰，恩怨无常，兜兜转转不过是舍不下心中的执念。」

老和尚走到后院，小和尚在那等着，忍不住好奇问他：「师父算出那位女施主的命数了吗？」

「她有两条路，须得自己选。」

「若是选错了呢？」

「何为对，何为错？」

「师父算的如此准，算出自己的命运了吗？」

「世间有灵，相辅相成，相互连结。我的命数也是有两条路，要么十年后圆寂，要么见不到今年的初雪。」

小和尚还想问些什么，但老和尚不想再说，止了他的话语，慢慢离开

穆风然在法华寺待了一天，看着和尚清扫楼梯，看着来往的人上香，看着住持念经。

临近傍晚，宫里来了人接她回去。

走之前，她又看了一眼殿中高大的佛像。

佛依然是慈眉善目的模样，却没有睁开眼。

放过，放过。

回宫的一路，穆风然 都在想这两个字。

怀枝怕她晚间又睡不好，点上了助眠的香薰。

穆风然又梦到了前世。

第二十章

这是她恢复记忆以来第一次梦到以前的事，是她死之后的情景。

她看见乐颐在长秋宫大声质问殷洵，问他可还满意？逼死了皇后，终于能独宠陈梓瑜，他可如愿了？皇后死了两个孩子，穆家被他杀了个精光，满意了吗？还会有人威胁你的皇权了吗？

他看见殷洵扬起了手，巴掌却没落在乐颐脸上。

后来她又看见殷洵晨起上朝前病倒了，毫无征兆的突然晕倒。

安德全让宫人关闭乾明宫的大门，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不得透露半个字。

乾明宫乱成一团，安德全派人去请了万太妃。

万太妃第一时间命禁军封锁整个朝霞宫，穆风然想去看看陈梓瑜，却不知怎的被一股力量拖到乾明宫。

她看见殷洵躺在龙榻，面色苍白，他像是看见她了，立马下了床，脚步有些踉跄，差点没有站稳。

殷洵站在她面前，带着胆怯，欣喜，小心。

他说：阿然，你回来了。

穆风然从没见过这样的殷洵，脆弱的像是一个受伤的小狮子。

她问：陛下为何病了？

这个年轻的帝王，叱咤沙场的勇士，见过日月山河斗转星移，尝过西北风沙的少年，此刻颤抖着想要伸出手抱她，手掌却穿过了她的身体。

她是虚无的，他摸不到她。

殷洵落下泪来，他跪倒在地，像一个孩子一样蜷缩着。

他呜咽着，周身散发着痛苦。

整个宫殿，偌大的皇宫，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说句安慰的话。

穆风然蹲下身看他，这些痛苦仿佛要被他撕碎吞噬。

她不解。

「陛下为何如此难过？」

「阿然，你有多恨朕？」殷洵看着她，眼中的悲伤几乎都要溢了出来：「这一世是朕负了你，来生，来生朕定不负你…」

穆风然笑了笑，掉下泪来：「陛下爱我吗？」

穆风然的身影渐渐透明，离开之前，她听见了。

殷洵说：朕爱你，无论朝廷纷争如何，朕都知道，这与你无关。

阿然，朕真的爱你…

穆风然睁开眼，天已蒙蒙亮，摸了摸脸，脸上满是泪水。

她一直坐到天亮，望着朝霞慢慢照亮整个皇宫。

她想释然了。

前世如何，真的如殷洵所说，都已经过去。

她执念的不过是一个爱字。

如今父亲安好，穆家安好，这便够了。

她觉得自己先爱上殷洵，执着到性命都丢了也未曾得到一声爱，她觉得上天对自己不公，觉得是苦难。

或许这一世，正如那个老和尚所说。

不如一声放过。

爱恨纠缠别再苦苦追求了，一切的恨意，控诉，不甘都起源于内心的爱意和不满足。

穆风然，你放过自己吧。

放过两世的一声爱，放过纠缠自己几十个夜晚的梦魇。

不爱便不生恨。

穆风然，不爱便不生恨。

—

历时两月，南陞大捷，皇帝带大军回京，万民喝彩。

两个月来，以赵青朔为首的其他四名大臣代行辅政大臣之责，小事自行处理，大事速报皇帝，这期间并未有任何重事发生。

穆风然在宫中摆花弄草，宫里有两个妃子不安分，都不用她出面，谢如芳就给收拾了。

谢如芳同她说，盛轻音性子愈发骄纵，但两人平级她不好多管。

言外之意就是让穆风然出面提点几句，穆风然不想多理，随她去吧。

又让谢如芳不需大小事都来和她说，自己决定就好。

穆风然觉得这样甚好。

万太妃劝她管些事，皇后要有威严，不应只是坐在皇后的位子。

她说的穆风然明白，却总是听过就过去了，日日泡在藏书阁中。

宫人都说皇后仁慈宽容，有时宫女做错了事也不见她责罚，只温温柔柔的训诫几句。

但皇后时常头痛，太医换了好几种法子都无果。

殷洵回宫的那日穆风然头又疼了，免了宫妃的晨省，靠在床边冷汗涔涔。

「陛下到哪了？」

怀枝拿热毛巾盖在她的额头道：「过神武门了。」

「扶我起来。」

怀枝有些犹豫「娘娘…」

穆风然将半身的重量压在怀枝身上，一步一步走向内宫门口。

殷洵到时就看见穆风然站在高处，就像上一世一样，他亲征西北打败了西凉，带兵回城时就看见她站在城楼等他。

殷洵脚步加快，走到她面前发觉不对，皱眉道：「脸色怎么这么差？」

「娘娘今早起床头疼。」怀枝在一旁答道。

殷洵抱起她往宫内走，穆风然吓了一跳，轻轻拍他：「放下我，这么多人看着。」

「闭嘴」殷洵显然有些不悦，吩咐道：「把所有太医叫来。」

殷洵一路抱着穆风然回到长秋宫，让宫人把皇后喝得药渣拿来给太医检查。

穆风然坐在床上缓了一会，觉得头没那么疼了，和殷洵说道：「都是些老毛病了，陛下不用过于担心。」

「以前怎么没见你头疼？」殷洵反问。

穆风然知道他说的是上一世。

她也疑惑，自己虽不算身强力壮，但至少体质康健，为何总会频频头疼。

药渣中并未查出什么异常，太医诊脉也看不出病因，只能说是静养。

殷洵自沙场而归，身上多了几分杀伐之气，坐在那不怒自威，太医们说完都不敢抬头，穆风然在一旁劝道：「开些静心养神的药，都下去吧。」

太医们立即退下，穆风然瞧着殷洵脸色不好，屏退了所有宫人。

「你怕我出事？」穆风然开门见山的问。

「你不会有事。」

穆风然还想说什么，祁川传来了急报。

穆风然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算了算日子，变了脸色，看向殷洵慢慢吐出口：「母后…」

—

太后薨逝。

消息传回京城时，太后的遗体已经下葬祁川。

皇太妃启程回京，南安王前去迎接。

宫里挂满了白绫，穆风然穿戴素色前往乾明宫找殷洵。

他坐在书桌前，桌上摆着的是穆风然还是太子妃时写的时间。

感觉到她的到来，殷洵将纸折好放回抽屉中。。

穆风然道：「同一天。」

与上一世一样，同一天，太后薨逝。

「建安三年十二月七日…」

「阿然。」

殷洵抬眸与她对视。

少年帝王的眼睛里是与生俱来的倨傲和贵气。

他一字一句的说道：「若这就是命数，我会站在它的对立面，与它抗衡。」

殷洵说：「阿然，我不信命，亦不会输。」

皇太妃回了宫，没有带太后任何的遗物回来。

皇太妃说，太后懿旨：葬入祁川，不得牵陵。

祁川是太后的故乡。

穆风然多多少少能看出些太后与先帝的关系不好，只是不知其因。

先帝驾崩时禁止太后入殿，太后薨逝后亦不入皇陵。

生而合，死而不见。

万太妃说，太后与先帝是少年情意，只不过这份情意后来被消耗了许多，两人渐行渐远。

穆风然问万太妃，太后喜爱先帝吗？

万太妃思量了许久也没有作答。

她不知道，或许太后自己都不知道。

爱这种东西谁又能那么清楚呢？

穆风然突然很想问上一世殷洵将她葬在哪里，有没有听从她的话，把她葬在山里。

但她看着殷洵的模样，怎么也问不出口。

殷洵忌讳她的死亡，提也不许提。

那是他的逆鳞，也是他的心魔。

—

宫里安安静静的办着丧事，殷洵下旨将原来湘南的封地赐给南安王，又追加了另一块富庶之地。

皇太妃跟着南安王一同离开。

殷洵来说，南安王离开前来找过他，说想求个赐婚，让她猜是谁。

穆风然兴致缺缺：「哪个贵女运气如此好？」

「罗伊德嫡女。」

穆风然随口「嗯」了一声，翻了页书突然停住，抬头看向殷洵。

「阿若？」

穆风然有些不可置信：「你批了吗？」

殷洵微微颌首。

「之前也是他？」

殷洵想了想道：「阿澈的夫人是位商贾之女。」

穆风然几乎瞬间就明白殷洵想做什么。

他要改了两人的姻缘。

「殷洵…」

「我知你要说什么。」

殷洵淡道：「罗小姐难产而亡，罗阁老求我给他个公道。她现在嫁给阿澈，不会比这样更惨。」

他这是把上一世她死后的事情讲给她听。

殷洵说：「陈梓瑜死了。」

穆风然知道这个事，镜花阁早有太监来报，陈姑娘死在屋里。

穆风然还问她死透了吗。

那太监说，发现没气之后，将头砍了下来。

陈梓瑜现在就死了，就能证明命数与上一世不尽相同。

殷洵没有说的是，陈梓瑜死的那一天，他吐了口血。

毫无征兆的。

不知为何，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噬，或许是给他逆天改命的惩罚。

—

穆风然派去豫州的太监来了信，说是梁国公夫人的病情不容乐观。

穆远鹏向殷洵告假，带着徐氏和念安前往豫州看望。

见穆风然担心，殷洵特许她也一同去。

虽是不妥，但皇帝开的口，无人敢反驳。

穆风然一行人快马加鞭，不出十日就到了豫州。

她记事起一直到十岁，每年都会前往豫州看望外祖父母，十岁之后功课繁忙便渐渐不再回去。

梁国公府还是记忆中的模样，连幼时外祖父给她搭在院中的秋千还留着。

梁国公夫人躺在病榻，艰难的起身，穆风然知道就是这几天了。

但殷洵给了她一味药，是他还是太子的时候被烟熏了眼睛，有位神医给他的，说是能救命。

徐氏顾着府里的事忙前忙后，穆远鹏一直陪着梁国公，念安偶尔会来看一看，穆风然几乎天天待在外祖母身边。

「外婆，该吃药了」穆风然扶起她，将不同于往日的药丸拿出。

「这是什么？」

「陛下给我的灵药」

梁国公夫人接过药丸放回瓷瓶中：「桃姐儿，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大限将至。」

梁国公府有个百年的桃树，外祖母在她小时总爱叫她桃桃，家里人偶尔就会叫她桃姐儿。

自穆风然住在京城后，这个名字就从来没听说过。

「外婆…」

「生死有命，不必强求。」

穆风然泪水在眼眶打转，老人摸了摸她的脸，似是在叹息。

「我看见你写的信了，我该怎么帮你，你和外婆说。」

第二十一章

病榻上的老人一眼就看出了穆风然的痛苦和悲伤，看出了她藏在内心深处的迷茫和惶恐。

像是一个漂浮在湖中的小舟迷失了方向，不知该去往何处。

她没问穆风然发生了什么事，也没问她为何会如此。

她只说，孩子，我该如何帮你？

「外婆…」

穆风然看着外祖母，那双眼睛里全是慈爱与温柔，她哽咽一声，静静落下泪。

「我…」穆风然几乎说不出话，她颤着声音：「我不想待在宫里了，我想离开，去哪都行。」

一整个下午，穆风然将所有发生的事讲给外祖母听。

外祖母拉着她的手沉沉叹息。

「我苦命的孩子，是上天的不公，让你承受这些痛苦。」

她问道：「确定要出宫了吗？」

穆风然点点头。

却想起殷洵和她说的那句，阿然，别离开我。

年迈的老人一下子就看见她眼睛里的挣扎，看出了她掩藏在深处的舍不得，甚至预料到她会选择放弃。

但她只字未提。

她只说：「外婆帮你。」

有些路还是要她自己走。

穆风然出生时就有和尚路过，看着她直摇头叹可惜，只留下一句：慧极必伤，福厚命薄，若想渡过此劫，莫要入京。

无人在意那和尚的话。

穆风然将药丸给外祖母服下，太医过了些时日再来诊脉时，惊奇的发现脉象平稳，与常人无异。

只需好生养着。

外祖母的身子刚好转就开始往外赶人，一个是当今皇后，一个是朝中重臣，每一个都不该久留。

几人离开前，外祖母笑咪咪的说道：「回京之后，多去庙里拜佛，为我祈福。」

—

穆风然回到殷都，满京城的花都开了，姹紫嫣红的甚是好看。

回了一次豫州，整个人的心情都好了起来，爱笑了许多。

偶尔兴致起来了，就带着怀枝和明月去御花园赏花，又或者拿本书坐在凉亭看。

还突发奇想的想要弹琴，丝丝琴音倾泻而出。

一曲终了，穆风然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许久未弹，生疏了许多。」

遵循外祖母的话，穆风然大概半月就会去一次法华寺为她祈福，祈完福就离开。

殷洵没事时也会陪着一起，穆风然从未拒绝。

她渐渐开始接受殷洵待在自己身边，不再与他争吵，偶尔还能好好地说上几句话。

这一切都让殷洵担心，他加多人手暗中盯着穆风然。

罗清若出嫁前一天，殷洵将她带来宫里。

穆风然与她说了一天的话，两人一起做了难吃至极的糕点，又说了对方幼时的糗事，最后躺在床上沉默不语。

湘南山高水远，此去一别不知何时能够相见。

「你还做那些预知梦吗？」罗清若问道。

穆风然摇摇头：「早就不做了。」

「那也挺好的，窥探天机终究不是好事。」

「阿若什么时候也这样神神叨叨了？」

「你要记得写信给我。」

穆风然没吭声，侧头看着罗清若，笑了笑：「怎么哭了？」

这是这么多年穆风然第一次看见她落泪，伸手抹掉她脸上的泪水：「南安王是个值得托付的，若他欺负了你，你就回来告状。」

两人又聊了很长时间，到了罗清若要回去的时候。

穆风然没去送她，望着她的背影慢慢变小，眼眶渐渐湿润。

殷洵站在旁边说道：「明日也去看看吧。」

穆风然侧头看他，摇了摇头：「别为我破了这么多次规矩。」

一场梅雨过后，穆风然染了风寒，只能天天待在屋里发呆。

穆风然乖乖吃药，却一直不见好，不仅没好，病的时日太久还牵出了头疼的旧疾。

连着病了两个月，穆风然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终于在最热的季节快要过去之后好了起来。

穆风然生生憋了这么久，殷洵怕她无聊，每天变着法的逗她开心。

等到病彻底好了，殷洵提前了秋季狩猎，打算带穆风然出去散散心。

皇帝只带了皇后和乐颐公主，其余人都留在后宫。

穆风然以为只是去皇宫边的皇家围场，没想到直接出了城，走了近两个时辰才到。

那边早已搭好帐篷，穆风然先去换了身轻便的衣服，出来后就看见殷洵牵着一匹黑马走过来，身边还跟着一身黄色戎装的乐颐牵着小马蹦蹦跳跳。

两人看上去聊得很开心，殷洵嘴角噙着笑，时不时还低头看她一眼。

见她站在那，乐颐把缰绳丢给侍卫跑了过来，边跑边叫到：「嫂嫂，我们比赛狩猎好不好啊？」

穆风然向前走了几步，乐颐停在她面前，笑咪咪的看着她，眼睛亮亮的。

殷洵跟了上来：「你皇嫂连弓都拿不动。」

穆风然瞪了他一眼，就看见乐颐捂嘴偷笑。

她的确拿不动弓，她会骑马是殷洵教的，她学的很快，一天不到就能骑着马跑起来。

本以为射箭也会很容易，殷洵特意挑了个轻的给她，她刚一接手就被压的倒了下去，好在殷洵眼疾手快的扶住，这才没在宫人面前丢脸。

大晋是在马背打下来的天下，皇家子女从小出了要熟读四书更需要会骑射，乐颐五岁就开始学习功夫，虽然都是些姑娘家的防身术。

殷洵让穆风然挑匹马，三个人并排走向树林深处。

乐颐好不容易出宫一次，玩心很大，没一会就自己跑远，穆风然让侍卫抓紧跟上保护公主安全。

穆风然骑马累的腰疼，想要下来走走，刚准备扯缰绳让马停下，就有一头鹿跳了出来，马匹受惊一直快速往前跑。

「抓紧马缰！」殷洵大喊。

追上穆风然，伸出手：「抓住我！」

穆风然松开一只手，去抓殷洵，另一只手却不小心脱力摔了下去。

殷洵翻身下马抱住穆风然垫在她身下，头重重磕到地上的石头。

穆风然的手臂也被树枝刮伤，疼的她直冒冷汗。

侍卫上前扶起两人，殷洵将穆风然抱上马回到帐篷处。

一路将她抱到帐篷里，太医为穆风然包扎，安德全看见殷洵身后有血刚想说话就被他一个眼神止住。

「陛下，娘娘并无大碍。」郑御跪在地上道。

殷洵点了点头让穆风然好好休息，自己离开去了另一个帐篷。

郑御给殷洵后脑上了药，发现衣服还在渗血，殷洵解开外衣，一小截树枝扎在他的后背，取下弓箭立刻止了血，殷洵一声没吭。

「好在伤口不深，这几日陛下切勿碰水。」

郑御出来后才看见穆风然立在门口，刚想请安就被制止，穆风然问了里面的情况后才进去。

殷洵外衣刚穿一半，见她来了还有些局促。

安德全有眼力劲的带人出去，穆风然走到他面前想伸手拉下他的衣服查看伤口，殷洵却向后躲了一下：「没有大碍。」

「谢谢你。」

殷洵没看她，自顾自的穿好衣服：「别道谢。」

他不需要她的谢谢。

「你之前问我还爱不爱你…」

穆风然的话还没说完，殷洵就站起身打断她：「天色暗了，外面升了篝火，一起去看看。」

他不敢听。

穆风然只好跟着他出去，殷洵同百官同乐，穆风然和乐颐在林边散步。

乐颐不知晓殷洵受伤，看了看穆风然被包扎的手臂抱怨道：
「皇兄也真是的，怎么不好好保护你。」

穆风然摸了摸她的头轻声道：「被护着才只划伤手臂，否则你可能就看不见嫂嫂了。」

「呸呸呸」乐颐蹙眉瞪了她一眼：「皇嫂莫要说这些晦气的话。」

穆风然沉默不语，就听乐颐说道：「今晚看不见星星，明日想必是个阴雨天。」

穆风然抬头看了看，的确是乌云遮住月亮，若是现在就启程回去，怕是走到半路就会淋雨，只能在这待着。

穆风然吩咐随行的宫人做好准备，又让宫人去提醒殷洵早些结束。

夜里下起了大雨，雨点打在帐篷上吵得穆风然睡不着，刚坐起身就发现屋里点着灯，殷洵坐在桌前喝茶。

「怎么醒了？」

穆风然下床掀开门帘看了看外面的雨，殷洵将披风搭在她身上：「睡不着？」

「头有点疼。」

穆风然不喜欢下雨，这一世也不知为何，一下雨就会头疼。

殷洵拉着她坐到椅子上，轻柔的为她按摩。

因为常年习武，殷洵的手腹长了老茧，他的手很暖，穆风然闭着眼感觉头痛真的消减了不少。

大雨一直下到后半夜，穆风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睡着，醒来时躺在床上，殷洵不在帐篷里。

因为下雨，一行人打算回京。

穆风然很早就看出了怀枝似是有话要说，问了她又说没事。

马车进城时，穆风然突然想吃城南点心铺的果子，就吩咐明月去买着带回宫。

刚到长秋宫就又开始下了小雨，穆风然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打算泡个热水澡。

「等天气好了再去法华寺给外婆上个香。」

怀枝洒花瓣的手顿了一下，穆风然看出了她的异样问道：「你这几天怎么回事？」

「娘娘…」怀枝跪在地上。

穆风然沉着脸看她：「说，发生什么事了？」

第二十二章

—

殷洵在乾明宫批阅奏折，穆风然不顾太监的阻拦推门而入，小太监跪在地上请罚。

安德全看了看两人，把小太监拉起来拖着他离开，路过穆风然时轻声说了句：「陛下方才伤口渗了血。」

这是在提醒穆风然。

外面下着小雨，穆风然只穿了件中衣披着披风，头发散下，沾了水湿漉漉的。

殷洵起身想拉她却被甩开，看着自己被甩开的手，殷洵眸色暗了暗，知道她已经知道那件事，率先开口道：「夜里雨大，再怎么心急也得顾着身体。」

「外婆去世的事，陛下为何没同我说？」

「你在生病，我想着等你好了再找个机会说。」殷洵实话实说道。

「阿然…」见她不说话，殷洵有些无措，想要解释。

「念安在途中受伤，昏迷不醒，查出是谁做的了吗？」

怀枝跪在她面前向她请罪，告诉她老夫人半个多月前就病逝了，老爷派让小公子跟着穆夫人前去奔丧，途中遇到山贼，小公子受伤未醒，伤了一条腿。

殷洵不让她们告诉穆风然，怕她心急，她还在病中。

「我派人调查了，真的是山贼为了劫财伤了念安，我已经让太医医治，太医说没有伤及要害，养养就好了。我将他们抓到牢中，你若不信，可以去审问。」殷洵解释道。

末了又添上一句：「阿然，你相信我。」

穆风然看着他，满眼的不信任，眼泪一滴一滴落下，仿佛要灼伤他的心。

外婆问她想做什么。

她说，她想让殷洵乱了阵脚，她想利用殷洵对她的愧疚逃出宫，永世庇佑穆家。

外婆又问她，孩子，我该如何帮你。

那不是山贼，那是她与外祖母设计好的计谋。

她太想出宫了，她一想到面前的人就是上一世害她家破人亡，冷血无情的殷洵，她就一刻也不想多待。

她顾不上其他人，顾不上穆家，她只想逃离，逃出宫，离殷洵远远的。

她按照计划好的，一字一句说道：「陛下，念安才十三岁，你放过他，我求求你。」

「不是我！」殷洵知道穆风然必定不会信他。

「那还有谁？」穆风然大喊，眼中满是恨意：「谁要杀他？无人知晓梁国公夫人病逝一事，母亲也是悄悄离京，陛下，你告诉我，山贼为何远赴二十公里这么凑巧的只断了念安一条腿？」

「他才十三岁，他从小就像和父亲一样保家卫国，做一个大英雄，殷洵，你好狠的心，你为何从不信我们穆家？！」

「那你为何从不信我？」殷洵反问，拉着她走出乾明宫，一路往宫外走。

「你自己去问问他们究竟是不是我指使的？」

「放开我…」穆风然挣扎，却被抓的更紧。

「陛下…」安德全想劝，却被殷洵暴怒的吼走。

殷洵走的太快，穆风然摔在地上，手臂的血渗出。

她特意穿了件浅色的衣裳，血水很快将袖子染红，她疼的发抖。

「娘娘…」怀枝冲上来扶起穆风然，发现了她的手臂：「你的手…」

「我们回去。」穆风然低声对她说道，最后又看了一眼殷洵。

满眼的失望。

殷洵被这个目光深深刺痛，他拉过穆风然，双手抱住她的肩膀，像是一个暴怒的狮子：「我说了，不是我！」

「你要我如何相信你？」穆风然冷冷的推开他。

再次被拉回时，穆风然反手就给了殷洵一巴掌。

一阵惊呼，些许个宫妃听到消息赶过来远远地望着。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第二天整个皇宫就传了个遍，皇后当众掌掴皇帝，损伤龙颜。

有大臣拿着皇家祖训上奏请求殷洵降罪穆风然以示龙威，并弹劾穆远鹏教女无方，殷洵置之不理。

穆风然免了所有宫妃的请安，就连她们想来探望也被拒之门外。

因为淋雨伤口裂开发炎连带着发烧，穆风然再次病倒。

喝下太医开的药，明月拿出昨日买的果子，穆风然已经没有胃口再吃。。

前朝的动静如何大也没刮到后宫，穆风然请旨出宫去法华寺给外祖母祭拜，殷洵准允并派了些侍卫护送。

穆风然这次去的大张旗鼓，清官道散众人，住持早早地在寺庙门口等着。

「阿弥陀佛，老衲见过皇后娘娘，娘娘千岁。」

住持就是先前的那个老和尚，穆风然让他平身：「本宫今日过来只是想给外祖母祭奠。」

「皇后里面请。」

「你们在外面等我」穆风然将跟着的人留在屋外，自己跟着住持走入主庙。

住持将香点燃递给穆风然，听穆风然压低声音说道：「住持说我若想通便再来上一炷香。」

住持没有答话，诵了几句经才道：「斯人已去，娘娘节哀。」

「娘娘请插香。」

穆风然离开前住持拿着几支香交给怀枝：「老衲看娘娘眼下青黑想必是这几日忧思过重，这是安神的香，每晚点上一支或许可以一夜好眠。」

「多谢大师。」

穆风然谢过住持后离开，马车行至中街，跟在车外的侍卫告诉她穆将军在前面。

「娘娘见吗？」怀枝问

穆风然垂眸沉思：「不见。」

她知道父亲想说什么。

身为皇后，应当母仪天下，德位相符，帝后同心，总归都是那一套愚忠的说辞。

她早就听腻了。

穆风然咳嗽几声，怀枝将随身带的药丸给她服下：「娘娘还在病着，不该经常走动。」

穆风然这个病一直到入秋也不见好，

药天天喝，身子却日渐消瘦。

她将大半宫权交给谢如芳，其实她与谢如芳不熟，前世也不熟。

只是谢如芳性子冷淡，不喜欢争宠，在她失势后依然恭敬的叫她皇后，不见半分势利。

谢如芳同她说过，自己对皇帝无情，她从小就想出家，但身份不允，既然无法遁入空门那如今是什么身份就都不在意。

穆风然觉得这人很神奇，她记得上一世她死之前谢如芳是妃位，宫妃之间有争斗但从不涉及她，她几乎没什么事就整日待在自己宫里，不引人注意，也不受人嫉妒，殷洵两三个月才会去她那一次

—

经过那次争吵，殷洵每次来长秋宫也只是坐坐，一个时辰左右就离开。

穆风然生辰那日，殷洵给她办了宏大的生日宴，穆风然也只是露了个面就离开，连个理由都没给。

丝毫不给皇帝面子。

众人纷纷揣测帝后离心。

怀枝说盛轻音很是受宠，已经做到盛妃的位置。

皇帝想要毁了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就会先将她捧起来。

可惜盛轻音不懂这个道理。

穆风然静静听着，坐在廊下发呆。

每当这时怀枝都默默退下，她不是没劝过皇后，可皇后就像在等什么一样，日日只是静默着。

先帝忌日，殷洵前往皇陵祭拜，穆风然身子不好就留在宫中休养。

殷洵一走，盛轻音就不安分起来，打着看望皇后的名义不顾宫人阻拦闯进长秋宫。

穆风然在树下乘凉，看她这样也不恼，还让怀枝给搬个椅子过来。

盛轻音说的虽都是关切的话，可句句带刺，穆风然装作听不出来一般与她交谈，临走时还送了她好些个珠宝。

样样都比盛轻音的精致几分。

「本宫与陛下情谊尚在，盛妃，你若聪明便不该过来。」

穆风然轻叹出声继续道：「可还记得初见太后时，她老人家说了什么？」

盛轻音蹙眉：「你想做什么？」

穆风然淡淡道：「你真当本宫日日待在长秋宫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传本宫懿旨，盛妃不敬皇后，谋害宫妃欲诬陷他人，品德不尊做不成后宫表率，降为昭仪，掌掴三十，禁足十日。」

「皇后…」

没给盛轻音说话的机会，穆风然打断她：「你若觉得委屈日后等陛下回来找他哭诉便是，本宫是皇后，对你们赏罚皆是赏，谢恩吧。」

盛轻音的事情给了后妃一记警告，长秋宫那位虽闭门不出，但后宫中发生的事都瞒不住她，

即便盛轻音再得宠，终究不是皇后。

除非，她自己坐上凤位。

—

穆风然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太医连开了三副药也无济于事，只能给她扎了针续命。

宫里因为皇后的病重急得团团转，殷洵已经收到信启程回京。

万太妃下令封锁玉珂殿禁止盛轻音随意进出。

乐颐日日守在宫门口盼着殷洵的身影能早些到来。

怀枝和明月在穆风然床边哭成泪人。

穆风然躺在床上静静等着。

她从那日去法华寺祭拜外祖母后就在等这一天。

老和尚让她上香，她将香插入香炉，却感觉到香炉中有东西，轻轻拨了拨就露出一个锦盒。

里面有药，假死的药。

她终于等到这一天。

她算着时间，等药效发作。

殷洵的马踏入皇宫时，她会没了气息。

殷洵会将她送到皇陵，会有人再将她接出来。

她会远离京城，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她等啊等，终于等到宫女来说，陛下回来了。

「娘娘，您再坚持一会，陛下很快就来了。」

穆风然笑了笑，望向门外，视线却被人群挡住。

她几乎能想到殷洵驾着马在宫内的样子，他会微微蹙着眉，嘴巴抿着。

也不知他这样聪明，多久能发现她的死亡只是一场戏。

也还好，她的死会替他扳倒刑部尚书，解决朝堂最后的隐患。

皇后被害而亡，皇帝愧对穆家定会善待，她从来都不聪明，这是她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既能出宫，又能帮殷洵一把，还能保住穆家。

药效发作，穆风然在众人的哭泣声中，慢慢阖了眼。